

兒童日記

著合 蘭谷 彦磨



生沽書店發行

236

1

嬰 兒 日 記

著 者 魯 迅

上 海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五 月

嬰 兒 日 記

每冊實價六角
外埠加寄費

著

者

魯 谷

蘭 彥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五 月 初 版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九八七號

序

一年來給麗莎所寫的日記，現在已經排好，即將出版了。我們對於這本書，正如對於麗莎一樣，充滿了艱苦，歡慰與慚赧。

兩年前，當麗莎的哥哥滿了三週歲，小小的生命像一棵沐浴在春光裏的小樹，一天比一天壯健起來，我們稍微舒展了常爲他多病的憂心，漸漸輕鬆了撫養的工作的時候，我們不想很快的就有第二個孩子。這原因，並非是我們不喜歡孩子，我們是覺得我們還須努力創造自己的前途。看着麗莎的哥哥大了健壯了，我們想分出一部份時間來致力於做父母以外的事業。然而，麗莎却就在這時孕育了，不久又出世了。是那麼可愛的小生物。雖然生活更加緊地逼迫着我們，雖然我們仍夢想着自己的前途，但我們不得不肩起這個重責，不得不在她身上費盡心

血，不得不爲她備嘗更多的艱苦。

現在麗莎已滿一週歲了。我們看着一個無知的小生物漸次地變成了有意識的幼兒，會動，會笑，會跳，能爬，能坐，能立，而且啾啾呀呀地學起話來，也使忘記了過去的艱苦，展開了未來的願望。

這本日記的寫成，正是在我們最忙碌最辛苦的時候，所記的極其零亂，慚愧自不待言。但也正因爲如此，能夠將一個小小的生命的發展的情形，實實在在記錄下來，卻也感到極大的歡慰。牠至少是烙印上了我們三個生命的痕跡了。

緒言

三年前，當麗莎的哥哥將要出世的時候，我們曾經有過一種計劃，想從他出世第一日起，給他寫日記，把我們怎樣養育他和他的智力怎樣一天一天發達的程序記載下來。最初發生這計劃的動機，只是基於我們愛孩子，覺得這樣做，倒也是極有興趣的一回事。後來仔細一想，覺得這種工作還含着更大的意義，不但給做父母的人看了，可以知道怎樣的養育孩子，同時於兒童教育也有很大的貢獻。

但是麗莎的哥哥生下來了，我們沒有實行這計劃。一則是被時間與精力所阻礙，二則覺得我們養育孩子不懂得科學的方法，也不能用科學的方法，不但不配寫出來給別的做父母的人看，連自己看了，也都會慚愧的。我們覺得我們實在沒有資格養育孩子，沒有資格做孩子的父母。孩子的所以能夠長大，我們可以說，

並非是我們養大的，而是他自己在微菌與磨難中碰到了該有生存的運氣。因此我們把這計劃打消了。

然而，隔了三年，我們又將添孩子了。這使我們又想到了從前沒有實行的計劃，而且這一次終於下了決心，做起來了。爲什麼現在有這決心呢？因爲我們發現了一種理由。

我們覺得有很多很多人，幾乎都和我們一樣：沒有資格做父母，偏偏會生孩子，不懂得養育，沒有能力養育，依然須負養育孩子的責任。這許許多多做父母的人怎樣養育着孩子的呢？幾乎都和我們一樣，在黑暗裏摸索着，在聽孩子的自然發育，——嚴格說起來，和把孩子丟在垃圾桶裏一樣；很少在用科學的方法養育孩子的。我們相信一切做父母的人，無疑的都和我們一樣的愛孩子，倘若事實能夠，是沒有一個人不願意使自己的孩子更安全，更舒適，更健康的。不能用科學的方法養育兒童，最大的原因，是在經濟的力量。我們是這樣，許多做父母

的人，也幾乎全是這樣。沒有錢，即使有很好的醫師，保姆，告訴了我們一切養育孩子的科學方法，也是無法做到。我們的日記不能把養育孩子的科學方法記載下來，自是一個極大的缺點，但所記載到的便將不時顯露出養育孩子不用科學的方法的害處，提醒一般做父母的人注意，牠的缺點或者正是牠的長處了。

因此在麗莎出世的前幾個月，我們決定了實行這計劃，而且想着重在孩子的智力發展的程序。雖然這一點仍然不能用科學的方法測量牠，但這究竟是實地的紀錄。中國現在正缺乏研究兒童教育的書籍，教育兒童的人幾乎很不容易懂得兒童的心理，知道兒童的智力是在怎樣的漸漸生長，增多。而我們這部日記也許可以貢獻出許多實在的材料了。

第一個月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孩子出世了。是在昨天下午六時。

前天沒有到上海去，夜裏十二時譯完了一篇小說，許久睡不熟，想念着蘭，有沒有進了醫院，這時正在痛苦着，還是已經平安地生下了孩子。昨天早上八時正預備去看蘭，汪君的電話來了，要我快點去。學校裏接電話的人沒有告訴我別的話。生下了嗎？纔進醫院嗎？不能知道。

等車子，換車子，來路上有一個鐘頭。我只希望蘭這時已經過了最痛苦的時問。

但是走進醫院大門，却看見蘭坐在二樓的走廊裏晒太陽。還沒有生下。她是

七時後纔從汪君家裏來的。那時已發見了紅，以爲立刻要生了，汪君的夫人便匆忙地陪她到了醫院。看護婦看了一下，說是吃過早飯會生。陣痛每隔五分鐘一次。十時叫她進臨產室，躺在那裏，又見了一點紅，但仍許久沒有生下的消息。蘭很疲乏，想早點生下偏不生，想睡又睡不熟。看護婦說中飯前生，吃中飯的時候也到了。我很餓，便邀瑜一道出去吃飯。她差不多和我同時到醫院，也在那裏守候着。吃了中飯，醫生來了，她檢查了一下，搖搖頭，說早則下午，遲則夜裏，還是躺到房間裏去舒服些。蘭依了她的話。據許多人說，產前常常疼痛的，生得很快。連醫生也這樣說。蘭在這一個月裏幾乎是天天有點疼痛的，大家以爲一定非常的快了，所以早幾天就要她到上海，寄寓在汪君的家裏，怕臨時從江灣去來不及。誰曉得現在却這樣遲緩了。

昨天是一個很好的日子。天氣晴朗，而且和暖。而且是一個吉日。醫院裏面不時放着鞭炮和爆仗，敲着鑼和鼓，有人家在做喜事。彷彿是爲的我們的孩子

出世一樣。鼓爆的聲音大作的時候，我總特別的注意，怕孩子因此會驚了出來。在湖南的鄉下，我曾經親眼看見過，鄉下人放鞭炮，去催促孩子的早生。他們一點不讓產婦知道，突然間就在產婦的床下燃放起來。他們就是想把孩子驚了出來。這實在太野蠻了。我雖然希望蘭早點生，可以早點解除痛苦，但我怕她受對面鼓爆的驚恐，甯願她慢慢的生。在普陀，我們看見過一種有名的石子，和黃豆一樣大，浸在醋碟裏，會自己走動，叫做催生石，說是產婦吃了下去，會很快的臨盆，我們的鄉裏人都知道，但卻沒有聽見人家吃過。無論牠是動物或礦石，這樣硬的東西，給產婦吃，也是最危險的野蠻行爲。我相信父親的話：「瓜熟自落。」他曾對我說過，臨盆的時候，產婦要靜靜的躺着，不要用力，孩子自己會用力的。蘭生恩哥的時候，不知道這個，我以為在醫院生產，醫院裏自會關照她一切的，也沒有對她說，那曉得接生的人是一個看護婦，她的知識正和鄉下的接生婆一樣，夜間十二時進醫院，就讓她躺在臨產室，一直用力到天亮，待恩哥真

要生出來的時候，她已疲乏得快要昏暈入睡了。她產後身體突然壞了許多，我們相信就在那時吃了大虧。這次蘭是緊緊的記得的，我也叮囑了又叮囑。所以疼痛得雖然厲害，蘭仍靜心的等待着孩子的自然出世。

三時半，陣痛愈加厲害了。看護婦以為時候已到，又叫蘭躺到臨產室去。我坐在門外的走廊裏，時時詢問着從裏面出來的人，有時推開門去問消息，都回答說快了快了，但仍沒有生下來。

臨產室裏的看護漸漸多了起來。有兩個接生的助手醫士戴着紅帽子。一個嘴上蒙着布，手上套着皮手套。室內很暖熱，像開着熱汽管。

四時五時都過了，看護婦們似乎也心急起來。我聽見她們在裏面說話的聲音，看見她們輪流的走了出來又走了進去。

五時半，室內忽然發出一種聲音，彷彿誰在搓捻兩指的「的一聲，但又比兩指發出來的洪亮。門關着，在門外聽起來還覺得人的手指發不出這樣大的聲音。

這時醫生從外面回來了。她很快的就到臨產室裏去。

「腿子怎麼高得這樣呀！」我聽見她在裏面埋怨看護們似的說，「低一點！低一點！」

我放心了許多。她是這裏的院長，也是這裏唯一的醫生。有她在這裏，當然不會有意外的了。

我看見過許多醫院，接生的事情都是交給看護婦去辦的，這裏的所謂助產士，彷彿就是老看護一類的人。很久以前，我以為在醫院裏生小孩，一定是醫生親自接生的，現在却明白了，十分之九的醫院幾乎都是看護婦做的。倘要醫生自己動手，須住頭二等房間，出許多接生費。

蘭住的是三等房間，現在院長肯進臨產室去，即使是站在旁邊，我也很滿意了。

我聽見她在裏面說要打針。我又聽見蘭在大聲的哼了。一直到現在，蘭從沒

大聲的哼過。我知道孩子快出來了。

「一點點，用一點點氣力，不要太大，不要太用力！」院長在重複地說着，

「長一點，久一點就好！」

蘭慘痛地叫了兩三聲。

「好了！好！」

我聽見了孩子的叫聲了，急而且高。我的心平靜了下來。

院長首先走了出來，脫下了白衣。她看見我，就立刻安慰我說：「很好！很

好！」

「男的還是女的呢？」我問她，我想知道這個。

「女的。已經有了男的吧？女的也很好呢。」

我很喜歡，因為蘭是喜歡女的。

我走到樓下去看時鐘，正是六時。陰曆是廢掉了，但我仍給她查了出來，是

九月十二。只曉得今年肖鷄屬酉，但不曉得是什麼酉。

我出去吃了晚飯。回來時，蘭已睡在房間裏，很疲乏。

「孩子很漂亮，大眼睛，高鼻子，洗了澡就轉動着眼珠東西看望了。」蘭很喜歡的告訴我。

我到孩子的房間裏去看，她的鼻子的確很高，連鼻梁也高。耳垂很大很厚。面孔是長形的。頭髮很黑。她側面躺在搖籃裏，微睜着一隻眼睛看我，彷彿微笑了一下，又立刻哭了。我連忙把她蓋好，走了出來。看護婦告訴我，她的重量差不多七磅。

昨晚就近寄寓在汪君的家裏，今晨八時又到醫院裏去看蘭。蘭的顏色還好，肚子有點痛，說是昨晚生下孩子後，打了子宮收縮針，肚子痛大約就是子宮在收縮。

我請看護婦把孩子抱了來。孩子已經曉得聽音了。我嘴裏發出「的的」的聲

音，她的眼珠就移向我這邊望着我。蘭喊她，她的眼珠就移到那邊去了。但是她的眼睛到底怎樣大，還不曉得，因為她總是微睜着，沒有完全開開來。她的手和脚都包着也沒有看見。她像誰，還不能看出來。看她的鼻子像蘭的，嘴像我的。我很希望她全像蘭，因為蘭是美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

昨晚杜君自香港來，今晨和他一道到醫院去看蘭。蘭有點傷風，大約是產前兩三天受了一點感冒，現在身體虛弱，發作了。醫生在給她吃藥。肚痛已經好了些。惡露也少了一點。還沒有乳，據說快的生後廿四小時就有，慢的要到三四天後。

孩子的臉不像前天那樣長了，又像是一個圓臉的樣子。眼睛仍不十分睜開來，長的。眼皮像是單層，像我的。或許完全睜開來的時候，會是雙層的，像蘭

的那樣美吧。她的耳朵被衣服壓得很難看，蘭已通知看護小心，我也重複的關照了一次。據說這裏照顧孩子的是兩個剛學看護的人，稍微有一點經驗的便不做這事情。所以她們不會穿衣服，把沒有領子的衣服穿得比領子高了。

蘭又告訴我，她聽同房的產婦說，這裏住三等房間的，醫生照規矩不親自接生。前天她穿上白衣，預備自己動手的那一刻，孩子忽然出來了。再遲幾分鐘，二十元接生費就須加到四十元。我感謝我的孩子，她要是蠢一點，我這個窮爸爸又得多負二十元債了。

孩子會笑了。蘭和瑜都說看見過。

二日

今天下午帶着恩哥到醫院。恩哥是多麼喜歡他的小妹妹！他伸着手指輕輕摸着她的眼睛，兩頰，鼻子，嘴巴，耳朵，眉毛，頭髮，額。他摸了又摸，看了又

看，一面不停的叫着「小小的！小小的！」他向來就喜歡小的，無論吃的玩的東西。

昨天下午起，蘭有了乳了。半個月前，蘭的這兩只奶子是恩哥每晚離不開手的，現在給他的小妹妹含在嘴裏了。恩哥看着，一點沒有什麼。我們問他要不要奶子，他搖搖頭。說這是小妹妹的。他把他最喜歡的自動讓給了他所愛的小妹妹。

孩子睡得很好。在睡鄉裏，露出一點輕微的笑在口角邊。

她的前額很豐滿，別的孩子頭上常有的那天窗，她這裏一點也看不出來，彷彿完全關閉着似的。她的面孔愈加圓了，生着豐滿的肉。

蘭的肚子不痛了。在孩子吮乳的時候，他能覺察出子宮的收縮。前天那個接生的助產士在昨天下午來給她檢查過，告訴她說，子宮收縮得不好，使她很擔心。但是以後醫生再來檢查的報告，却是相反的。醫院常有些不懂得病人心理的

人，自己沒本事大驚小怪地告訴病人，使病人在痛苦的忍受之外，再加上一層心理的恐怖。汪君的夫人就是這樣的患了一次神經病的。

蘭的感冒已經好了一些。她不再吃藥了。她說不叫她們停止，醫院裏會每天給她吃下去，到最後開出一大批費用來。她的話也有點道理，公家醫院是常常有病不給藥，而私家醫院是無病也給藥的。

四日

今天，我第二次聽見了孩子的哭聲。她有一個什麼樣的性情，很可以從這裏看出來。

十二點以前，看護婦把她抱來餵乳了。然而進了房子，她還是睡得很熟。因為每隔三小時吃乳的時間已到，看護婦便把她弄醒來，叫她吃乳了。但她躺在蘭的身邊，只吮了幾口。却又睡熟了。蘭幾次勉強地弄醒她，她醒來又睡熟了，

甚至沒有睜開眼睛來。幾分鐘後，蘭吃飯了，便把她放在一邊。蘭吃了一會，孩子自己醒了過來，哭了。那聲音是和緩的，不像恩哥的急，她哭了一會，自己停了哭。開着眼睛望着，過了一會又哭了起來，隨後又停止了。她不像恩哥似的會一直哭得透不過氣，還不肯自動停止。她的性情顯然是平靜而且溫和的。

蘭在這孩子沒有出世的時候，最希望生下來的是女孩。她的理由就是女孩子的性情溫和的多。我那時是希望她生下來的，仍是一個男孩，理由是男孩子的性情痛快。我想，倘若沒有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沒有性的缺陷的人是喜歡同性的。因為他們性情相近，生活相似的緣故。

孩子的眼睛已經知道跟着看。我今天靜默地看着她，她便望着我。我往右邊慢慢的偏過去，她的眼珠跟着到了右邊，我往左，她的眼珠也跟着偏向左邊。

六日

蘭可以坐起來了，醫生也叫她稍微坐坐。她的身體很平安，一切都是正規的。只是昨天瀉了一次肚子，彷彿受了一點涼。醫院給她灌了一次腸，以後就好了。同房的女人已經去了三天，她現在很感覺到寂寞，想要回家。有些人是產後八天就出院的，但我們決定滿了十天。

孩子喜歡安靜的睡覺。她老是到了吃乳的時候不肯醒來。有一個粗暴的看護婦，有一次捻她的鼻子不醒來，竟把她倒提着，想弄醒她。蘭看了很生氣。

蘭說，孩子彷彿已經有夢了。她看見孩子睡熟的時候笑，也看見她要哭的樣子。

今天天氣特別的冷，昨晚發着大風。據母親說，今天是陰曆九月十九，觀音菩薩生日，年年都有颶風，叫做觀音暴。我希望後天有一個和暖晴朗的好天氣，因為蘭和孩子定在後天回家來。

九日

昨天上午，我把蘭和孩子接到家裏來了。天氣很好。蘭躺在醫院的床上，覺得恢復了健康似的，但一到車上就覺得不行了。她覺得頭暈，覺得心跳，因了車子的顛簸。她還不能自己走，上車下車都是用椅子擡的。

今天蘭覺得頭痛腰痛。她現在須自己給孩子換尿布，自己下床大小便。沒有人侍候她，她實在勞苦得太早了。據母親說，照舊式的辦法，是應該有人專門侍候產婦，讓她靜靜的在床上躺一個月，而且中飯前後都有麵吃，連夜裏也吃兩餐的。但是我得寫文章，管恩哥，管家裏的雜務，我怎能好好的侍候蘭呢？

十一日

孩子似乎已經懂得歌聲的甜美了。她哭着的時候，蘭常常低聲地唱着歌，她

好幾次停了哭聽着。倘若她沒有哭，睜着眼睛醒着的時候，她聽着聽着，也就很快的睡熟了去。

有幾次，我用手指輕輕的摸着她的面頰，她彷彿也懂得這是對她的撫慰一樣，一點不動的躺着。有時我摸着她的眼皮，她也就閉着睡了。

孩子頭上的天窗——我們鄉裏叫做指孔——原來是有的。她和別的孩子不同，沒有生在前額上。她的前額很豐滿，幾乎和大人的差不多。她的天窗在前額上面，頭頂那裏，有頭髮蓋着，所以望不出來。牠很長，兩邊是骨頭，中間一條縫，一直延長到後腦，離開後頸不遠的地方。這種天窗生得很奇特。

蘭在醫院的時候，右奶有點痛，醫生給了她一種藥，因此這只奶子不能給孩子吮。孩子只吃左邊的一只奶子，覺得吃不飽，常常哭，尤其在夜裏，哭得更厲害。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餵她一點牛乳，但孩子仍不能安睡。她雖然吃飽了，總覺得有點異樣，沒有滿足她的癮似的。蘭再把奶子給她吃，她吃了幾口，纔像

得到了安慰似的，很快的安靜地睡熟了。

十二日

孩子喜歡光明。在白天，她只要吃飽了乳，換了尿布，她可以用着眼睛靜靜地躺着許久。但在夜間，她總是不能這樣安靜。只有把她抱起來，讓她對着燈光，她纔能安靜的躺着。她的眼力並不強，然而她喜歡光明，不喜歡黑暗。即使是在白天，她的眼睛也老是喜歡朝窗子那邊望着。

蘭對於孩子的照顧很快就嫻熟了。剛從醫院出來的那一天，她真覺得吃力，非立刻另外找一個女工，不能支持似的。現在她覺得容易了。不過在夜裏她仍覺得辛苦，白天呢，孩子總是睡得好好的。

十五日

孩子肥了。醫院出來那一天，我看見她還很瘦，沒有肉，屁股是尖的。現在到處都生了肉，大腿上也肥肥的結結實實了。出院的那天說是七磅多，現在該有八磅了吧？她的身上和面在在脫皮，這就是所謂胎皮了。她最喜歡洗臉換尿布，從她一點也不動的樣子可以看出來，在醫院裏，她是每天洗澡的，那裏有熱水汽管，不會受冷。但在家裏，我們不敢這樣做，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給她洗過澡，只有每天換三四次尿布的時候，給她洗滌下部，上身只有在換衣服的時候略略抹一抹。窮人只好照窮人的辦法。好在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有幾次孩子的大便是綠的。據母親的說法，是孩子在換腸子。我們不相信這話，但從經驗所得，相信是無害的。西醫說是消化不良，要給她吃石灰水。

今天下午，孩子哭得很厲害。我把她放在我的牀上，和我一頭睡着，我睡得很熟，她也睡得很久很安靜，彷彿她和我都覺得有什麼特殊的安慰似的。

現在蘭下牀的次數一天比一天多了。但她的身體還不怎樣強健，多在地上走

動一會，便覺得腿子酸痛。

孩子的哭聲漸漸急了，不曉得怎樣，脾氣變得壞了。

十七日

孩子是一出世就曉得哭的，但沒有眼淚，彷彿她的哭就是她的喊叫。可是這兩三天來，我們看見她哭的時候，流出眼淚來了。第一滴眼淚在什麼時候流出來，我們不知道。我們現在只覺得她的眼淚一天比一天多了。我們起初看見她哭了許久，每一隻眼睛外都有一點眼淚，但那彷彿只有半滴，而且是勉強地擠出來的。現在呢，我們看見她哭了不久就有眼淚了。而且增加的速度很快，一兩天之後，半滴勉强的眼淚，增加到數滴了。

孩子是早已會笑了，然而一直到現在，仍只在將要睡熟，或者已經睡熟的時候，纔有微笑。而那種微笑，彷彿是筋肉自己在運動，在緊縮或鬆散，不是有意

的微笑，或什麼心裏的快感所引起的，因此她沒有在醒着的時候笑過。據母親的說法，孩子睡着的時候做出哭和笑的樣子，是牀公牀婆在教她。

十九日

母親昨日回甯波。昨晚老太婆來。老太婆大約快六十歲了。不曉得她姓什麼。她在汪君家裏做了十來年的娘姨，是非常可靠的江北女人。因為蘭平日身體不好，想在產後第一個月好好的休養，特請了她來幫一個月。母親前幾天說，依舊式的辦法，產婦是應該在牀上整整的睡一個月的。她們從前在產後每天要吃許多次東西，夜裏也要吃上兩次，一切的事情都有一個人專門侍候，我們現在這樣，太苦了。

孩子不知不覺的已經大了許多。她的包被，現在覺得短了。我們抱着她，常常覺察出她的脚在用力的伸，彷彿跳着似的。她的頭也活動了許多，曉得跟着聲

音左右的轉動了。以前，她是只曉得跟着聲音轉動眼睛的。

二十二日

老太婆來後，蘭舒服的多了。只是她年紀太大，樓上樓下跑着，使我們不安。從前孩子哭了許久纔有人去抱她，現在只要她稍微哼一下，老太婆就把她抱了起來。但這同時也使我們憂慮，孩子抱慣了，老太婆一走，我們會沒有辦法。這幾天來，她吃飽了乳，換了尿布，便已經不抱她不行了。

二十三日

孩子愛音樂。今天她正在哭的時候，隔壁人家忽然吹起口琴來，她不哭了，只睜着眼聽着，隨後她的眼睛漸漸細起來，眼珠翻動着，作出要睡的樣子。但正在這時候，琴聲突然停止了。她立刻從半睡中醒來，睜開了眼睛。過了一會，她

哭了。

她彷彿快曉得做說話的姿勢了。下午我抱着她，說着話逗她，她靜靜地睜着眼，轉動着眼珠望着我。她彷彿懂得，也像要回答的樣子，微微地掀動着下唇，伸縮着舌頭。但她只發出二次聲音，其中的一次，一半像是哭的哼的聲音。

二十四日

早晨，孩子哭了許久，蘭把她抱起來的時候，我聽見她的哭聲不同了。那好像是感到傷心的哭聲，對她母親訴苦的哭聲，正像是一個大孩子被人欺侮了以後，忽然見着自己的母親，哭了起來的聲音。隨後她吃飽了乳，靜靜地躺在牀上，沒有睡熟去。蘭看見她像在說話似的，掀動着嘴唇，伸縮着舌頭，不時發出聲音來。那聲音像是勉強地擠出來的，很不自然。蘭叫我去看她，我便走過去，說着哼着逗她，她見到我就笑了一笑。但那只可以說是半笑，因為她的口角纔露

出欲笑的神情，又立刻散開了。

二十九日

照着陰曆的計算，今天是滿月的日子。

我感謝孩子，她在這一個月裏康健而且安靜，給了我無限的快慰。我又感謝蘭，她使孩子這樣。這一個月來，孩子長大許多了。

照舊習慣，今天應該請客吃麵，但我們決計免去了。一則沒有錢，二則蘭還不十分強健，弄起來，她會辛苦。

有些地方，產婦在滿月這一天必須帶着孩子到外婆家裏去。有些地方，產婦必須整整地在牀上躺一天，而且用布包了頭。我們覺得蘭還須休養，便決計採用後一種習慣。

母親臨走時，曾幾次叮囑，今天須買桂圓給蘭吃，還有一種什麼「利瑛」，說

是藥店裏買的，浸五個青殼蛋吃。但是這種藥，問了幾家藥店都不曉得，只得請她單吃蛋了。在湖南，人家是用青殼蛋煮熟後剝去了殼，在產婦臉上滾摩的，據說從此可以不老。

孩子自從出世以來，總是每隔三點鐘吃一次乳，夜裏常常還要隔得久些。只是她常常吃了就吐，吐後又多少要吃一點。據許多人說，孩子都是這樣，不是病。我自己也親眼看見過，所以沒有去問醫生。據母親說，這是因為乳多，這樣的孩子一定吃得很肥，容易長大。

第二個月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

我們遇到了一件可怕的事了！這給我們多麼大的憂愁呵！

今天上午，因為天氣特別和暖，我們便決計給孩子洗澡。她本來在醫院裏是每天洗一次的，回到家裏，因為房子冷，一直到現在，沒有洗過。算起來已有二十天沒有洗澡，所以趁着天氣和暖，便決計給她脫了衣服洗。那曉得脫了衣服，我發現孩子的手腕是彎的，手朝下垂着，彷彿脫了節一般，而且手面偏向外邊，大拇指緊緊貼着手心，像連着粘着一樣。

我看見這樣，害怕極了。她的手向來藏在長的袖子裏，以前沒有注意到，雖然時常給她換衣服，以為初生的孩子本來如此的。老太婆也這樣說。但經仔細

指點給她們看，扳不直手腕，擡起手又垂下，扳開大拇指又合到手心，她們始知道這是異樣了。蘭和我一樣的恐慌起來。怎麼辦纔好呢？只有去請教醫生，或者竟須在醫院裏住上個把月了。但現在正沒有錢。

我們知道孩子在三個月內的骨頭非常的軟，還容易改正，到醫院裏去，無非也是給她包紮一下，應該直的使牠直，應該彎的使牠彎，讓牠成爲習慣。這幾天沒有錢，我們就不得不暫時這樣的試一下了，雖然自己沒有醫學常識，仍然很放心不下。

使孩子的手弄得這樣的原因，第一是衣袖太小。因爲太小，她的手臂動了一下，就彎曲在那裏，再也掙扎不直。第二個原因是在醫院裏就把她的兩手連衣袖一起包在胸前，從來不讓牠直垂過。冬天裏真不容易照顧孩子，穿着這許多衣服，倘讓她的手臂垂着再包了起來，也會變成畸形的習慣。記得恩哥生下來以後，從來不曾包扎過。他是生在夏天裏，又是在暖熱的鼓浪嶼，所以生下來那一

天，他就會把手放到自己的嘴邊去。倘使我房子裏現在生了很大的火爐，孩子可以少穿一點衣服，天天可以洗澡，這事情就決不會發生的。

我們現在所能做到的，只得立刻給她換一件大的衣服。因為都是一樣大。又來不及新做，只得把恩哥從前穿的一件棉袍給她穿。這是恩哥最喜歡穿的衣服，拿出來的時候，他就看見了要穿，我們告訴他小妹妹沒有衣服換要受冷，他便答應了。他是一個倔強的孩子，但在他的妹妹之前，他什麼都肯退讓。他是多麼喜歡他的妹妹。

我們用棉花和紗布包直了她的手腕，使她的手不致再往下垂，同時又按摩了一會她的腕和肘。穿好了衣服，我們把她的手臂垂着，再包上外面的包布。我們希望她的手就會這樣的矯正過來，不至於成爲畸形或殘疾。她的兩手關係於他一生的命運很大呵。

五日

前天蘭給孩子趕做了一件大袖的棉襖，現在孩子的手自由許多了。這幾天，我們時常給她按摩，紗布和棉花鬆一會，再包起來。哭的時候，給她鬆了包布，讓她的兩手連臂在外面自由活動着。爲了這手，我問了許多朋友，都說這樣可以矯正過來，不必憂愁。但願這不是一件太嚴重的可怕的事！

六日

母親今天回來了。我們很想聽聽她對於孩子的手的意見。她的話正和別人的話一樣。她說冬天裏生下來的孩子都是這樣的，並不要緊。但是我們仍不能放心，我們覺得那樣子完全是畸形的，而且已經成了習慣，憂愁着不容易改變過來。這幾天的努力，還不見有多大的效果，便可知道。

母親說孩子大了，但她的面孔並不大，也並不肥。她問蘭的奶水怎樣，有沒有奶陣。她說奶好奶多，孩子吃起來，奶水就湧流出來，可以聽見她吞嚥不暇的閣落閣落的聲音。蘭的奶很不好，奶陣很短促，有時甚至沒有的。人家奶好，常常不到三點鐘便漲得痛起來，流出來，蘭卻沒有這種情形，她的身體好壞可以從這裏看出來了。

十日

昨天汪君的女兒週歲，我們第一次帶了孩子去做客，也就是蘭產後第一次出門。我們願望孩子有好的快樂的一生，因此揀了這個好日子，使她第一次出門就遇到快樂的人和快樂的日子，雖然明知道這是迷信。

孩子在那裏很安靜，睡得很好，不像在家裏的愛哭，連奶也不大吐了。蘭以為第一是那邊樓上清靜，所以孩子睡得好；第二是比我們家裏和暖，所以沒有

吐。我相信這些都很有關係。我們家裏真是又鬧又冷，雖然關了門還有太陽曬進來。我們的房子構造得太簡陋了。這樣小的孩子是需要過最舒服的貴族生活的。

回來的時候，汪君的岳母給她點了兩支長香帶回來，恐怕是帶引孩子的靈魂回家的意思。

十一日

今天孩子特別不安靜，吃飽了也不睡，時刻哭着要抱，抱着懷裏似乎要睡了，但是一放到牀上卻又醒了。雖然房子裏冷而且鬧，但無論怎樣，我們不願意她養成只是要抱的習慣。記得恩哥在月子裏就不知不覺的養成了這習慣，我和彥差不多夜裏都不能好好睡覺，多麼的苦呵！我想使孩子安靜下來，便抱她到祖母房裏去。我輕輕地搖動着，她在我的懷裏睡熟了。當我把她放到祖母的牀上，她曾經微微開了一下眼睛。我輕聲拍着唱着，她一直睡了兩個鐘頭。

十三日

昨天和今天，孩子比較睡得好一點，但仍不時醒來，沒有像在汪家那麼好，奶吃下去，總是要吐出許多來，不知什麼緣故，這孩子好像有了胃病。她要吐的時候，她的頭左右搖擺着，喉嚨裏發出一種掙扎的聲音，面孔掙得紅紅的，顯然她很不好過。她的祖母現在也覺得這情形特別了，她說恐怕胃在痛。彥說這是我的遺傳，因為我是有着很厲害的胃病的。我非常憂慮。這麼小的孩子，就有這種難醫的病，怎麼辦呢？

有幾天沒有給孩子包手腕了。彥不時催促我，說我不應當疏忽這事情，包起來，多少總有點效力。我原來的意思，以為解放了，好讓她活動活動，但到今天三天了，她的手還是那樣。我只好依從彥的話，再給她包紮起來。但願能夠矯正。可憐的孩子，我們是怎樣的憂慮呵！

據老太婆說，奶子是會隨着孩子的長大增多的，但我的奶仍不覺增多。差堪安慰的是，孩子的身體在肥壯，在一天比一天肥壯。

十五日

今天是陰曆十月二十八，是彥的生日。我想使他快樂地度過這一日。從我懷孕到生產，我常是病着，他一個人帶着孩子，照顧我，又忙着一家人的生活費用，沒有一天安適過，更沒有娛樂過他的心。我想今天買幾樣他所愛吃的東西給他吃。他喜歡顯克微支的作品，我想陪他到上海去看「羅宮春色」，據說那就是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

但是一清早，他卻叫人來裝火爐了。我阻止他，他不依。他說他要對得起孩子，先給孩子做生日。他是那樣的愛孩子，怕孩子受寒，固執地先裝爐子。爐子裝好，一算賬，把我們所有的錢付了，還欠一元多。另外還有一張書店的支票，

是須到上海去兌現的，但現在連車錢也沒有了。

午後二點多，彥和小店裏辦了一個交涉，先把支票兌了幾元錢來。我們便到上海去看電影。回家已經六點多了，孩子吃了牛奶。老太婆告訴我，孩子很會吃牛奶，吃了沒有吐，彥笑着說，恐怕我的奶水不合孩子的胃口。

晚上，學校又映教育影片。彥叫我陪他母親去看。路上遇到一位新近搬到我們這一個弄裏來的女人，說是產科醫生的教徒。我就問了她一些關於我的孩子吐奶的原因。她答應明天給我來看一看孩子。我很歡喜，孩子將有一個鄰居的顧問醫師了。

十七日

昨天那醫生竟失了約，今天去找她也找不到。

因為老太婆明天要去了，早上趁她在這裏好幫助我，便生了爐子給孩子洗

澡。從醫院裏回來，這算是第二次。洗澡的時候，孩子始終沒有哭過，好像很舒適。她的手似乎漸漸矯正一點了。

孩子現在真的會笑了。以前是在要睡的時候笑，現在開着眼睛望着這裏那裏笑了。有時吃飽了奶，她會自己笑了起來。這笑很像已經有了一點意識。

彥的母親說，孩子吐奶，恐怕是包着腹布的原因。但我覺得沒有關係。孩子在醫院裏是包着的，那時並沒有吐奶，她要我解去，她說照她們的辦法是滿了月就不用這個的。我怕孩子驟然去掉那布會受寒，只給她換了一塊單層的布，而且包得鬆了一點。

二十日

老太婆前天去了。我忙了許多，她所做的好像很輕便，但自己做起來，便感到麻煩而且複雜。單只給孩子換尿布，換涎掛，就夠麻煩。

我老早就這麼打算：給孩子另外一牀被，讓她獨自睡着，腳後放一個熱水袋。我想她一定舒適得多。昨天夜裏我便這樣做了，她果然睡得很安靜，今早醒來也遲了許久。

二十三日

孩子受了感冒了。今天她的鼻子唏呼唏呼的響着，流着鼻涕，沒有哭，眼睛裏也含着眼淚。天時正在往下冷，我讓她另外睡一個被，夜間掀開來喂奶，自己覺得很冷，她一定在這時受了寒。我吃了一點葱薑湯。今夜起只好再讓她和我睡在一個被窩裏了。

二十五日

昨晚和彥想一個算術難題，十二點始睡。孩子是八點鐘吃了奶睡的，一直到

我上牀的時候纔醒來，沒有哭，只用着眼睛望着我。以後的夜裏倘能每隔四小時吃一次奶，我就可以減少許多辛苦。平時孩子總是上半夜睡得熟，下半夜時常醒來要人去理會她或是開着電燈。她不肯好好的躺着，倘若在她醒來的時候，靜寂而且黑暗。但昨夜卻睡得特別好。奶也沒有吐。

今晨六時半，孩子醒來了。她開着兩隻靈活的眼睛在望着。我將面孔湊近去叫着逗着，她像懂得似的笑了一笑。隨後我和彥又接連的逗着她，她也笑。這顯然是有意的笑了。

彥說把孩子包得太緊，恐怕也是吐奶的原因，尤其是兩手包在裏面，不能活動，使她掙扎的時候只着力在胸腹一部分。我覺得他的話也有道理，便把她包得鬆些，又把她的手放在包布外。今天上午孩子果然沒有吐奶。我們都很喜歡，以爲吐奶的原因找着了。但是下午四時起，孩子又吐奶了，不時哭着，睡不熟，好像很難過的樣子。

二十六日

今晨三時多，孩子醒來後許久沒有睡熟。她的枕頭差不多和我的平放着。除了吃奶的時候，我平常不抱她，只讓她躺在自己的枕頭上。但有幾次我太疲倦了，抱着孩子吃奶的時候就昏昏沉沉的睡熟了。這在孩子好像是特別的舒適，因此她在夜裏醒來的時候，不把她抱着，她便不容易睡熟去。今晨我看她又睡不熟了，便又把她抱着睡去。但是六時醒來，孩子的頭上滿是汗。過了一會，她的鼻子唏呼唏呼響了起來，流着鼻涕傷風了。我很懊悔，自己太不小心。幸虧太陽出來，趕散了房中的寒氣，孩子的些微的感冒也給驅散了。

二十八日

昨天天氣特別和暖，不刮風，也沒下霜。這一早起來，便說要趁沒有下雪的

時候，帶孩子到上海醫院裏去診察，看她胃裏是否有病。上午十一點半動身，一點鐘到汪君家裏吃了飯，便到醫院裏。

醫生說孩子養得很好，吐奶沒大要緊，是胃酸過多。我解開孩子的包布，請她看一看孩子的肚臍。因為牠近來特別高出來，用手按下去有點咕嚕咕嚕的響聲，有水似的，我們怕斷臍時弄得不好，有什麼毛病。但醫生說，這是普通的現象，沒有病。拿了藥走出醫院，我心裏感到非常的不滿。我們太相信醫生了，趕着這樣遠路來請教，醫生只是幾句簡單的談話，隨便看一看，應酬似的點頭微笑；把我們送走了事。她給了我們一些什麼呢？一瓶不曉得什麼名字，什麼性質，什麼味道的藥水！

今天起牀後第一次給孩子吃奶前先吃藥。她吃得很好。但第二次喂她吃藥，她吃了一兩口便哭着不願意吞下去，勉強地餵了幾口，隨即吐了出來，連奶也吐了許多。孩子的祖母說，這藥使孩子惡心，不必給她吃。第三次餵她吃，她仍立

刻吐了出來，而且比平時吐奶吐得更厲害了。

晚上，因為房裏生了火爐，非常暖熱，臨睡時把孩子的棉包布解了，換上夾的。孩子睡在被窩裏，大約是一身輕巧的原故，手脚伸縮自如，很高興的動了半天纔睡熟。

二十九日

昨晚和今早孩子睡得特別安靜，我也起牀得很遲。孩子近來有個毛病，要貼着我的胸，枕着我的手腕睡，我一轉動，她就醒了。因此弄得我很苦。當孩子剛生的時候，我原想買一個小牀給她，讓她獨自睡，一則比較衛生，二則可以養成獨睡的習慣。卻為經濟所阻，沒有做到。而且彥也不大贊成。他的意思是孩子晚間要吃奶，抱上抱下，很不方便，天氣又冷，恐怕我和孩子受寒，我們的房子，又大又空，即使生了火爐也不大暖熱，何況夜來寒氣更重。但是現在，孩子有了

這樣的惡習，又怎麼辦呢？譬如今早我要起來，她本是睡着了，把她輕輕移動一下，我還沒下牀，她便醒了，哭着不肯再睡。

今天只給孩子吃過一次藥，仍是一樣的吐。少給她奶吃，她便吐得少些，或竟不吐了，也許是孩子的消化力弱的原故吧？我想試一下，以後不讓她吃得太多，而時間隔得短些。

三十日

昨晚，孩子是八點鐘吃過奶睡熟的，十一點醒來又吃了一次奶。平常在這個時候，她吃飽了奶睡得很好，但昨夜卻有些不同了。她吃飽了奶，張着很大的眼睛，手和脚用力的伸縮着，喉嚨裏發出用力掙扎的聲音。我想她要大便了，白天大便很少，夜裏一定會多的。誰曉得掙了許久，不聽見大便出來。她哭着，好像很難受。我用手握着她的兩腳，幫助她用力，大便還是沒有出來。過了許久，我

和她都疲乏地睡熟了。一點鐘以後，她又醒來，和以前一樣的哼着，而且哭着。她要大便，大便不出來。現在她拚命地吃着奶不睡了，我幾次把奶頭從她的口裏抽出來，她就很厲害的哭。我怕她有什麼病，摸她的頭沒有發熱，解開包布看她的肚子，稍微現得膨脹，按下去很硬。我懷疑是醫院裏的藥吃壞了。

今天上午十時，給孩子換尿布，沒有一點大便。顯然她害着便秘的病了。我們想做一點橘子水給她吃，但因有事情須到上海去，這事情就暫時攔下了。我們十一點鐘出去，下午兩點回來。孩子的祖母說，已經餵過牛奶換過尿布，大便仍沒有，孩子仍不息的哭着。於是彥就抱着她，我去做橘子水，餵了她小小的兩茶匙。但這時她却大便了，非常的多。

到今天為止，我們的孩子整整的兩個足月了。人家都說她不小，身架又長又大。但我們自己並不覺得。我們所覺得的是孩子常常不舒適，而沒有好的方法和力量使她好好的長大。這兩個月怎樣過去的呢？回想起來真覺得艱難而且悠久！

第三個月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

今天是一年的開始，也是孩子第三個月的開始。牠給我帶來許多新的希望。時間之流是如此的迅速，兩個月一眨眼就過去了。一年兩年，十年二十年，很快的跟着來到了。今天的孩子，明天的青年，生長的率正和時間之流一樣迅速的，那時候，世界便是孩子們的。但我對於未來的世界究竟有些什麼理想，我憑着些什麼來教養我的孩子，有沒有最好的方法和環境，使孩子們循着自己的理想生長起來呢？我覺得有點茫然。我常常想到做母親是很艱苦的，也就是最偉大的，反過來，母親也很容易做，也就成爲未來的社會的罪人，要是對於自己的孩子沒有一點理想，沒有合理的教養的話。

當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的時候，我完全爲着自己着想，很討厭有孩子來纏累我，所以把孩子交給了女工，自己去作自己的事。幸而彥是愛孩子的，其間他用許多心血，顧及孩子。在現在這個孩子還懷在肚子裏的時候，我便覺到我以前的錯誤和對孩子的歉憾。我開始想到要怎樣做一個母親。但我只有理想沒有經驗，而生活的困厄和環境的壓迫，使我徬徨顧慮，到現在還是不能好好的養育我的孩子。

孩子的大便今天完全恢復了原狀，夜裏比較多一點，仍是不稀不燥的黃色的流質，聲氣也比較減少了，只是吐奶還是和以前一樣。醫院裏的藥決計不給她吃了。

三日

今天和彥一道到上海去，回來時孩子哭得很厲害，據祖母說已經吃過兩次牛

奶，不知怎樣仍要哭，我知道孩子的脾氣，她近來已經懂得分別牛奶和人奶的味道了。她雖然吃飽了牛奶，沒有吮着我的奶頭是不肯算數的。我把我的奶子給她吃，不到三分鐘，她便睡熟了。

孩子啼哭的時候，祖母看見她的舌苔和天花板是白的，便說這是孩子有胃寒，我翻開驗方新編，說是用生薑和鹽泡開水洗。我便依着這法子給孩子洗了一次。關於孩子吐奶的藥方，驗方新編裏有一個很簡單的方子：用七粒米，半杯水和半杯奶混着煮給孩子吃。我們有點不相信牠可以止吐。

五日

今天下午，渣的母親和我談了許多關於孩子的話。她說孩子吐奶，最好照鄉下人的辦法試試看：將孩子父親的襪秘密地放在孩子的枕頭下。她說我們每當孩子睡熟了把她抱到別一個地方，應該喚着孩子的名字，不然孩子的靈魂不曉得跟

着走的。我雖相信傳統的經驗和迷信有時也有牠的效用，但我也不能全照着去做，我知道其間有許多是無稽的。

我說到恩哥小時的情形：八個月斷了奶，我到別縣教書去了，將她交給女工，營養不良時常生病。她聽了竟感傷得流下淚來，說是她若在場，決不許可我離開孩子去作事的，就是現在，彥這麼大了，她還是不願他遠離。從這些話裏，可見她老人家愛子之心。然而我卻有點不同。我以為孩子從小就應該養成獨立的能力，只要不太使孩子感到孤零就沒有什麼要緊。一個人缺乏果敢獨斷的毅力，也許就是姑息的溺愛所致的吧？我這樣想。

孩子已經懂笑，懂得怎樣望人，現在又懂得跳了似的。直抱着她的時候，若是稍把她豎起一點，她用脚抵住了什麼地方，就霍然跳了起來。彥的母親說彥也是這麼大便會跳會哭會說的。

七日

這兩三天來。晚上睡得遲，早上太冷，我們起得晏。孩子卻仍在天沒有十分亮便哭了起來動着，怎麼也不容易睡熟去。我們開了電燈，她便開着眼睛四面探望，找人和她玩。有人叫她逗她，她就 a o a o 的說起話來，有時有 *su su su su* 的聲音。這樣玩了半天，她纔又慢慢地自己睡熟去。

孩子的確很懂得一些事了，她不僅知道牛奶和我的奶水的味道不同，還知道分別奶頭。在她哭着要奶吃的時候，若是用手指或別的東西碰着她的嘴唇，她不像從前那樣急着轉動着頭用嘴去湊去吮吸了。她現在只停止了哭，似在覺察真假，知道不是，隨即又哭了起來。要是把奶頭湊近去，她很快便含住了，而且用力的吮着。

晚上潘先生來了，孩子正張着眼睛睡在籐椅子上。他拿了一根火柴，劃燃了

在孩子頭上移動，想試探孩子是否知道隨火光轉動眼珠的望。我們告訴他，不僅火光，就是一個人的影子在她旁邊移動，她也會去張望，而且她的頭也會左右上下的跟着轉側了。彥當時就試給他看了一回。

十日

孩子的智慧在最近似乎發展得快些了，她的適應環境的本能一天一天複雜起來。從她的哭聲裏，可以聽出幾種不同的感情。例如當她醒了許久，躺在床上，等待着有人去理她，隔一二十分鐘哭了一聲兩聲。那聲音輕銳而悠長，彷彿帶着叫喚的意義。要是過了許久，沒有人去抱她，哭聲便變得急促而暴躁，顯然她發脾氣了，這時有人走近去拍她叫她，逗她，雖沒有即刻抱她起來，她的哭聲便和緩了。她餓了要奶喫，哭聲是宏大的，而且接連不息哭了下去，一直到奶頭湊近她的嘴邊纔停止。比較從前只是咕呀咕呀的哭聲不同的多了。

前天，孩子的祖母抱着孩子說，「現在孩子的靈魂一天比一天多了，睡熟的時候有什麼大一點的聲音突然響着，她會在夢裏驚跳起來。」她所謂「靈魂」，就是意識。的確這是以前所沒有的意識。她以前雖然因為太鬧了睡不熟，可沒有受驚的感覺。孩子醒着時，用手或東西去觸她的面部，不但她的眼睛會迅速地合上，且會立刻轉動着頭想躲避了。

習慣的養成非常容易，要除掉牠又非常困難。孩子自從老太婆去了以後，便是她的祖母抱的時候最多。我一則因為事忙，二則也不想她養成要抱的習慣，總是餵飽了奶，便把她放在床上，哭了也不大去理她。從前老太婆怕孩子多哭，老是一哭就去抱她，現在祖母也這樣，常常讓孩子在她的懷裏睡上一兩個鐘頭。所以孩子近來即使睡得很熟，一放到床上就醒來，拍着唱着也不能使她再睡了。今天祖母有些不舒服，一天沒有到我的房裏來，孩子便特別不安靜。我和彥想矯正她的習慣，喫飽了以後，把她放在床上，以為她哭倦了會睡的，那曉得睡熟不到

十五分鐘又醒來哭了，最後還是不得不去抱她。

十三日

上午給孩子換尿布，剛解開包布，不知道她感覺到了一種什麼樣的暢快，忽然ki的一聲笑了出來。這是第一次，我們聽見她的笑聲。她從前的笑是沒有聲音的。彥高興地跑過來逗她，想再逗出她的笑聲來，但她只眯着眼笑，不再笑出聲音來了。

近來孩子的兩手雖沒有包在包布裏，讓牠露在外面好活動活動，但她那兩臂緊貼着胸部的習慣還是不大改變。我想她以前既被包成了這樣，現在要牠改變，恐怕還是非包紮不可的，所以今天又把她的兩手直垂着包在布裏了。

孩子的胸部，正對着右奶的上左角的地方，生來就有一顆小小的硃紅色的肉痣，每次一解開衣服就首先看到了牠，覺得倒也很美麗。但近來却覺得牠大了許

多，而且高起來了。起先不過一粒米那麼大，現在彷彿像半粒黃豆大了。要是老是這樣大得快，將來不曉得會大到什麼樣子呢？

孩子漸漸顯得不安靜了。每天睡眠的時間減少了些，醒的時候沒有人和她玩，沒有人抱她，她便哭了起來。就是睡熟了也容易被大一點的聲音驚醒。

祖母說，孩子的下唇中央是凹進的，她底下還會生個妹妹。

十四日

孩子一天沒有吐過奶。祖母問我這兩天是不是沒有喫過豆腐。她說她記起了做母親的喫了豆腐，小孩是要吐奶的。我忘記了有沒有喫豆腐。

孩子今天也特別安靜，醒着也靜靜地睡在床上。彥說是昨天晚上讓她哭着不理她，便把那壞習慣矯正了也說不定。

十五日

今天和昨天的天氣一樣陰沉，雲低低的似乎要下雪了。早上趁火爐生得大，便給孩子洗澡。那顆痣似乎有點隆起，肚臍陷下去了，不像從前那樣突着，指頭按下去，也沒有那咕嘟咕嘟的水聲。我懷疑這和吐奶有關係。

孩子的兩手現在全好了，直垂伸縮都和常人的一樣，只有喜歡貼着胸前，像作揖似的那點習慣了，這應該也是不久可以矯正的。

整天裏，孩子笑的時候比哭的時候多，這真是使人最快慰不過的事，記得恩哥那種急躁的性子，正是像他妹妹這麼大的時候養成的，他那時時刻刻哭着要抱，要抱着走，要走着唱，睡熟了放不下，彥和我真是苦惱得沒有一點辦法。

十七日

孩子的頭頸漸漸硬了。最近當她要奶喫的時候，她已經知道稍稍抬起頭來尋找奶頭。但昨天好像要抬起頭來看望什麼似的，自己豎起來了。頭頸沒有硬的孩子真不容易豎着抱。一手抱着身子，一手還須托住她的頭。記得恩哥生下第一個月裏，我簡直不知道要怎樣抱他纔好，生怕把他的頭拗壞。

昨晚我和彥閒談着，孩子在她祖母的懷中，離我們坐的地方大約五尺遠。她靜靜的張着眼睛聽着，眼光不動地注視着我們。她似乎已經完全看到了我們了。我們想方法來測量一下孩子的視力。

昨晚彥寫文章到一點多纔睡，我怕孩子們噪鬧他，便起得特別早，生了火爐來照顧孩子，抱着孩子在房中踱着。我看見孩子的眼睛朝上望着，許久不移動，注意到了一樣什麼東西。我跟着她的眼光尋找，我們頭上的天花板和平時一樣，並沒有什麼新奇的現象。我找了許久，纔知道孩子是在注視那懸在天花板下面的電燈葫蘆。窗簾還沒拉開，房裏顯得陰暗，只有從沒有被窗簾遮着的上排玻璃窗

透進來了一線白光，映在磁葫蘆上反射着幾許銀白的光。當我抱着她在底下走動着的時候，那些光就在那兒搖動。這便是使她注意的東西了。我雖然在底下走着，她的視線卻沒有離開過磁葫蘆。牠在她頭上約有五六尺高，她的視力也就不弱了。

午前十時多，孩子睡在彥的脚後醒來了，在動着。彥起來抱她，她正半閉着眼睛朝着裏面躺着，突然轉過頭來，望着彥，竟喫驚得大哭起來。這種可怕的神情，還是第一次。

十八日

昨夜下了雪，今天仍在繼續。天氣不覺得怎樣冷下來，我還是照例的給孩子洗下身。洗的時候祖母走近來了，撫摸着孩子的腿，按按她的肚子，說：「孩子這樣結實。你還說她不胖，不看見她腿上的肉嗎？」也許是我看慣了，所以不覺

得她胖。也許是我太希望她胖了，所以還不滿足。

今天給孩子做成了一件大棉襖。這樣小的孩子穿的衣服，竟會做上一星期。什麼時候能夠閒空一點呢？她必須早點解包，穿上褲子，可以活動活動纔好。

近來孩子醒的時候比較的多。醒來不一定要人抱，靜靜地躺着。有時嘴裏 *soo soo soo* 的漫聲哼唱着。大家愈加喜歡她起來，不時去逗她。我想多逗她反而刺激她神經，還是不大理她的好。

二十日

昨晚我傷風，頭痛咳嗽，有點發寒發熱，恐怕孩子傳染，不敢餵她奶，買了一瓶牛奶代替。我一生病，保護孩子的事，便要彥擔當了。七點鐘前，我喫了兩片阿司匹靈，蒙着頭睡去，那時孩子是在祖母的懷抱裏。到我一覺醒來，孩子已睡在彥給她安置的臨時小床，睡椅上面。彥說還沒喫過牛奶，時候已經十一點

了。不久孩子醒了，彥給她牛奶喫，又幫着我給她換尿布。孩子隨又安靜的睡熟去，並不覺得怎樣需要我。彥差不多寫了一整晚的文章，兼做了保姆。早上起來，我的傷風差不多好了。

今天是祖母的生日，大家起得早，孩子也跟着我一早起來。我解去了她外面的包布，給她繫上一條棉布裙，穿上新做的棉衣，腳上穿了襪子。她顯得非常活潑。因為棉襖的領頭把她的頭頸支持了，使她的頭可以直豎。她只是東張西望，眯着眼笑，非常喜歡。祖母抱着她，和她a.o.的說着話，看着她那快樂活潑的神情，也隨着快樂不少。

前幾天，彥摸到孩子頭上那條從天窗一直裂到後腦的縫密合了。今天我和祖母摸摸她的天窗不僅小了而且那層頭皮也硬了許多。祖母說，從這裏可以看出孩子發育的健全不健全。

二十二日

昨天孩子也像傷風了，流着鼻涕，不時啼哭，弄得我和祖母都很疲勞。晚上，我喫了一碗葱薑湯。今天孩子就好了。

下午孩子在彥的懷裏笑得那麼起勁，兩腳抵住了彥的腿，笑時一伸一縮的好像要跳起來，口裏還帶着一些要笑出來的聲音。

的確的，孩子的氣力也大了許多了。她今天在床上哭着，一面抬起頭來，像要自己爬起來似的。

恩哥是這樣的愛他妹妹。老是早上一醒來，他就從彥那頭爬到我這邊來看她，輕輕的摸她面孔，伸一隻手指到她嘴邊，讓她吮吸着。他不懂得這不衛生，也不曉得掀開她的被窩她會受冷。有時他甚至歡喜得忘記了手臂壓在他妹妹的胸部，是使她難受的。我幾次阻止他，仍不能打消他的熱誠。

二十四日

早起給孩子換尿布，發見孩子肚臍下有些腫脹的模樣，肚臍似乎比平時特別深陷了。我以為有什麼毛病，但孩子昨夜卻睡得很安靜，大便也沒有異樣，一時不能斷定她有了病。彥說或者是要大便秘了。祖母說像是氣脹。我沒意見，可也不能信他倆的話。孩子不哭，想不大要緊，便讓牠去。

今天上午和昨天上午相似，孩子不大安靜，奶也吐得多些，要睡睡不熟，顯得煩躁，面孔有點紅。摸摸她的頭，彷彿有點發熱。也許是前兩天傷風沒有全好吧。

孩子哭得急了，我便抱着她踱着，引她朝這裏那裏看，想使她忘記她的不舒服。牆上掛着幾張小小的圖畫是漣漣和恩哥的先生給他們的。其中一張是着色的半身畫。我們常常抱着孩子去看，她似乎注意到又似乎沒有注意到。但今天，她

卻望着望着，對那畫笑起來了，好像對人一樣。

二十五日

下午，孩子哭着不肯睡。我給她換了尿布，抱在懷裏輕聲的唱着。孩子似感到了一種適意，閉着眼睛，預備睡去，自然地跟着我的聲音哼了起來。

孩子生下來這麼久了，還沒有一個名字。在醫院裏，那些看護都叫她「王妹妹」，回到家裏，大家也就「妹妹」「妹妹」的叫她。我們早想替她取個名字，想了許多字，唸了許多音，總找不到一個合意的字眼和聲音。這情形幾乎和取她哥哥的名字一樣。恩哥生下來三四個月。也沒有給他取定名字。後來也正和他妹妹現在這麼大的時候，同居的有兩個八九歲女孩，天天「angogo, angogo」的去逗她說話，我們覺得這聲音很好聽，便叫他做「angogo」。後來叫慣了，人家問怎麼寫，想不出適合的中國字，便隨意給他寫做恩哥哥，又給他省去了底下的一個「哥」

字。「恩哥」，這名字寫起來難看，叫起來倒頗特別，最容易使人記得。當我們在莆田的時候，恩哥還只學會走，不僅他走出去，就連彥一人走出去，隣近的孩子們也都到處的笑着叫恩哥。現在對於他妹妹，我們又找不出相當的名字了。我們要叫起來好聽，寫起來便當，有意義，還要避不好意義的不同字而同音的字，或者人家已經取過的名字。

今天晚上，彥拿了一本世界語字典，一面翻着，一面唸着一些可以表示他對於孩子的喜愛，讚美或希望的字眼，想從這裏找出一個好的名字。他問我「珈瑪」如何，這在世界語是“carina”。我覺得那聲調硬了一點。他說「陀珈」，在世界語是“colaga”，我又覺得粗了一點，祖母說像雷波話「大姐」了。唸來唸去，唸了許多字，都不大喜歡，終於決定了一個「娜娜」，雖然祖母說這也不好聽，像是上海話「奶奶」。

「不管了！就叫做娜娜吧！」彥說。於是一家的人便都笑着叫了起來，房間

裏一時充滿了「娜娜，娜娜！」的聲音，高低應和着，好像大家合唱着一個生硬的調子，非常的熱鬧。

二十六日

我們並不覺得孩子怎樣長大，因為我們時刻看着她，從她所穿的衣服大小長短看起來，她的生長是很快的。上星期穿上的棉衣，袖子剛好蓋住兩手，現在她的手指已經露出在袖口外差不多有一寸光景了。雖然衣服多穿幾天會繃縮，決不會縮得那麼多。現在她的手也顯得非常的靈活了。歡樂的時候，牠會一上一下的動着；哭的時候，牠會推會抓。尤其在喫奶的時候，牠竟會緊緊地抓着貼着我的胸部，好像防我逃走似的。

現在孩子每當要睡的時候，特別的哭鬧，要人抱着走而且搖動着。祖母對她真是非常的愛，常常這樣耐心的弄她。彥平常不主張孩子睡搖籃，他說搖籃搖盪

起來，使孩子的腦筋受刺激，孩子是給搖昏了睡去的，不是自己靜靜的睡去。

我們房子裏有兩盞電燈一盞是二十五支光，一盞五十支光。我們平時不讓孩子走近五十支光的燈下，怕她的眼睛受不起強光的刺激。今晚外甥忘記了，抱着孩子坐到那燈光下去，孩子的眼睛驟然受了強光，竟大哭起來了。

二十八日

彥昨天從上海回來，說是孩子的名字還須改換。他聽到朋友談起，法國有一部小說叫做娜娜，正是一個極浪漫的淫亂的女主人公的名字。我當然也不願意我的孩子襲用這一個名字。彥於是重新去翻各種書本，後來主張用麗莎。這兩字聲音倒還好聽，只是「麗」字不容易寫。只好以後再說了。

因為祖母抱她的時候最多，她現在對祖母似乎特別親熱了。我或彥抱着她的時候，只要祖母走近來，她便對她微笑，慢慢地把身子轉向她那邊，要她抱的樣

子。

二十九日

早上給孩子揩身，彥以為太早了，房間裏有寒氣，恐怕受冷。但我覺得不要緊，已經生了火爐。孩子是洗換慣了的，她覺得很舒適，從沒有哭過。要鍛鍊孩子的身體，是應該從小起的。恩哥常常感冒，就是我們從前太怕他受冷，給穿了太暖的衣服，弄出來的。現在想起來真懊悔得很。可憐的恩哥，這一個月來，就是因為又犯了氣管炎，整整的在家裏關上二十幾天了！

自從前次偶然聽到孩子笑出聲音來以後，一直沒有再聽到過，今天又被她的祖母逗引得 ke ke ki ki 的笑起來了。

三十一日

孩子常被突發的聲音驚嚇的哭起來。昨天房間裏靜靜的，大家都出去了。孩子醒來許久，不願意躺在床上，哭着。她的祖母抱她起來，看見坐鐘停了，便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去開鐘。鐘噹噹的響了，在孩子的耳邊。她忽然哭了起來，顯得驚嚇的樣子。鐘聲停了，她也就停止了哭。從九點改到十一點，她每次都是這樣。

今天彥特將鬧鐘開了，拿到孩子的近邊去。她聽到那急驟的鈴聲，立刻顯出緊張的臉色，昂起頭來搖動着，眼睛眯得很快，彷彿怕什麼東西侵害她似的。但沒有哭。

下午外甥拿着錘子和洋釘，在洋鐵罐上用力敲擊着，孩子驚嚇得跳了起來，還帶着一點發抖的模樣，大聲啼哭了，許久纔平靜。

第四個月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

據說嬰孩到了第四個月，好像蠶的幼蟲過了眠期一樣，要開始活動起來了。

照科學的養育方法，似乎除了必要的時候，只要餵飽了奶，是越抱得少越好的。但在過去的三個月中，我們沒有做到。我們都知道孩子需要安靜，不應當有過分的刺激。但同時又覺得不能那麼冷靜地對待孩子，不去親近她，看她，逗她，或哭了許久還不抱她。我們常常遏抑不住對孩子的熱誠，同時覺得孩子對我們也顯得非常的親熱。也許就是因為這緣故，孩子的意識發達得快了一點吧。她近來已經很會活動了。她現在不肯多倒在懷裏，要豎着抱了。她的哭聲也變了。若不是爲了餓，而是要人家抱她起來，她總是先用力的大聲的哭，而又不時停息。

着，等待着別人去抱。時候久了，她的哭聲便改變爲啾啾等聲音，音尾特別的強而長，好像在那裏叫喚一樣。

昨晚編成一頂粉紅色的新帽子，可以遮蓋住兩耳，今晨給孩子戴上，面孔顯得愈加圓而且白了。

四日

昨天來了許多朋友，滿房都是語聲和笑聲。孩子顯得很興奮，許久沒有睡去。汪夫人抱她，她朝着她望了一會，竟突然哭了，像傷心又像是恐怕的樣子。

原來孩子已經認得出生人了。她說孩子面色很好，肉很結實，也生得美麗。我想給孩子穿褲子，以爲會舒服些。她說還早，現在天氣正冷得厲害，孩子還只三個足月，到四個月滿再說，那時氣候轉到春季，比較和暖，孩子也大了一些，筋力長足，好自由活動。我覺得她的意見很是。

今天晚上我們都到樓下吃飯去了，孩子醒着哭，王媽先到樓上將她抱起來，愈加哭得厲害，我走上去抱着她，她望了一望王媽又望望我，又傷心的哭了，隨後伏在我的懷裏，緊緊的貼着不動。

六日

孩子昨前兩天，哭得多，睡不熟，原因是奶不夠吃，我若是疲勞了或爲什麼事憂傷過，奶水很快就減退了。從此知道帶孩子的人，對於自己心身是應特別注意的。

孩子的眼力一方面像近視眼，一方面也像遠視眼。太遠了，她看不見，太近了，她也看不清楚似的。每次當我們抱着她的時候，她從來不注意我們，彷彿我們的面孔是一道牆，阻住了她的視線。我站在她的面前，距離在六七寸以外，她常常對着我們笑。我們漸漸走近到六七寸以內的距離，她便不用眼睛望我們，彷彿

佛她沒有看見我們一樣，或者以為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把頭偏了過去望別處。

八日

孩子活動的能力近幾天來愈加顯出來了。四肢時刻在動彈，若是用手去碰碰她的手或腳，她會笑起來。腳的感觸似乎比她的手還要靈敏些。只要將包布一解開，兩腳便不停的跳動。手呢只在哭的時候，掙扎得厲害，活動得多些，和平時偶然捏捏或抓她的手心，牠會伸縮。但她自己彷彿還不知道自己的手的用處。不會抓東西。有時抓着了什麼東西也抓不牢，稍稍移動，就放開了。也許是孩子的手包得太久的原故。別的孩子們怎樣情形，我不知道。我只記得恩哥生後第四天就能抓起一塊布頭。他是熱天生的，手從來沒有包過。

孩子長得愈加懂事，便愈加覺得她可愛。今天下午她在吃奶的時候，忽然停着抬起頭來望着我，起初是癡呆的望着，等到我注意去看她，她翕動着嘴唇想說

話，隨後仍低着頭去吃奶。這樣子有好幾回。從這於我發現了對她的母愛的安慰。當她望着我的時候，我注視着她那兩顆深黑的無邪的眼珠，我的心起了很大的感動。她就這樣的一步步踏到我的靈魂裏來了。

十日

雖說孩子會笑了，而且笑得出聲了。但總沒有像今天早上彥抓着她的脇下那麼笑得起勁。

中午時，孩子睡在床上哭了，我唱着拍着，她仍不止。我隨手拿起銅的帳鉤，在床柱上敲擊，發出叮璫的聲音，她立刻停止了哭靜聽，慢慢地一面敲一面唱，她睡熟了。恩哥像這麼大的時候，我們常開着留聲機給他催眠。孩子們原是最愛音樂的。

孩子是有着愛清潔的習慣。無論給她洗面，洗浴，她總表示歡喜，近來在脫

洗的時候，她嘴裏唏呼唏呼的響着，好像特別舒適。只是把她的衣服完全脫掉放在盆裏去洗浴，她現得非常驚恐的樣子：眼睛大大的睜開，兩手拳曲着。一直要到穿上一件衣服，才恢復平靜，又開始笑起來。

十二日

今天是舊曆元旦日，依照舊法，孩子到今天，便算兩歲，其實四個月還不到。我卻歡喜算實足年齡，因為那算法實在而又便當。

從前孩子只曉得看見人笑或者把什麼東西當做人，對着牠笑和說話。現在不同了。還沒看見人，只聽到那聲音便笑，同時她的頭向兩側轉來轉去尋找。

沒有買到奶瓶的時候，孩子偶然吃一兩次牛奶，就用小調羹喝的。很是適合。昨天彥買了一個勒吐瑾吃奶瓶，給她試試她反而不會吮了。吸不到幾口，便停着望望我們，在她似乎覺得奇怪，一個不像奶頭又不像調羹的東西。橡皮頭較

奶頭硬，又長又大，吸得不好，便塞着喉嚨，很不慣。勉強吃了一半，便不給她吸了。

十五日

也許是這兩天爆竹或敲鑼鼓以及其他喧鬧的聲音太刺激了孩子的原故。孩子不僅在白天會被突然驚得哭起來，晚上在睡夢裏也會有受驚的現象。昨天夜裏我還在熟睡中，被孩子的急急的喘聲驚醒了。開了電燈，看見孩子的眼睛張得大大的，還在喘着氣。我撫摸着她的頭，沒有發熱才放了心。恩哥小時曾有一次半夜裏同樣的忽然驚醒來，是因爲發着極高的熱度。我想孩子一定是做着夢，在夢裏被什麼驚嚇了。經我撫摸了一陣，她似乎忘記了。手脚伸屈的動着，望着我笑起來了。孩子的膽子好像是特別的小。一方面我想應當讓她聽慣各種的聲音，把膽量練得大一點。一方面我仍禁止過猛的刺激，免得孩子的神經受害。彥說孩子這

時候就像一隻兔子，剛從山洞裏跑到外面來，無論看見的聽到的都會使她害怕。孩子的身體看起來，很結實肥胖，但是缺乏血色。我的身體不强壯，因為胃病，營養不足。恐怕於孩子不無影響。想去請教醫生配一點長吃的補藥。

十七日

昨天偶然順着孩子那昂着頭要起來的姿勢，把她兩手提起，使她豎着半身，彷彿坐着，她覺得這樣子很舒適，東張西望，笑着動着。彥把她一提一放，她愈加笑得高興。

今天給她裏面穿了橡皮褲，外面包的油紙去掉不用，又改用薄棉包布，便沒有那麼硬板了。換好了，將枕頭疊得高高的，使孩子斜靠着坐起來，居然坐了大半點鐘。

孩子的手的活動，一天天不同了。現在一醒來便先推被頭，把兩手放到外面

來。下午彥把一個指頭給她握着，她初時毫無知覺的推動，慢慢地移到唇邊，嘴唇的感觸特別靈敏，即刻吮着吸了。

孩子的眼睛，對於顏色的反應似乎是沒有的。一張圖畫，一朵花，一個人，在她的眼睛裏是一樣的，總是那麼對着笑笑，若是人不去逗她，她對人的注意的時間也和對其他的東西一樣，不到三分鐘久便移動了。但今天她望着三四個大紅的輕氣球在面前飄揚，眼珠隨着上下左右轉動，五六分鐘久還不大離開。大紅色的東西她是不常見到的，也許對她有特別的刺激性。

爲要證明孩子對於顏色的反應，我們在她看了許久紅色的氣球之後，換一種白色的紙頭或白的皮球。或是先給她看了一會白色的東西，再給她紅色的氣球和紅的紙頭，她的注意力多半集中在紅色上。

十九日

每當給孩子換襯衣，我總擔心着那顆紅痣是不是天天在長大。我們非常憂慮，將來不知道要長得怎樣。

以前孩子除了啼哭以外，沒有別的要抱的姿態。有幾次我們用各種抱的姿式去試探她，她只是笑了一下，身子仍然不動。今天午後她在祖母的懷抱裏哭着，我走過去，她便停止了哭望着我，當我伸着手預備去抱她，她很快地先移過兩手，隨即彎着身子向我。

在家裏這許多人中間，孩子要算最熟悉彥的聲音了。彥大聲的說話或叫喚，很快就被她注意到了。起初是呆呆地諦聽，像在辨認又像是等待，過了一會，她便側轉着頭去尋找。其次是祖母的聲音，她一聽到便笑起來，不一定看見了她。我呢，她只在要吃奶的時候，才注意到我的聲音，那時她哭着，聽到我叫她，她會停止哭聲來找我。

二十日

現在孩子一到要睡的時候，不似以前那麼哭了，如果看着她靜下來，逗她也不大笑，她便是要睡了。這時她若躺在床上，只要房子裏不噪鬧，她會自己睡熟去的，若是抱着，便須把她倒下來，很快地便會睡熟了。

近來孩子常有這樣的習慣，不是飢餓的時候，她也喜歡把舌頭伸出來，頭左右轉動着。碰到一樣什麼東西，便嘖嘖嘖嘖的吮吸着。她常靜靜地躺着，這樣做給自己聽。

孩子的鼻子裏大約有些癢，好幾次在我們抱着的時候把頭湊近我們的面孔，鼻子在我們的面孔上擦。今天下午在她祖母的面上愈加擦得厲害，用力擦了許久，鼻孔裏掉出一大塊骯髒來，我們都覺得她有趣。

二十二日

孩子的手前幾天還抬不上來，現在脫了衣服在被裏可以抬得高高的了。不僅自己會送到嘴裏吮吸，慢慢地還能移到眼睛鼻子上去。

孩子是喜歡有人去逗她的，同時又似乎厭惡着人家逗她。有的時候她被逗得大聲笑出來，有的時候她會把頭轉過去避開人的引逗，而且表示不快樂的樣子。吻她也是這樣子：有時當我們吻她的面孔，她會親熱的貼近我們。有時不等我們湊近去，她便急急地避開去。

這幾天孩子那種獨自躺着 a e ä o ……說話的時候比較少了。就是有人去和她說話，她也不大說，張着眼睛望着，嘴唇一開一合的翕動，許久才發出一兩聲單純的聲音。在我們看起來，似乎她現在說話的姿勢比聲音要多些。

二十三

早上，孩子醒着，輕輕地在動，我轉過頭去看她，她的兩手，都在被外，一

上一下的動着，眼珠凝靜的望着自己的手。她這樣玩着她的手，我還是第一次看見。

今天祖母生病，睡了一整天。因此孩子躺在床上的時候多。但她不一定睡熟去，她在玩手，哼唱。我們覺得她有了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的長時間的有規律的睡眠了。

昨天彥爲我買了一瓶醫生開的譚遜氏補血清來，吃了幾次，便覺得奶水多些了。

二十四日

祖母今天好了許多，上午到我的房裏來，孩子一看見她，便笑着舉起兩隻手。祖母抱了過去，她貼着面孔，表示她的適意和親熱。

午後，解了孩子的包布，用被頭挨着她的半截身子坐起來，她現得高興。兩

手推動着胸前的被頭，眼睛朝手望着，我拿了一塊花紋的布放在她胸前，她立刻用手來抓住，輕微的移動着。這樣的玩了許久。

二十五日

午飯後，我從樓下跑到樓上，彥正抱着孩子在房間裏。他告訴我孩子已經有了同感反應，她懂得人家的哭聲，她會被悲傷的聲音引起感動。我起初不相信，以為那是偶然的事。但他證實給我看，對着孩子做着哭臉，嘴裏哼哼地哭着，孩子果然扁着嘴唇哭起來。接連幾次都是這樣。可是過了許久，我又對她這樣做，她却不再哭了。

二十六日

今晚彥要搭車到西北去，我們都忙着整行裝，沒有逗孩子的閒暇。但孩子是那樣地喜歡彥。總是望着他笑，要找他說話。

這麼大的孩子才是幸福的，什麼也不懂得！

二十八日

彥去了，少了一個親近孩子的人，而我也忙了許多，很少去逗孩子玩，孩子似乎也覺到了沉悶的壓迫。有幾次，當漣漣、恩哥、外甥他們不在家，她獨自輪得久了，她會發出宏大的叫聲來。

孩子現在當要吃奶而我預備把奶給他吃的時候，她常似笑似哭的 ha ha ……地急驟地哼着，不知是不是滿意的表示。

今天買了些布給孩子做棉褲。因為天氣還冷得很，想給她做連襪的。但是用報紙剪了許久，得不到一個適當的樣子，決計到縫衣店去做了。

想帶孩子到醫院去檢查測量一次，總是天氣不大好，江灣又沒有適合的醫院，真不便當。四個足月的孩子還不曾檢驗過，是我認為最大的缺憾。

第五個月

一年三四年三月二日

彥不在家，我覺得忙了許多，平時他總是分擔了一個孩子的麻煩的。偏偏不幸，我又犯着很重的感冒病；不但得不到休養，連孩子也傳染了。昨晚臨睡時吃了兩片阿司匹靈，今早頭腦雖覺得稍微輕鬆了；但喉間和氣管仍是燥癢，胸部作痛。孩子的鼻涕特別的多，面色帶黃，不時啼哭，要睡又似睡不熟，奶也不大要吃。我真擔憂着孩子將會受到我的身體不强健的影響。

孩子的棉褲做好了，給她穿上，長短大小都很適合，可惜襪子前端太尖，腳趾恐怕要受擠壓。給穿上了，她便高興的躺着，兩腳一伸一屈的互相調動，表示她的舒服。祖母說：包慣了的，給解去了包布，怕要受凍。我也顧慮着她正在傷

風，天氣又冷，給她在褲子外面加上一條厚絨包裙。

四日

我和孩子的傷風似乎好了一些，但天氣仍是這般冷，夜間我要幾次起來給恩哥蓋被和放尿，孩子也因為我把被頭掀開，免不了受些寒氣，不然恐怕還要好得快些呢。

午後恩哥拿了一個線縛着的皮球，走到孩子面前，提得高高的，在她眼前幌動。她起初只是望着望着，過了一刻，便伸着兩隻手彎着腰身，像要去抓來的樣子；可是抓不着。球總是那麼幌動，她的手便跟着上下伸屈，眼睛轉動地追逐，兩脚也跳起來了。

孩子現在差不多可以每隔四點鐘吃一次奶了。要是奶多，給她吃得飽，她可以睡得很久。祖母說：她的性情看起來像是純和的；不像她哥哥那麼躁急。我以

爲這是與營養有關的：恩哥在三四月的時候就缺奶，參用奶粉，常因爲我沒有注意到調節而引起消化不良，以致影響到了睡眠不安，性子也因此養成暴躁的了。

六日

孩子的傷風前兩天本已好了許多，今天又現得不安靜了。鼻涕又多起來，而且發熱。沒有冒風，沒有受寒，怎麼會又反復加重的呢。我擔心着牠是別的病徵。前半月恩哥曾出過水痘，說不定她也染了，但仔細檢查她的身上，沒有什麼痕跡，只肚臍旁一寸距離的地方有一顆小小的像芝麻那麼大的紅點。要是水痘，總不會只生一顆的，我想。

姑丈從漢口來了。這是一個陌生的人，在孩子的眼裏。她開頭就注意到了那說話的聲音，睜着眼睛，凝神聽着，隨後轉過頭來望了。當她看清楚了是生人，便傷心地哭起來。祖母抱着她時，常留心不使她朝姑丈那邊。但她似乎特別注意

他的聲音，怎樣也不肯不轉過頭去。我以為讓她多看幾次，也許會熟悉起來，便不會怕了。

八日

這兩天氣候和暖，已有些春意了。孩子的頭，不知怎的，常有微汗，祖母說，這不是孩子特別的怕熱，是月子裏戴了帽子的原故；將來長大了，還會在吃飯時，就出汗呢。她還告訴我，甯波人的孩子，生出時無論是在熱天或是冷天，第一個月是不給戴帽子的，滿了月倒可以戴了。我想不出充分的理由來解答這個問題：是完全傳統的習俗呢，還是這中間也有着一些因果關係存在？

孩子近來特別喜歡找人說話，常咿咿啞啞的向着人叫，還喜歡有人去逗着她玩笑。每當她靜默了許久之後，她會大聲的像叫喚似的叫起來，這時有人走近了，她便跳着笑着的表示歡迎，但有時她是極靜的，任人怎麼逗她，她只是沉靜的

不睬。常用上嘴唇咬着下嘴唇，不動也不作聲，兩隻眼睛轉動得十分靈活，帶着驚奇地探討的神情。

戴上不到兩個月的帽子，現在已覺得小了。孩子近來，雖不見怎麼肥胖，但骨格確實大了許多。可惜這地方沒有可以常給孩子檢查體格的醫院，不能得到一種確實的身體發育的程序。有什麼法子呢，我們自己的經濟能力又辦不到一副測量器具！

九日

昨夜，孩子睡得特別不安靜。醒的次數多，醒了便哭着要奶吃，不然開了電燈，她便哭了，獨自張望着，玩弄着手指。這種現象，許久不曾有過。但今天卻又睡得非常的好，醒了也是靜靜的。我知道了，昨晚臨睡時，孩子被漣漣，恩哥他們逗着，笑得太厲害了，神經受了刺激，所以興奮，睡不安靜了。

晚上祖母抱着孩子，漣漣走了過去，伸着手要抱她，她偏過頭去避開。我也走過去預備要抱，她同樣地避開我，把頭縮着貼近祖母的面孔，等着我們走開了，她仍然笑着舞着找我們說話，但我們一走近她又避過去了，彷彿逗着我們玩。

十日

早上發現孩子的腹部和大腿生了許多紅的水泡。和恩哥生過的水痘一樣。連頭上也生了不少。她的精神很不好，昏沉的只是要睡，而且發熱，吐奶。祖母說，我昨天不應吃鯽魚湯，是發的。但我早料到這是難以避免的，兩個孩子都由我一人抱持保護，有什麼方法使他們隔離呢，雖知道了水痘在孩子們中間傳染是極遠的。但願她輕微地平安地經過。

十一日

昨天夜裏，孩子睡夢裏不時細聲的噙噙的哼着，好像啼哭又好像呻吟。摸她的頭和身上，倒不覺得有熱。今早看時，她的面上和頭上又生了許多痘瘡。下身最多，屁股上，陰部，大腿間密密的生着，正是夾尿布的地方，要常被尿水浸濕或是大便弄髒的，摩擦得厲害，就會潰爛，我真擔心得很，給搽了一些凡士林油。

在書箱裏找到那本麻疹風疹及水痘說明書。匆忙裏看了一遍，關於水痘的病源和經過現象以及因此病引起的其他症候等，都知道一些了；可是對於此病的患者要怎樣看護和怎樣預防合併症或重症，沒經過醫生的診斷和處理，我覺得有許多做不到的地方，但若是正常的經過是不需要醫治的。

十二日

孩子的頭，身子，手，脚，在夜裏轉側動彈得非常厲害，大約是痘瘡作癢。

今天孩子的面孔上又多了些痘瘡，眉毛裏特別的多，頭髮裏也加了許多，下身的有些已告癒了，新的仍有生長，最初發現生在肚臍旁的那一顆，現在成了指頭那麼大的水泡：要算全身裏最大的一顆了。祖母說，從發出到現在三天已過去，明天不會再生了。

孩子並不現得怎樣難受，卻很安靜，只是笑的時候比較少些了；面色黃黃的，奶不大要吃，有兩次像是惡心的吐出來。因此我少給她奶吃，代以開水。

十四日

昨天到了汪夫人家，她和我說到孩子的日記。第一個月她已看過。她有些不相信孩子生後幾天便知道轉動着眼珠去追尋聲音。我不能怎樣說明那時孩子的神情，只覺得那不是誇張寫的。但隨後她又說孩子的智力發達遲早的確不一樣，她自己所生幾個孩子就有着分別。

她問到孩子的體格，我只能含糊的說是「很好」。這是一個最大的缺點，我們的日記裏沒有關於孩子的體力的測量的記載。

今天我想到了用舊法來測量一次孩子的體格。用家常用的尺和秤將孩子帶衣服量秤過：長度是二尺零四分，重量是十三斤五兩。

孩子的水痘差不多全告疤了。似乎很癢，她的頭轉來轉去摩擦着。

十六日

孩子出水痘，雖沒多大痛苦，但是瘦了許多。面上退了紅的血色成爲蒼白的了。

這兩天孩子的發音又變了；常在她靜默了許久之後，忽然的叫起來，是那末單純的漫長的聲音，由低而高，由弱轉強的調子，像是沉悶得久了一種自然的發洩。她的舌頭也很靈活，會 *ti-ti*……地響了，又會在上下兩牙齦中間轉

動着舌尖，*coo coo*……地唱起來。

十七日

孩子是不愛寂寞的，近來愈加覺得了。當許多人在一塊兒的時候，她笑着跳着高興得很。要是漣漣和恩哥到學校裏去了，她便不安靜起來，望着這樣那樣東西叫着，想找牠們玩；我如果也出去了，她便愈加不耐煩的哭鬧。祖母抱着她踱着，拿許多東西逗她，還是不行。祖母知道她是要出去，便向樓梯邊走去，她朝着樓下笑笑，而且高興地叫了。

午飯之前，我們都在房子裏，孩子躺在床上，自己玩得很好。我們說着話不曾理她。到吃飯時，大家走散了，房間裏頓呈寂靜，孩子是感覺得到的。不久，我們在樓下聽得她哭了；哭聲急躁而宏大。我匆匆地跑上去，在樓梯上便聽得她已住了哭聲，走到床前，她看見了我卻又笑了。

十九日

昨天下午恩哥忽患兩腮腫痛發熱，到晚上八時，上唇突腫，大哭不止。我和祖母都因他這病來得突兀而起恐懼。但在晚上，在這地方，出去就醫和請醫生到家都很不便。我又不願造次的去驚動許多人，只是想方法使他安靜的睡着；但他不時驚跳和囁語，還雜着哭鬧。我猜想到他內部的熱度一定很高。因為祖母再三的敦促，便叫娘姨去請了彥的友人葉胡兩先生來，想聽聽他們的主張。據他們兩位說：恩哥的神智很清楚，熱度不算怎麼高，決不致有危險。他們來時恩哥已醒了，比睡覺時的確安靜得多。給敷上一些消炎膏，局部的熱和痛都似乎減退了，十二點鐘以後漸入安靜，我便擔憂的等待這夜的過去。

今早恩哥的熱雖退了。但上唇及兩腮的腫仍不消。我於是決定帶他到上海紅十字會醫院去醫治。因為匆忙之故，將每日給孩子洗換的工作交給娘姨。回來

了，祖母告訴我說孩子不要娘姨洗換，直哭到換好了以後許久還在抽噎。她本來是歡喜換洗，給解開包布便手舞足蹈地笑的，爲什麼娘姨換洗就不歡喜了呢？

恩哥的病，醫云俗名「疥腮」係傳染病，須與姊妹隔離。有什麼法子好想呢，恩哥需要我看護，孩子要吃奶！

在醫院的小兒診斷室的牆上，掛着一張嬰兒長度和重量的標準表，當時沒時間抄下來，僅記得五個月的女孩的重量是十四磅，長度是三·六公尺。我推算一下，孩子的體格是能合這個標準的。

二十日

我因爲忙於照顧恩哥，抱孩子的時候少了。甚至夜裏讓她一個人睡一頭，僅在餵奶的時候走過去；但她似乎覺得了，夜裏不時醒來細聲的哼着，我過去拍拍唱唱又睡熟了。

爲了兩個孩子接連的生病，白天過於忙碌，夜裏得不着好睡，我感到了極度的疲倦；但是望着兩副黃了而且瘦了的面孔，我又覺得對於孩子們所耗的精力是徒然的：兩個孩子都是這樣的不強健，沒有抵抗力，禁不起疾病的體格，還敢朝着別的希望着麼！做母親是艱苦的，須有極大的忍耐力，前代的母親已經告訴我了；可是我不相信定命論，因此我常感到我不能克服自己去展開事實和理想的矛盾，跨過許多的艱難，對孩子們的愛，將成爲空虛的夢想！

二十二日

孩子開始對環境注意了：昨天午飯時，祖母抱她到樓下廳堂裏，她用奇異的目光向房子的上下四週張望，過一會便哭起來。

今天我特抱她到祖母房間裏去坐了許久。大家都在那兒，但她並不注意人們；起初她只對着窗子望望，隨後看那近窗的桌子和上面懸着的電燈，轉過頭來

看了一會兒眠床，目光又移到箱子上去，每一樣東西，她總是那末凝神的注視着。黃昏時，沒有風，孩子們都在街堂裏玩，我抱着孩子走出去，她第一次看到了這許多人，來去的從身邊走過，她的眼睛好像應接不暇，不時的眨眄。她又擡頭去望着天空，不知被什麼刺激了眼睛，迅速地又低下頭來。

二十四日

孩子要人去抱她的姿勢，現在已完全知道做了。想吃奶時，一看見我便伸過手來，彎着腰，眼睛釘住我嘴裏 ha ha……地哼着。我一抱過來便高興地笑了。自從前天抱到大門外去玩過一次，她現在一到廳堂裏便朝着大門那邊望，有時叫着，想要出去。

二十七日

陳君來了，和我談了許多關於孩子們的問題，我們感到物質和精力兩方面不能使孩子們舒適和合理的生長，陳君是對小學教育有研究的，他在南洋做過幾年小學校長，他告訴我一些異地的兒童們的資質和習性，很有趣味。在南洋生長的小孩多半體格強健，他的大孩子是那兒生長的，還只五歲，看上去好像七歲模樣。大約受自然環境的影響所致。午後，我抱着孩子坐到桌子前，我拿着一本書來看，剛揭開封面，便被孩子一手抓住，且往口裏送，這是第一次發現她這樣子做。

二十九日

我到上海去了半天，孩子餓了哭了，許久不肯停止，娘姨抱她到隔壁人家去玩，她到處望了一刻，像尋找什麼似的，接着又大哭起來。抱回來後，祖母給她一片餅乾，她吃時不忍釋手，一掉落便哭，這是開頭一次孩子吃硬的東西。

三十一日

彥回信說：他要買的口琴不必買了，省下錢來給孩子買一輛籐車。并囑我買一冊陳鶴琴編的兒童心理之研究來參閱。

孩子的發音變得較為複雜了；有時像「阿姆」「阿爸」地叫着。

第六個月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

平常當我們吃飯的時候，麗莎是留在樓上，不曾抱她和我們一塊，她從來沒有看見過家人圍坐在一桌吃飯的。今天爲了曬太陽，把她的籐車移到了廳裏，開飯時，她坐在車裏望着娘姨把菜一碗一碗的擺在桌上，她便像看見了什麼新奇的東西似的非常注意了，朝着桌上不停地叫着，等到大家坐上去吃，她便一面伸着手想抓，一面哭鬧着想不坐了。娘姨抱着她走開去，她愈加哭起來，我知道她是要坐到桌子旁邊來，可是恐怕因此弄成她貪吃的習慣，不想去抱她。但祖母過意不去，抱她坐在懷裏，她果然高興了。起初她只望着大家吃，後來她便湊過嘴唇到祖母的飯碗邊去，最後她用手來搶碗和筷子了。我叫娘姨拿一個玩具來逗她，

抱她，她全不注意地躲到祖母懷中去，要是勉強地拉她，她便兩手用力地抓住桌沿，大聲叫着，表示不願意，祖母說麗莎是嗅到飯的香甜味想吃了。但我以為她這樣固執是對於吃飯這事感到新奇的興趣的原故。

下午麗莎看見大家吃餅干，喝着茶，她又像看見了大家吃飯一樣的伸着手叫着，表示她也要參加進來。祖母將手裏的餅干遞過去，她便握住祖母的手往嘴裏送，吱吱……地像吸奶似的吮着餅干，她這些動作很自然而又敏捷，顯然她是在午飯時學得的經驗。

三日

因為麗莎愛熱鬧，不肯獨自或僅只娘姨陪着她在樓上，所以當我們吃飯時，不是抱着她便是放在籐車裏，一同在廳裏，她如我始料所及的定要在我們吃飯時坐到桌旁來，遠遠的看見了便彎着腰，兩手揮動地向桌子方面撲過來，同時嘴

裏叫着哼着，隨便抱她到那裏，她都是哭鬧不止。現在我索性抱着她吃飯了；我以為她是好奇的原故，要是習見了，她會覺得平常而不如此固執了。

現在麗莎不大有吮吸牛奶瓶上的橡皮頭，反而喜歡用杯子喝或是調羹餵了。有時候，她會自己用手來抓着匙柄或杯邊往嘴裏送，緊緊地捏住像怕跌落似的。

我近來疲勞過度，身體常覺不適，奶也少了，所以麗莎不見得怎樣胖起來，我想假使這時不能使她發胖，以後便只會長骨格，不會怎樣胖了。彥回信總囑我多吃東西，他那裏知道我常傷風不能吃，而且受着胃病的牽制，實在也吃不了多少東西。

五日

想訓導着麗莎的手的活動發展到玩具那面去，我每天拿這樣那樣玩具排在她面前，她雖然喜歡去抓，但是抓不牢，而且抓的時候，像是本能的動作一

般，就那麼隨時抓起來隨又鬆開手讓牠掉落，得和失在她全沒感覺。同時我想引起她的眼睛的注意，拿着那些玩具在她眼前幌動，她也像是不大感到興味似的，只對着笑笑或跳動，不一定要去抓到手裏，拿開了也不要緊。但今天我把一個新買來的大的洋囡囡拿到她面前，她的表情比較不同了：開始她用手去摸牠，同時頭急急地搖動，非常興奮，最初沒有作聲，也沒有笑容，只把牠推開又拉攏，許久，忽然大聲地叫着，而且笑着，現出得意的神情。這還是頭一次，她的眼和手，注意力聯繫在一樣東西上面，有這樣一致的意識。

七日

現在麗莎見了生客，不似以前那麼驚惶了。今天來的一位家鄉友人，是她從來不曾看見過的，而且說話又粗聲。她睡醒了之後，娘娘抱她到我這裏吃奶，我以爲她一定要看見這個客人，只要聽到他的談話就會哭的，但是出於我想像之

外的她不僅不哭，還特地朝他望了一刻之後，突然……大聲的對着那客人叫起來，彷彿她在和他打招呼。

晚飯後，恩哥在床上做着遊戲，麗莎在旁邊看了很快樂，跟着舞動着手，大聲地笑出來，平時她沒有這樣注意過恩哥的動作。

一到晚上，麗莎便哭着要我，哭時眼睛到處張望，沒有我，她怎樣也睡不長久，不時醒來哭着；只要我抱着她，她要睡了便面貼着我靜靜地，慢慢地睡熟去。因為這樣，任憑怎樣重要的事，我也不願費去這晚上的時間，離開我的孩子。

近來麗莎很少說話，逗她許久，她也只輕微地哼兩三聲；可是笑的時候特別多了。她的這種笑，不似前時那麼呆滯，時有不同的表情。譬如：有人突然向她叫着，「麗莎」麗莎她好像領會是她，隨即報以一笑，是溫靜地，和樂地笑。若是逼近她逗着她，她便笑着避開去，那是怕羞地，勉強地笑。她看見什麼事

情，高興地自發的笑出來的，是活潑地快樂地笑。

十日

真的這已經成了習慣了：我們吃飯時不抱麗莎坐到桌旁來，她便會哭得很兇，怎樣也難止住。我原來想着她也許會因多做而改變她的固執的脾氣，卻不料反而養成她難於矯正的習慣了，這不能不說是我的過錯。現在我決定用方法來改正牠：我甯可後一些時間吃飯，大家吃飯時，我便抱着她到另外一間房子裏去，給她看圖畫或聽口琴；只有我抱開她才行，別人抱她，她是不會肯的。

這幾天，我常拿那個大的洋囡囡給麗莎，想看出她對牠的意識的進展。她現在態度比較活潑自如些了，看見了牠便撲過身子，兩手摸索着，搖着頭，眼睛眨眨眼地望着，無聲地，像貓玩線球般地捉弄牠。若是當興致還好的時候拿開去，她會嘴裏輕聲地哼着，側轉着頭尋找。

麗莎走動的地方多，環境變闊了，便很難依着大人的意思把她「置了」。從前她可以獨自躺在床上玩手或自己哼唱着，很安靜的；現在就不行了，她一醒了便哭着要抱起來，從前抱着她坐着，許久她是靜靜的；現在她會或覺得不耐煩而哭鬧，甚至抱着她在房子裏踱也不滿意，要是房裏人少的話。我覺得她的性情一天一天在變得急躁而活動了。但這不一定是壞處，刺激多了，她的反應複雜了，她的智慧不是也一天一天在增進麼？

我抱着麗莎坐着，祖母從旁邊走過，她便彎着身子就她，嘴裏哼着表示要抱，祖母抱了她，我立起讓椅子給祖母坐着，她又反過來要我抱了。我猜想她是要立着的人抱，於是我試着，仍舊坐下去，伸過手去接她，她果然避開不要我了。

十二日

麗莎雖說近來那種 ng ng ao ao……說話的時候少了，但她顯然又在進步到

另外的發音階段了：我覺得她每在靜默了許久之後，無端的發出強大的曳長的 e 的聲音，拚命地用着力，像是掙扎出來的一樣。

不知在什麼時候，麗莎知道了杯子是喝水用的。她如口渴了，看見了杯子便 e——e——地叫着，朝牠望着，拿杯子倒些開水給她，她便立刻咯落，咯落……喝起來。

今天麗莎時有輕微的咳嗽，沒有痰，也不發熱，鼻涕特別的多。大約睡在車子裏，車子放在天井裏着了風了。她一向睡在房子裏慣了的，睡在露天底下容易感冒。這完全是沒有習慣，缺少抵抗力。我想以後應當常在好天氣推着她到外邊去走走，鍛鍊她的身體。

晚間，恩哥從樓梯上跌落，右眼角受了傷，很痛。叫人到胡先生學校裏要一些碘酒給擦上，他哭了一會睡着了。隨後胡先生來看他。因此他談到了怎樣做母親的問題上去。胡先生說他覺得前代的母親們要比現代的母親們有忍耐性。因為

前者的人生觀是狹窄的，差不多全在孩子們身上；而後者爲了環境與時代的關係常不願犧牲一切去爲孩子們。我很同意這些話；可是我以爲我們不能忘恩於前代母親們的忍受艱苦的愛，更應同情現代母親們的在動亂的時代與不安定的社會裏，爲了理想與現實的衝突的矛盾生活而掙扎的苦痛。他還問到了我對於孩子們的理想。我說我只希望訓導孩子們成爲一個實際的合理的人，等到他們自己有了理想去完成自己的人格。

十四日

麗莎的手，現在很會玩弄東西了。每當預備去抓東西之先，她一拍一拍的打過去，等觸到了再抓，抓到了以後便舉着提着顛倒地玩弄，很純熟自如了。

晚飯後，祖母抱着麗莎坐在廳裏，我從外面走回來，她一看見我便朝着我哭，我稍走近她面前幾步便笑。我故意藏到屏後去，她的頭轉來轉去看不見我，

很傷心地哭起來，我沉重地踏着地板走出來，她一瞥見我便已改哭爲笑了。我又故意隱進去，她彷彿知道了我在的地方，又知道了我是立刻會出來的，她只伸長着頭頸儘朝這邊望，不哭了。

晚上，爲麗莎做了一個小墊子和枕頭，預備她坐車用的。明天天氣要能像今天這麼和暖，便要推着她到馬路上去走去。

十六日

昨天，天氣非常溫暖。麗莎坐在車子裏，我推着她出了弄堂，循着馬路南端，繞着立達學園，中山小學，兜了一個圈子。剛出大門，便有許多孩子擁着圍攏來，叫着跳着非常熱鬧，麗莎起初幾乎嚇得哭出來，但怔住了一會兒便平靜而歡樂了。到馬路上，我把她平放着，頭朝着我躺下來，我緩緩地推動着車子，她不時仰望着天空又望着我，無聲地微笑地。回到家裏時，已經睡得很熟了。

午後，麗莎睡醒了，我坐在她旁邊，她閒適地向着我說話，嘴裏 ch ch ……的響着。我逗着她，她又作了許多不同的聲音，但都是輕婉的含糊的形容不出來；停了一刻，她忽地變爲強大的叫聲，而且現着不耐煩的神色，我抱她起來才又和平了。隨後她又 gu……gu……吐着口水，作聲。沉默了許久以後，這是她第一次的新聲。

十八日

上午叫剪髮匠來家，給麗莎剪髮，她很溫順地坐在我的懷裏，很快的便全部剪光了，只頭頂中心留了稍長二三分的頭髮，保護「天門」這是她出世後第一次剪髮。她的面孔現得更圓，更大，更白。

麗莎的活動從許多方面可看出牠的進展，最明顯的：（一）不喜歡在樓上，抱到樓梯口，頭總是朝下望着，彎着腰，手舞腳踏地叫着；（二）在樓下廳堂裏

聽到外面有小孩們叫鬧的聲音，便朝着那方叫或笑；（三）坐在車裏，有人走過便叫，同時身子搖擺地動，想人去給她推車。

午後，我從外面買了一根三尺多長的甘蔗回來，走進廳堂，祖母正抱着麗莎坐在那裏，看見我手裏的甘蔗，伸手來接，我放平了遞給她，她兩手同時來抓，怎樣也握不牢，我一鬆手便掉落了。

二十日

昨天上午麗莎又發微熱，流鼻涕，睡不安。給換上新棉衣褲，稍微出了一點汗。

今天仍有點熱，有鼻涕，而且不時的咳嗽，這樣容易傷風，真可慮。

麗莎又變得喜歡說話了，向人總是 a u a u …… 輕緩而圓潤地叫着，但有什麼要求，便是大聲地 e — e — 地叫起來；睡睡了以後，常 a o a o …… 曼

聲地像叫喚似地叫着：把洋囡囡拿給她玩；她沒有伸手去摸撫之先，便 *chi chi* *sen au*……各種的聲音都有了。可是若故意去引逗她，她反而沉默了，彷彿她不懂得回答我們，只是自然的發洩罷了。

最近雇一十五歲女孩子，名字叫來英，專領恩哥玩，有時抱抱麗莎，但麗莎只向她笑笑，怎樣也不要她抱。

午後我抱着麗莎在樓上窗前立着，恩哥放學回來，走進大門，便大聲叫我，麗莎知道了這聲音是從樓下來的，立刻俯下頭朝窗外下面望着。不久我又特地抱她到樓下天井裏，祖母在樓上窗口叫她，她很快地抬起頭望着上面，笑了。

二十二日

上午陪一個朋友到上海去醫病，回家來，據說麗莎已吃過隔壁陳太太的奶了。起初她不要陳太太抱，後來把奶湊到她嘴邊，她卻吮着吸。

麗莎無意地常是那麼 *ca ca*……作聲，這是前月就知道了的，可沒現在這麼清晰。

午飯後祖母抱着麗莎，一邊在吃橘子，麗莎望了許久，突然抓着祖母的手放到嘴裏，而且用力地吮着，不肯放鬆。從前她那種看着我們吃飯要坐到桌旁的習慣，本已給我矯正了的，有許久她不會像今天這樣看着人家吃東西抓着來吃。

麗莎的叫聲表示的是兩種感情，一是不如意，一是一要求。今晚上便是個好例。來英抱着她在房子裏，祖母走過來了，她便大聲叫着，兩手推開來英，祖母把她抱了，她還呆呆地望着來英，可是不叫了。隨後看見我喝水，她又大聲 *e*——
——
地叫，我把杯湊到她唇邊，便伸長頭頸來喝。

二十四日

麗莎傷風沒有好，昨晚給吃葱白湯，今天鼻涕少了。熱度降低了，可是咳嗽

轉劇，汪夫人說應當早給她醫治，久了恐成肺炎。葉先生也說她近日瘦而且黃，病久了身體愈加虛弱，可慮。我不是不知道這些，一半因為手裏沒有錢，一半又因天氣連日陰雨，很難出去。

前次陪友人到紅十字會醫院，知道該院新近設立了小孩保健科，初生到十二歲的小孩，加入該科，可常至該院免費檢查身體，並優待醫治，及時注射防疫針，並擬開辦母親班，專訓練做母親的怎樣保護小孩。要是真能照那章程所訂的計劃做去，我相信許多母親和孩子們將得到不少實惠。可惜我住的地方距離該院過遠，往返不便，不然我就將兩個孩子去加入了。

二十六日

麗莎夜裏咳嗽正劇，不能安睡，日裏比較好些，睡得很好。天仍下雨，還是不能帶她到上海去就醫。祖母叫我買枇杷膏給她吃，但我以為不如吃蜂蜜。立達

學園就有很好的出產，我便叫人去買了一瓶來。

午後我冒着雨到上海去領稿費，五時回來，祖母說，又已抱麗莎到陳太太那兒去吃奶，她可不像前次那麼隨便吃了。最初抱她進陳家後門，便開始哭了，看見了陳太太愈加哭得厲害，幾次把奶頭湊近她，她都掉轉頭避開，不吃只是哭。抱回來了，見了祖母還傷心地哭着，嘴裏像訴苦似的訴說着，一星期以前吃過了的，爲什麼現在便這樣的固執呢？我原不想孩子隨便地去吃別人的奶，而且她在傷風。

二十八日

麗莎的咳嗽，也許是吃了一些白蜜便已好了許多。可是夜裏她仍不時醒來。動着，不給她奶她也並不要吃。我摸摸她的尿布濕了，知道她是因小便醒來的，給換了尿布，不一會便睡熟了。

午後，我要睡覺。麗莎給英抱了，恩哥他們都已到學校裏去了，房子裏沒有旁的人，我躺在床上，看着她沒聲音沉靜地坐着，眼睛睜大的向四處瞭望，現得很沒與感的神氣，我故意咳兩聲，頭伸出來，她朝我望了一下便大聲叫着，笑着跳起來，那樣子真高興。

三十日

晚間，胡先生來了，我們正在吃晚飯，麗莎坐在車子裏，胡先生走近去逗她，她只張大着眼睛，上唇咬着下唇望着他，許久不笑也不動，胡先生開玩笑的說，這孩子看來很靜，將來許是詩人，最好把她放到鄉村裏大自然中去養大，他的意思是以爲都市生活將毀滅孩子們的天真和性靈。但我們的孩子是跟着我們流浪的生活長大的，恩哥從生出到現在便已到過了不少地方，他的說話因爲不能在某一個地方得到相當時期的學習，到現在還是「南腔北調」的說不好，我們幾時能

使孩子們在自然的懷抱裏平靜的度過些時候呢，再過幾天，我們還會離開這半鄉村的江灣移居到上海去呢。

第七個月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日

昨天我和祖母整天的忙着檢點家具，預備搬家，恩哥也在中間奔來奔去瞎忙，麗莎似乎感到了環境的變動，不管抱着她到那個房子裏，她都很注意地張望着，顯得奇異的神情。

今天絕早，麗莎還在熟睡中，我們便把房裏一切的東西搬到樓下去，只剩了她睡的那個床，連帳子也拆下來了。平常她早上醒來，總是高興的，很少啼哭。但今天張開了眼睛以後，向房裏各處望了一會，便大哭起來，彷彿到了陌生的地方一樣，我和祖母都在旁邊說着話，她卻不會注意到，只顧哭，害怕地昂起頭來。祖母到床沿坐着，抱起她來便說：「寶寶真捨不得這屋子哪！」

不久，叫了搬場車來裝好了家具以後，我們也同時啓程，祖母抱着恩哥，我抱着麗莎，走到弄堂口外去坐車，汽車的機子剛撥動，麗莎即刻被那軋軋的聲音驚得哭，頭鑽到我懷裏尋躲避的樣子。我只得解開衣服，讓她吮着奶子，使她安靜。這不會見過世面的小兔子兒，住到上海以後，如何生活呢？上海的房子，很少不聽見汽車的聲音的。

車走過最熱鬧的馬路，我特地將麗莎的頭朝着車窗外，一面指點着和她說話，想使她因熟識而減少驚恐的情緒。起初她不肯轉過頭去，只是伏在我的懷裏，祖母和恩哥同時也叫她逗她，她纔抬起頭來，眼睛還是不朝街上看。偶然一兩聲車上的汽笛嗚嗚的叫着，她只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我們，卻不再哭了。

到了新搬進的屋裏，她反而不現驚恐的樣子，她開始用奇異的眼光注視着這裏那裏，有時很靜地聽着外面的各種聲音，呆子似的不動也不作聲。我住的一間樓房，靠南開窗，還有一扇門通到平台，平台的窗子，就臨着馬路。這段路上的

電車最多，汽車也多，所以房子裏覺得很鬧。我的房後面一間，是祖母住着，再後便是一個小小的娘姨住的房。總共就是這麼樓上三間，和一個長的平台。樓下是開店的，前面便是馬路，後門走弄堂出進，但是僻得很。除了樓上，孩子們簡直沒有地方可走。比起在江灣，是有天壤之別了。

我最初以為麗莎從冷靜的江灣搬到這裏來，以她那麼小的胆量，將受不了這煩鬧的市聲的驚擾。現在事實證明了我那種憂慮是多餘的，只兩天，她似乎已習慣了。因為房子狹小，沒有地方可走，大家多半坐到平台裏去，或是站到窗子前去看街，麗莎初抱到窗前的時候，她的眼睛不敢朝下望。頭總是靠到我的肩上，緊緊地抓住我，像怕掉下去似的。可是她看見了恩哥和祖母站在那裏說笑，她伸着手叫着，表示要到他們那裏去，祖母抱着她，嘴裏做着噓噓，嗚嗚，各種車聲引逗她，每當車子走過的時候。這樣，她很快的注意到了那車聲，隨即用眼睛去看了。今天午後窗下有救火車走過，警笛和汽笛齊鳴，那聲音特別強銳刺耳，我

掩住了她的兩耳，恐怕她受驚，但她看見恩哥奔到平台裏去了，她也忙着要往那邊去。抱到窗前，她竟高興的跳着笑起來了。

兩三天來，麗莎吃奶的時候，常喜歡用力咬住奶頭，甚至咬得我很痛，還不放鬆，想必她要出牙了。

我們吃饅頭，麗莎在旁邊叫着想要，祖母給了她一點兒，她很快就咽落了，隨又伸過手來，祖母又給她，這樣有好幾次了，我以為她消化不良，大便不按時，不想給她雜食，要祖母停止，但她哭着要吃，抱開了，還朝那邊叫着。

六日

現在麗莎在房子裏也會注意街上的聲音了，當房子裏很靜寂，她獨自坐在車子裏的時候，忽然傳來的汽笛聲或隆隆的機輪聲，她立刻轉過頭朝向平台的門，同時手揮動一下，表示她聽到了什麼聲音了。因此，對於她的睡眠有些影響，有

兩次她被外面的聲音驚醒了，睡的時間比從前短了。我把她的搖車推到祖母房子裏，她果然睡得安靜而且長久些。

麗莎的牙齒還看不出一點痕跡，可是她不僅好用牙齦咬奶頭，不管是什麼東西，一抓到手便送往口裏，用力咬着，用手去撕扯，好像貓兒玩紙球一樣。

恩哥沒有地方可走，除了到平台上的窗口去看街，便是在房子裏玩。這在麗莎却是好的：在江灣住的時候，恩哥大半天在幼稚園裏，散了學也是找附近的小朋友去玩，很少和麗莎在一塊兒。麗莎每當恩哥在家，總是現得特別快樂。恩哥不在的時候，她便鬧着要抱到樓下或門外去。現在他可以整天和恩哥在一塊，看着恩哥這樣那樣玩，她也跳着叫着應和着她，坐在車子裏，許久不需要人去抱。

八日

來英喜歡看街，她一抱着麗莎便立到平台窗口去張望。我一則擔心她手不穩

，將麗莎滑下去，一則恐怕麗莎太受刺激了，神經受影響，禁止她常抱到平台上去。至於樓下，我更不許她們去。因此她抱着麗莎，總是呆呆地站着或坐着，她又不好作聲，動作也很遲滯。麗莎近來好活動，便不大要她抱了。上午麗莎在我懷裏吃奶，不時伸出頭來看着別處，來英在旁，我以爲麗莎吃飽了，便推給來英去抱，她等來英伸手來接時，很快地躲到我懷裏，等一會又伸出頭來，扁着嘴向來英笑，幾次的逗來英，卻不要她抱，我強硬地交給來英以後，她便哭起來了。

天氣不怎麼暖，麗莎衣服又穿得并不多，老是在吃奶的時候出汗，想係奶少，用力吮吸的原故。昨天周太太來了還談到了孩子的營養問題，她主張給麗莎吃些米飯或蔬菜之類，吃慣了，奶缺乏時，她能隨便吃東西，不致因沒奶吃消瘦下去。祖母說是太早了，應當想法使奶子增多。她說平常小孩總是吃奶到三四歲。我想奶的確不夠吃了，也只好搭牛奶粉，比較容易消化。

十一日

三天沒有寫日記了，生活是這樣的煩雜，使我沒有一刻安閒，不能靜下來拿一拿筆。自從搬到上海來，因為房子太近馬路，整天的車聲市聲，頭腦昏沉沉的。爲了彥那裏郵局寄錢困難，搬家費了預算之外的錢，不得不奔走設法。這兩天彥的姊夫和姊姊外甥都來了，要陪着他們去買東西，愈加忙碌得不能開交。我非常憂懼，生活將打斷了我的計劃的工作。

把孩子們放到大都市裏來是不合宜的，刺激太多了。麗莎近來顯然不大安靜了。睡不長久，喜歡抱着走，不願意靜坐，有時沉悶得久了，忽然大聲叫出來，現着不耐煩的神色。這兩天家裏突然增加了許多人，更使得她興奮。雖然她笑着跳着叫着的時候多，但我覺得這并不是於她有益的，因為她被刺激引誘着，多半是勉強的。恐怕她的性情會因此變得急躁，我常留心地抱着她到清靜一點，比較人少些的房間裏。

今天麗莎又有些不滿意，時刻哭着要我抱，還流鼻涕，像又是感冒了。真不

知道怎麼這樣容易傷風。以後我要特別注意鍛鍊她的身體才成。

晚上，麗莎正哭着找我抱，恩哥拿着一個麵粉捏成的人在那裏玩，被她看見了，即刻停止了哭聲，伸手去拿，嘴裏嘻嘻哈哈……地像說話又像笑，恩哥不給她，她便跳着大聲叫起來。

十三日

麗莎這幾天喜歡玩東西了。一樣東西玩得很久，不忍釋手，掉落或拿開了，她便哭，可是在玩某樣東西時，又看見了新奇的便又要。每抓到一件什麼，總是先向嘴裏塞。今天早上卻很有趣：她很早就醒了，獨自哼唱着，不作聲時，兩手便放到嘴裏去吮着吃，恩哥把她的手拿出來，同時給他一張畫報，她抓到手上最初是舉起來看，因為那上面色彩很濃，使她注目。隨後往嘴裏送。我把她奪開，她頓時漲紅了面孔要哭，我覺得不應當強搶，應拿另外一件東西給她換，但因為

睡在床上，一時沒有可給她玩的東西，只得又給了她，不過隨時阻止她拿到嘴邊去。她幾次往嘴裏送不成功，便改爲用力的撕扯得粉碎，捏着細小的紙片，仍往嘴裏送，我搶去了她手裏的，她跑去抓落在被褥上的，待我把床上的通通檢去了，她翻來覆去的尋找，在被褥上空抓了幾下，看着手，望望床上便又啼哭，直到我起來抱着她才停止。

恩哥從祖母的床下網籃裏翻出一個銅鈴來，叮叮叮叮地搖到麗莎面前，麗莎伸手去要，他便將頂端遞給她，她用兩個指頭捏着僅三分長的頂子（係穿鐵絲用的）能提得高高的，還搖動了幾下。這鈴約有半斤重，她能這樣的捏着，牢牢地不掉下來，可以證明她的手力和活動力了。

十五日

周先生和他的太太常到我家裏來玩，麗莎到現在看見了周先生還害怕地躲

避，若是逗她還大聲哭泣，但對於他的太太卻已熟了，雖也不要她抱，可是不避開她而且有時向她笑。我覺得麗莎有些容易和女人親近，特別怕男人的習慣。對於汪先生和汪太太也是這樣的。

我每次從外面回來，麗莎看見了我，總是哭着要抱，抱到懷裏她便啾啾唧唧地，眼睛望住我的面孔，像訴說似的。今天她卻有些不同了，不是望着我啾而是向祖母這樣做，在我抱了她以後。祖母領會了她的意思，向我說：「快給奶奶寶吃，寶寶餓啦！」她便也轉過頭來望我，等了一會兒，我還沒有解開衣服，她又向祖母哼着。直到我給她吃奶，她才停止。祖母告訴我，當我出去久了，麗莎哭着尋我的時候，她常叫着「姆媽，快回來，寶寶餓啦！」她便停住哭聲諦聽，過一會兒知道我還沒來便再哭。現在是表示要求祖母給她說要奶吃。她有些領會大人的語言動作了吧？

幾天來，麗莎因為咳嗽得厲害，面色現得黃瘦，精神萎弱，不大愛說笑。但

晚間我抱着她和祖母姑母她們在說話的時候，她忽然特別高興起來，不住地向着我們 a——è——i——……叫着，嘴唇嚙動着，舌尖兒一伸一縮地像要說話而又說不出的樣子。姑母逗着她，她就很快地靠到我的懷裏，羞澀地眯着眼笑。

從來麗莎吃奶粉，多半是我不在家，祖母喂給她吃的。現在她已成習慣了，好像是只有祖母喂吃，感覺到特別舒適似的，每次來英，娘姨或竟是我自己喂她吃奶粉的時候，要不看見祖母才安靜地吃，看見了祖母便哭鬧着推開去，眼睛望着祖母，祖母來喂她，才又好好地吃下去。

十七日

昨晚麗莎咳嗽至於吐奶，今天特爲買了一些化橘皮和冰糖，周太太又給了我一點伏薑，預備蒸水給她喝，這是化痰去寒的，是我家鄉常用的方子，周太太不主張小孩入醫院，以爲西藥治咳嗽，效力很小。我也因爲恩哥的咳嗽屢次到醫院

醫治，許久不愈，所以不給麗莎到醫院去。但是下午到汪家去，和她們談起麗莎的病，汪太太却另有見解。她說恐是熱咳，伏薑吃不得，而且她以為久咳不宜，要是這單方吃了不見效，還是找醫生看的好些。回家後，就煮了一些橘皮冰糖水，去了伏薑不用，費了許多氣力，勉強地喂進了三四茶匙，其餘都吐了。

麗莎在江灣住的時候，曾因為我不在家，娘姨抱她到間壁陳太太那裏吃過一次奶，以後便怎樣也不肯吃人家的奶了。祖母和她這樣親密的人，她都是一樣；昨天當祖母揩身的時候她望着祖母笑，祖母便走近來將奶頭湊近她嘴邊，她的頭掉來掉去地不睬她。勉強塞到她嘴裏她也只輕輕銜着不吮。今天祖母抱着她，又解開衣服逗她：「吃奶奶！」她轉過頭來不吮也不銜，望着我只是笑。

十九日

昨夜麗莎不時被咳嗽擾着沒有好好的睡覺，早上雖起床遲些，精神仍顯得非

常疲乏，一上午都是我抱着，眼睛倦怠地望着前面，頭靠在我的懷裏。有一個時候，恩哥他們到樓下去了，房裏寂靜，她合着眼皮像是睡着了。忽然聽得恩哥拿了一張畫報，一面叫着走上來，她便霍地坐起來，睜着眼望着畫報，伸手去搶，恩哥不給她，她便一面撲到前面，一面哭叫。我給了她一支花的鋼筆桿，她抓了只揮動一下，便鬆手掉落了，仍舊去搶那畫報，掙扎得很費氣力。我便叫恩哥給了她，她抓來便撕，帶着得意的笑。她的疲乏的睡意完全給驅走了。

下午她同樣的爲一雙新穿上的鞋子興奮着。到醫院去看了病回來時，給買了一雙紅色的軟皮鞋，前端有一花結的。一穿上，她便彎着腰兩手不住去摸弄那一對花結，想抓到口裏吃，一而再再而三……不停地抓扯，甚至因用力過甚而咳嗽了。但她不厭倦，拿旁的東西，也引不開她的注意力，最後我脫下一隻給她拿了，玩了許久，直到要睡纔放過了。等她再醒來，我便藏過了那雙鞋子，但她仍望過幾次她的腳。

醫生說，麗莎的喉頭扁桃腺有些腫起，感冒不輕。這個孩子又是個易犯傷風咳嗽的，和她哥哥一樣，真使人焦急。

嬰孩常因為有什麼不舒服便特別對母親親熱些，麗莎今天的哭聲時有像「姆姆」的叫着，音韻低而長，很覺親熱可愛。

二十日

麗莎的眼睛，除了玩東西，我總覺得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四五尺以外一丈以內的遠近，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什麼人從她對面走來，只到那麼遠近的地方，她纔向着她表情，若是再遠或太貼近着她，她都不大理睬。

下午周先生和他太太來了，大家坐在房裏談話，麗莎朝着周先生只是大聲地叫，甚至跳起來了，我們都覺得奇怪，平常她是最怕他的。後來當周先生放下錢袋子，拿茶喝的時候，麗莎兩手撲過去想抓，我們纔知道她原來是想耍那錢袋

兒。周先生遞給她，她便羞怯地不敢接受，却又不肯放過，等他放到桌上，便自己伸手去抓，眼睛直望着周先生，剛要抓起來被周先生「啞」地一聲嚇住了，怔了半響便哭起來。

二十二日

早上，麗莎醒來了，我還在朦朧的睡意中，睜不開眼睛。她ā——ā——地叫了一陣沒人理，便開始自己掙扎的想爬起來，幾次只昂起了半截身子隨又倒下，終於又躺到我身旁了，她便來抓我的面孔，同時ā……ā……的叫，我不應她，她便移動着身子，將頭枕着我的頭，兩手抓我的鼻子和眼睛，我張開眼睛來，她便笑着拍我，好像發現了什麼奇異的東西。她從來是只注意幾尺遠近的地方，對於抱她的人的面孔，她就不會注意過。這恐怕是第一次。她很久望着我的面孔，同時用手撫摸。後來她起來以後，祖母抱着她，她使用手到祖母面孔上去

摸弄，給她發現了祖母耳上的環子，用力地抓着不肯鬆手，直到我去拿開她的手，她仍大聲叫着，想要摘下來玩。祖母說：這也是今天頭一次，從來沒有抓過的。我告訴她早上的事，并說恐怕以後她要常去抓，當心給她抓破耳朵。

初搬到上海時，麗莎很喜歡人抱她到窗口去看街。在江灣時，她便常鬧着要抱到大門外或衙堂外去，但現在抱到窗口，她不大喜歡朝下面看了，有時甚至轉過頭向房間裏叫着想離開那裏；她也不注意那些車聲和叫賣聲了。抱到街上去走，她反不表示高興，眼睛不敢望馬路那邊，好像是怕了那種過甚的聾鬧的刺激。

二十二日

早上汪太太來電話，她的小女孩生病了，是吐瀉兼發高熱。要我陪她們一道去紅十字會醫院，因為恩哥生病，我總是帶到那裏去醫，小兒科的醫生和看護比較熟悉。到她家裏看見她那女孩比前兩天瘦了黃了，精神萎靡，知道病得不輕。

到醫院找小兒科主任看察，據說近來流行吐瀉腸炎等症，該女孩病一時不能斷定，最好住院。於是她們便住在院裏了。我後來問了一下麗莎咳嗽久不愈的原因，醫生說恐係百日咳，要我明天帶她去看。

回到家時，麗莎正和恩哥在滾皮球玩，當球滾到她面前來了，她使用兩手同時去捉，捉到了便笑着望了別人，表示她的勝利。球滾開去了便 e——e——叫起來。她從來都是用一隻手的時候多，不會看見她兩隻手同時這樣靈活地玩東西。

二十四日

九點以前我便帶了麗莎到醫院去，掛了特別號，仍是昨天那個醫生，給她檢驗心，肺，喉，鼻，眼，耳，很仔細的。據云身體很好，發育尚合標準。不是患百日咳，惟喉頭扁桃腺腫大，易犯感冒。我覺得她的血色很缺乏，請醫生另外配了一瓶補血藥，但醫生囑我在最近須給她種牛痘，他說再遲下去天熱不好種了。

當醫生給她檢查的時候，她起初只是往我懷裏躲避，眼睛顯着畏怯的精神望住醫生，勉強地把她朝醫生那邊，她卻不哭，讓醫生給她檢查那麼久。這是出我意料之外的，她變得這樣地不怕生人了。

晚上恩哥因不高興，哭了起來，要睡的時候，一定要我抱着，麗莎在祖母的懷裏，看見了我抱恩哥，便哼唧地細聲的哭，同時伸過手，彎着腰向我。

二十五日

麗莎每天都是在七八點鐘的時候大便一次，今天例外的到十一點多鐘的時候還沒有。祖母猜疑吃了醫院裏的藥的原因。但我覺得治咳嗽的藥決不使便秘，至於另一種補血藥，普通都是通便的。周太太說或者是她因為吃了米湯，奶粉，比較濃厚的食物，大約要變成乾燥的了，不易解出。我最怕小孩發熱，所以對於她的便秘很担心，恐怕她內部有熱，上午特別給多喝些開水，到了十二點鐘以後，

我們正在吃飯，她卻解出不少，仍是那麼稀薄的和平時一樣，我纔放了心。

近來我常把麗莎放到床上，使她獨自躺着，自由地活動。今天當我睡午覺時，又照例的把她放到床裏邊。她手足不息地揮動，打擊嘴裏「eä……eä……」叫着，格外高興，忽然大聲地「e——e——」叫了一陣，自己便Ki Ki……地笑，身子仰着脚蹠得高高的差不多成了蜷曲的一團了，真是從未有過的頑皮的樣子。祖母走過來看見了，一面笑着，一面叫來英拿一根長的寬的布帶和秤來，將她縛起來稱，連衣服有廿磅上下。當懸掛在秤上的時候，她眼睛癡呆地望着，現得驚奇的神情，靜靜地讓人家搬弄。一解去帶子，便又活動嘻笑如前。

二十七日

麗莎兩手時刻要抓東西來玩，不然就兩手空着互相地搓揉，或嘴唇吮着指頭嘖嘖……作聲。她這樣地運用她的手，可是玩的時候，看得出牠還不怎麼靈活。

例如一個圓的球形，上面貼立着一個小洋囡囡的玩具，她遇到一手去抓圓的那一端抓不牢時，她并不知道用那一隻手來幫助。又如去一抓本書或一張大的報紙，她一手拖不動，也不知同時兩手齊來。只偶然一兩次像不自覺地兩手一同捧一個東西，或一手捏着一手去拉扯。可是對於別人的手的動作，她已懂得注意了。常見恩哥在面前跳躍，兩手舞動，她便也舉起她的手，眼睛望着，不知道要怎樣動纔好的樣子。最明顯的還是恩哥要搶她手裏的東西的時候，恩哥只走近她，伸過手去還不會接觸到她手裏的東西，她便大聲的叫，而且哭了出來，一面縮着手表示不肯。

給麗莎玩的那個璐璐製的球上面立着一個洋囡囡的玩具，買來還只三天，初拿回給她時，她是怎樣地歡喜，什麼都不要了，抓在手裏咬啦，扯啦，烤啦，只是不肯放手。現在似乎已厭倦了。看見恩哥拿着的積木，便先丟了手裏的洋囡囡，伸手向恩哥表示，不給她便惡聲地叫了。

二十九日

麗莎的咳嗽已好了，今天便決計帶到醫院去種痘。我是上午去的，到那裏纔知道改在下午種痘，同時小孩保健科檢查體格和注射防疫針。爲免往返麻煩，便耐性在那兒等，好在萊英也同去了，可以抱麗莎。午後，小兒診斷室先後來了不少的小孩，都是入了保健科的，醫院通知她們來檢查和注射的。我早就想給兩孩報入，趁這時間便去辦清了入科手續。隨後給她倆測量了體格。麗莎的體重是七、六七〇格蘭姆，身長是六三・〇生的米突，比醫院裏所定的標準，還超過少許。檢查了體格以後又給她注射防百日咳藥針。此針應注射三次每星期一次。最初我不願意，因恐麗莎種痘和注射同時，她將受不了那麼重大的痛苦，但醫生說是無妨，這時是小孩百日咳流行的時節，許多孩子們都是這樣同時種痘的。我害怕着那流行性的百日咳，便照行了。當醫生手裏的針刺進麗莎的腿上的時候，我

不敢看，我的心真也像被針刺了那麼疼痛，她倒還只哭了兩三聲便停住了，瞪着眼睛望着她周圍的人。隨後又給種痘，脫去上衣，在臂上用小刀刺劃着，出了一點血，她卻沒哭一聲。看起來她也是有恩哥那麼硬的性質的。恩哥種痘時比她還小，不會哭，注射時也不會哭。

麗莎的大便，到現在還是那麼稀薄，我問了醫生，他說是我的奶不好了，而且參用別的食物沒有一定分量和一定時間，使大便沒有定時，有時多，有時少，稀薄不化。

順便看了汪太太的孩子，已好了許多，有一個時候，熱度高到四十度零，泄瀉不止，真危險，現在大約不要緊了。可憐汪太太幾夜不會合眼，幾天不會好好地吃一頓飯，流着淚靜靜地守着。

三十一日

夜裏麗莎睡得不安靜，時時煩躁地哭，想係打了針和種了痘，身體內部起了反應，雖不發熱，可是她見了我們喝水便叫着想喝。我特做了一些橘子水給她喝，她只嘗到一點兒便皺着眉，扭轉頭，不願接受，只勉強地喂了兩茶匙。

現在規定每天給麗莎吃奶外，上午吃一次米湯，下午吃一次奶粉，每隔四點鐘一次，白天她有玩，有別人抱，這樣還可以過得去，夜裏便不成了，醒來便找奶吮着，并不一定因為餓了，只是一種壞習慣。

兩天來，她大約又是因為感覺不舒適，要我抱的時候多，哭聲帶着叫「啊姆」
「姆媽」。

晚間，恩哥坐在床上玩積木，麗莎也要坐到那裏去，還不曾抓到積木便 ha ha ……呼出粗氣，惟恐抓不着的樣子，抓到手了便得意地笑着向前打擊着床上那些沒有抓到的，這樣子不依靠一樣東西，能獨坐四五分鐘了。

第八個月

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

麗莎注射的反應很輕，第一次總算平靜地過去了。牛痘也發得很大，四週的紅腫輪層差不多有茶杯那麼大，我不敢揭開中間包紮的紗布來看，恐弄破水泡發生潰爛。她自己不息的要動她的手，放到床上便伏着想爬，兩臂用力掙扎，很難防護她的痘。

今天時刻聽得麗莎叫 da, da, da, da, da, da, ……這聲音很久沒有叫過了，近來常是 e——地高大的叫着。

從前麗莎要我抱她是叫或哭，現在她改變了那態度，看見我走來，先向我笑，笑聲裏帶着 hi, hi, ……的啾啾的聲音，我若是不理她，她纔哭。

看見我抱恩哥，她便着急叫得很急促，身子用力向我這邊掙脫，一面用手推開抱她的人。

三

下午又帶麗莎到醫院裏給打第二針。剛走進診斷室，她便伏在我的肩上，像要逃避的樣子，我把她放到那張小床上，伏着，解開褲子，她昂着頭回轉來望着我大哭，但也并不怎樣掙扎，醫生按住她的腿，一面叫着「乖啦乖啦」，她停止了哭聲諦聽，直到針刺進時纔又哭了兩三聲。我抱她起來，在房子裏踱着，醫生又走過來要看她的痘。她抬頭看見了醫生便又哭起來，她完全被痛苦的記憶喚起了驚懼。和打針一樣，醫生給她弄的時候她反而不大怕了。醫生說她的痘出得很好，不過我給她種得太遲，恐怕一顆要發得特別大，應當留心擦破了，會潰爛起來很麻煩。

晚上麗莎坐在床上，恩哥伏在桌上，各自靜靜地玩着。忽然麗莎被恩哥撥着算盤子兒的滴答滴答的響聲喚起了注意，抬頭望着聽了一會兒，知道是在那裏響，便叫着要抱過去，甚至哭起來了。到桌子旁邊，伸手奪取了恩哥的算盤，可是不知道要怎樣玩弄，輕輕撫摸了一下又望望恩哥，我叫恩哥撥動着子兒給她看，她樂得跳起來，又似乎害怕的樣子把手放到上面，仍不知道撥動。

五日

麗莎的痘瘡，四週紅腫的輪層變成了紫色，中間已告了疤，可說是正軌的出過了。第二次打針反應仍是很輕微的，可見她的身體不怎麼弱。只是大便不正常，前些時每天都是早上一次，昨今兩天又變得三四次，而且稀薄的像是腹瀉。不知是着了涼，還是吃得調節。

幾天來麗莎睡眠的時間特別減少了，白天雖上下午各睡一次，但爲時不到一

點鐘，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入睡，早上總是五六點鐘便醒了，夜裏還要醒幾次，總計起來，整天只睡得十一個鐘頭。我以為她這樣睡得太少了。並沒有什麼驚擾着她，不是因為天時驟然熱燥，便是出痘和打針的影響，身體感覺得不舒服，便睡不安靜。

麗莎的遊戲本能開始發達了，一天裏大半的時間都是在玩着。她只要抓着一樣東西，把她放在籐車裏，可以坐上兩三個鐘頭，除了要睡或是玩的東西掉了，她是不哭的。從前她抓了東西只知送往口裏吮着，現在雖也要吮，却還喜歡撕扯，喜歡敲擊了。再就是「喜新惡舊」。看見了一件新奇的東西，便丟了手裏的，去奪取新的。一件東西玩了幾天便厭了，不高興再玩了。前星期買來的小洋囀囀，現在給她，接到手便丟，要去抓恩哥新買的紅色台球。還有前兩天剛買來的金黃色的小電玉杯，最初她手舞足蹈地想抓，抓到手，笑着跳着地玩弄，現在也已厭倦了。她時常在找新的刺激。例如今天她坐在車裏，手裏拿一個綠的電木杯

在玩，我拿一串鑰匙去逗她，搖動起來發着叮叮哈哈的聲音，她立刻放棄了杯子來抓，我故意提得高高的，她抓不着便哭了。我放到她面前，我笑着把牠提起來。我怕她往口裏送，想奪過來，但她已注意到了那聲音，她不送到口邊去，只用兩手交換的提着，有時兩手同時去扯。一會兒，我接了那鑰匙仍給她杯子，她不要，急得哭了。我知道她是喜歡有聲音的東西，便將杯子在車沿上敲擊着，她果然就接受了，翻來覆去的搬動，隨後也在車沿上敲擊，自己得意地笑着。

麗莎不喜歡吃太甜了的東西，今天下午泡奶粉，恩哥給多放了糖，她吃了便吐出來了，後來給換過一杯，纔又吃下去。苦的東西，她更不要吃。爲了她大便不好，煮一點神糰給她喝，還只碰到舌尖便吐，扭轉頭大哭。恩哥小時不但喜歡吃甜的，苦的藥水他也很順從地喝着，從不拒絕。

六日

早上麗莎醒得更早了，四點多鐘的時候，天還沒亮，她就醒來了。要人說話，找東西玩，不願意靜靜地躺着。

麗莎好新奇的意識，在玩的時候特別明顯。今天她坐在車裏，恩哥拿兩樣東西擺到她面前去，一是路璐製的汽車，一是紙烟牌。她伸手抓了那張紙烟牌。我平日是不給紙的東西給她玩的，防她吃下去。汽車是這幾天常玩的。我拿起汽車給她換紙烟牌，她的手捏得緊緊的，閃到一邊，不肯給我。我一面遞給她那隻汽車，一面去奪她手上的紙烟牌，她急得哭了，不接受汽車，和我對搶紙烟牌。我只好給了她。

下午我陪着麗莎睡。她比平日特別睡得久些，差不多睡了三個鐘頭，大約她因打針和種痘所起的煩熱消退了，感覺疲倦想睡。

三點鐘以後，帶麗莎到紅十字會醫院去，打最後一次的針。走進診斷室，先將她睡到那床上去，醫生還不會來，只躺倒下去，她便哭起來。似乎這環境喚起

了她的痛苦的記憶了。

晚上，麗莎現得煩躁不安，頭和手心很熱，想係打了針的原因。

七日

昨夜麗莎整夜發熱，不時驚醒，嘴裏哼唧的唱着。沒有寒熱表，也不知道她的熱度究竟有多少高。幾次拿開水給她喝，她不願意接受，僅喝了五六口下去。今早熱仍不退，只稍輕鬆了些，面色顯得黃白，似乎瘦了許多。可憐的孩子，無故吃苦。

祖母告訴我說：麗莎知道怕羞，只要向她學着她常叫的 dā dā dā dā …… 她便低着頭避開。我便開始向她這樣學着，她果然會意地微笑着偏過頭去，過一會兒仍伸出頭來望望！我那是那麼做着她又很快地躲了。

九日

九日

想試探一下麗莎是不是會爬了，當她躺在床上的時候，拿一個紅色的台球在她旁邊滾來滾去，她開始是轉動着頭，用眼睛去追逐，過一會我將球停在她看得見抓不到的角落裏。她於是爲要抓那球而開始努力了。用力地伸長一隻手，抓不到；順勢翻過來仆臥着，昂着頭，伸長兩手，仍抓不到。她更掙扎：肚子緊貼着床褥，兩腳蹠得高高地一上一下地更換着，同時兩手向前作匍匐爬行的姿勢，因爲腳不知道着力，終於沒有動一動。

昨天夜裏麗莎雖仍發熱，到今早却已減退了許多，上午完全沒有熱，但到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她又漸漸地現得不舒適，又發熱了。

十日

夜裏麗莎睡得不安靜，到早晨熱仍沒退，頸上，手臂上生了許多小的紅粒，好像初起的水痘。我想恐怕是發熱引起來的，只要注射的反應過了，就自然會好的，除了多給喝開水，少給吃東西以外，不打算帶到醫院裏去。

她的精神卻是很好的，和平時一樣看見了什麼喜歡的東西便要抓來玩，而且脾氣現得非常躁急。將去抓什麼東西時先向着儘叫，到後來竟發出粗惡的聲音來。

麗莎現在真會玩了：上午給吃米湯時，用小小的調羹喂了兩三口，便不好好的咽落，用牙齦咬着調羹呼呼地吹着，聽着發出的水聲泡聲，自己高興地笑得了不得，兩手抓緊了調羹不肯放鬆。

麗莎不僅爬不動，而無依靠的獨坐仍只能維持四五分鐘久便倒下來，她的骨格比恩哥小時軟弱，恩哥是她這麼大時早就會爬會坐了。也許是抱得太多的原故。現在天時漸熱，衣服減少了，我想每天給練習練習。

十二日

今天麗莎獨自豎着可坐六分鐘了。爬呢，雖已知道兩腳縮着抵住床墊，可是仍不能推動身子向前。

現在麗莎是看見了紙頭就要抓，抓到手不一定往口裏送，彷彿她已覺得那撕扯的聲音的好聽，總是撕扯，直撕到粉碎，隨便你換一樣什麼東西，她都不要。

麗莎的熱度，這兩天來時高時低，面色黃瘦，所生的紅粒仍有增加，有些且變成了水泡。換衣時，發現牛痘周圍又紅腫了，大小約有直徑半寸的圓週，中央瘡口濃汁粘着，似已潰爛。本來早已告疤了的，想係發熱又帶發了。我覺得不能再讓牠爛下去，午後便又抱到醫院裏去，醫生說發熱是打針的反應，照例第三次的要比前兩次反應來得厲害。生紅粒是牛痘愈後必然的現象，痘瘡復發，是以上兩個原因，都不大要緊。

十三日

麗莎的氣性，看起來是很純和的，實際上她是有非常固執的個性，許多地方可以看出來：她要那樣東西時，怎樣掉換哄騙都不成功；她要到那個地方去一定要依從她，不然她哭着叫着，不易止住。

午後，她坐在籐車裏玩積木。周太太來坐了一刻，去時我和恩哥送到後房外，轉來時，祖母說，麗莎哭得很兇。我問她爲什麼哭，她說她從車篷的縫隙裏望見我們走了便哭，當我走來時還只踏進房門，麗莎爲車篷遮着，并不曾看見我，便已住了哭聲。我走到車前，看見她正朝着車篷的縫向門那邊望着。隨後我故意站到車篷那邊隱着，她轉過頭從縫隙裏望着我笑，并且用手指在那裏指畫。

十四日

每天把麗莎放到床中央，使她練習獨坐，到今天一星期，能坐上一刻鐘了。

因為奶少纔參用米湯和奶粉，前幾天她吃得還好。現在我不在家時她還肯吃，若是我在家，她便不肯吃，只是找我想奶吃，她已懂得向我放嬌了。她不是不喜歡吃別的東西，每次看見我們吃什麼，她總是在旁叫着，伸長兩手想抓。

夜裏麗莎醒來哭鬧，翻來翻去地轉動，不一定是因為要吃。我將奶湊近她，她掉過頭去！我隨即摸她的尿布，不濕，抱起來放了尿，放到床上仍又沉沉的睡着了。

十五日

早上，麗莎在我的懷抱裏，我們坐在籐車旁邊，恩哥正坐在車裏玩，麗莎伸手拉着車柄，起初是和恩哥玩笑，忽然她用力一拉，車給拉過來了。我想試試她的手力，把車推過去，她又拉回來，這樣子我推她拉，接連好幾次都被拉動了。

十六日

今天是舊曆端午節，周太太買了兩串綵線做的香袋兒給恩哥和麗莎。她看到了便伸着手歡笑着來接，我防她拿到嘴裏吃，沒有給她，把牠掛在床簷上，她坐在車裏，儘是抬起頭望着，一時笑，一時叫，想抓抓不到，不知道怎樣纔好。過了許久，她睡了一覺醒來了，也還是那麼抬頭朝那香袋兒望着，兩手舉起來跳動着去抓，抱着她走到那兒，她總是望那香袋，直到晚上躺倒在床上，她還望着叫了一會兒纔睡着。

十七日

早上，麗莎剛從睡眠中醒過來，第一樁事便是去望那香袋兒，嘴裏喃喃地說着話，手伸着向空揮動。我順便描着香袋教她說「高高好看，高高好看……」接連

地說了好多遍。停一會兒，我便叫她，問着「高高好看呢？」我沒有用手指，她已聽懂了，一手舉起來，眼睛跟着手轉向上面掛着的香袋，只是笑。上午抱着她在門口站着，我又叫她，問「高高好看呢？」她遠遠地朝床上望着，同時叫了一聲，舉起手來。

恩哥拿一個罐頭蓋用積木噹噹地敲着，麗莎丟了手上的玩具，伸手去搶，恩哥不肯放鬆，她用力拉住，一面叫着，聲音粗大帶着氣急的神情。被恩哥搶去了，便回頭望着祖母哭，似要求她幫助的樣子。

十九日

麗莎的身體，近來因為發熱，生痘瘡，飲食不調節，大便不按时，現得消瘦了許多。現在痘瘡仍沒有完全告疤，總覺得有些不舒服。加之天氣漸熱，臭蟲咬她，日夜都不得好睡。除了我的奶，牛奶粉又不要吃。怎麼能使她肥胖起來呢？

偶然從店裏買了少許奶糕回來，想給麗莎吃吃看，那糕是米粉做的，不致於不易消化。下午使用牠代替了奶粉，她吃了小半碗。

二十一日

我覺得麗莎的要我抱，或是當我出去了尋找我，都是對我親熱和思念。雖說，我出去久了，她會因飢餓而想我，但僅給與她吃的東西，她不會滿足的。我回來了，她到我的懷抱裏便不哭不鬧，靜靜地貼着我，或是更高興地玩笑着，并不一定即刻吃奶。於此可見人真是感情的動物。

麗莎不能沒有玩具，沒有玩的，她會覺得寂寞。但若不給換新異的，玩來玩去老是那一兩件東西，她也會生厭，感到沒有興趣。因為許久不曾買新的玩具給她，下午我特爲出去買了一個珞璐的有柄的球形的玩具，球裏裝了一個小鈴，搖動時會叮叮發響。她現出幾天來沒有的高興，玩了許久，晚間，臨睡前還捧

着在床上滾來滾去。起初她唯唯……大聲的叫，眼睛望着恩哥，大約是叫他，恩哥沒理她，她便變爲ææ……地叫着，恩哥又不理她，她便自己lǜ lǎ hi ha……像笑不像笑的叫着。恩哥來了，和她一道滾着，她便真歡喜的笑了。

我屢次覺察出來，麗莎夜裏不願意放尿在身上。醒來哭着，若是給她吃奶仍不停止，便是要抱起來放尿，稍遲了一刻，沒有抱起來，她便自己放了。這習慣是好的，但不知我能使牠保持得長久不能，因為夜裏給她吃奶，給恩哥放尿，又給她放尿，醒的次數太多，精神感覺不支，疲倦的睡眠常不易醒，恐不能如時抱她起來呢。

二十三

153

今天是孩子們的祖父的週年紀念，照例我們一家人都應當回到甯波家裏去的，因為彥不在家，沒人照顧。便依從了祖母的意思，做一桌菜，就在現在住的

屋子裏，掛着相片擺供燒紙。還約周汪兩家的人來吃飯。我去買了菜回來，祖母抱着麗莎在懷裏，一面摺紙錠，一面感傷地流淚，麗莎靜默地望着祖母，不時輕輕地用手去撫摸一下祖母的面孔，她的眼睛裏閃着疑問的光輝，她是爲了從沒看見過的祖母的眼睛裏流出來的淚水驚奇嗎？

汪太太說麗莎比她前次看見又瘦了許多，面色黃白，很少血色，應當給她吃些滋補的東西。

麗莎的大便，從昨天起，變爲濃厚的了，次數也少了。

天氣已經很熱了，麗莎睡在搖車裏，老是出汗，今天我買了搖車簾和枕頭簾，或者比較好一點。

前天買來的玩具，又給拗斷了柄，而且她玩時現得厭倦的神情。『見異思遷』，是不是人的本能呢？

二十五日

端午節掛在床上的兩串香袋，到現在不會取下。麗莎常抬頭望着笑叫，我們常指給她說「啊！高高好看」，她便循着我們所指舉起手來，同時叫 de——。但在最近幾天，我覺得她已不注意那串香袋了，我們也幾乎忘記了，沒人向她提起。下午恩哥睡了，我在作事，她坐在搖車裏靜靜地玩着，忽聽得她接連大聲地叫 de——de——……我望她時，她正舉起兩隻手朝那香袋兒叫，回過頭望着我，像是告訴我「那是什麼」。

今天奇熱，氣溫高到一百零了，我們的房子小，平台當東曬，簡直逼得沒有地方可走。麗莎穿着一件單衣，還通身汗濕，換上背心，汗仍不住地出，車子，床椅，桌等家具，在正午時觸上去是熱的。下午鋪一張簾子在地上，恩哥和麗莎便睡在地上。醒了便在地上玩。她坐一會兒使躺倒，手在簾子上地上摸索碰到地板上一個小洞，便一隻手指塞進去挖。簾子有破出的一根草，使用力扯拉，就這樣子快樂地度過半天最熱的時光。

二十七

還不會起床，強烈的陽光便由門隙裏射到床上，刺得張不開眼睛。又是一個大熱天。我就只愁孩子們沒處逃避，夜裏臭蟲咬得睡不熟覺，白天熱得不能睡，麗莎現得很疲乏的樣子。但有什麼法子呢？

許久，麗莎不大自動的要到平台上窗子前去看街，有時我們抱她在那裏站了一刻，她現得厭煩的樣子。在房裏玩時，從平台那邊傳來的一切叫囂的聲音，她也很久不注意了。但上午她忽然自己叫着扭動着身子要來英抱她到平台上去看了許久，她指點着笑啦跳啦，彷彿又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回到房裏，她還不時爲汽車聲驚覺，睜着眼去望那聲音所來的門口。我覺得她的意識發達的程序，不一定是直的，——一個觀念按部就班的向前進。有時候是橫的——許多的觀念連貫循環周而復始的并進。

麗莎因為常看見人家推她的搖車，她自己也歡喜去推了。坐在床上，空的車子放在床邊，她便丟了玩具，兩手握著車柄，一推一拉，非常自如。

下午仍鋪簾地上，使恩哥麗莎坐在上面玩。麗莎靠近小書案坐着，那張桌子的抽屜共四個疊着，最末一個，正當麗莎坐的地方。她起初摸索那上面的握手，一會兒給扯開了，看見了那許多玩具，高興的了不得，用力拉出來，兩手便托住了，慢慢地把她放在簾上，開始去翻動那些玩具。她這些動作很靈活，得法。她的智慧已經能自己處理一個小慾望了。那抽屜是六寸寬，三寸高，一尺二寸長，裏面放了四五個紙烟筒蓋子，一個珞璐製的小汽車，兩個台球，幾張畫報，幾顆積木。多少重量，雖不明確，但她的手力似乎不小呢。

玩的時候，一個台球滾到旁邊去了，她幾次斜傾着身子，伸手去抓，抓不着，便直坐起來輕輕移動腿股，一擲一擲地移動，果然給抓到了。

二十九日

昨天晚上抱麗莎在窗前站着，抬頭看見那顆皎潔的月輪，我便指給她看，她循着我的手指的方向抬起頭，看見了，嘴裏喃喃地不知想說什麼。我便教她說「高高月月，高高月月……」。今早四點鐘時她便醒了，不想再睡。我抱起她來，站到窗前，明淨的天空還很清朗的掛着將落的月亮。我便指着問她「高高月月呢？」她抬頭向月亮望着，伸直兩手叫一聲 de——。隨後我抱她朝床那邊問她「高高好看呢？」她很快地望着香袋。於是我站在房中間，向窗外指指說「高高月月」向香袋指指說「高高好看」，接連教她好幾遍以後，我便問她，看她能不能指示出來。她雖指不大清楚，但她似乎覺得是兩樣東西，有兩三次給指中了。

麗莎坐在吃飯桌上，娘姨把盛滿了洗好的衣服的大面盆放在她面前，她兩手抓着，用力一拉，便拉到自己胸前，預備去翻那些衣服。娘姨恐怕她弄髒了，走

過去拿盆子，剛伸出手去，她便知道了，漲紅着面孔，a a大聲叫起來，兩手急急地抓緊了盆邊。看着她那發急的神氣，大家都笑了。

晚上抱麗莎到附近理髮店去剪了髮。自始至終，沒有哭過拗過，任人推弄，她沒有一點怕生的樣子。髮剪好了，順路到周太太家，一進門便哭，因為她還是第一次去。我不懂她爲什麼在理髮店不哭，到周家反哭。小孩的心理真有些使人說不出所以然來。

三十日

麗莎看見恩哥蹲在地上玩豆子，便用力從祖母懷中想掙出來到地上去。祖母幾次抱得緊緊地不讓她掉下去，她急得叫起來了。我給她穿上鞋子，手扶着她站到地上，她開始一步一步交換着左右腳，很有些走路的姿勢了。

今天麗莎整整的八個月了，還不會出一顆牙，還不會爬，身體的發育比較遲

些。但她的智力卻還不差。聲音的表情變化很多。例如要人抱，先向人笑，he he
……表示歡呼，不答應她，她纔哭；看見了東西想要，便先叫 e——e——尖銳
而強的表達急劇的情緒，得不到纔哭；疲倦了想睡便 e-en-eh e-en-eh……地哼着
一面自己揉揉眼睛；高興時總是 de de dā dā……時快時慢地叫唱，動作的表情有
和聲音同時出發的如上面所舉的那些，此外就是要水喝，先嘴唇翕動着做味道，
不耐煩時除了叫，掙扎，還有「掉頭不顧」的神氣；在玩的時候是更能看得出她能
用動作完成一個意志了。

第九個月

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

因爲連日奇熱，麗莎很有些受不住這種熱的窒息的樣子。雖常使她坐在地
上，不着衣褲，僅繫兜肚，汗仍不息地流，滿身生着緋紅的痧痲子，日裏夜裏只
是要喝開水。今天她更現得有些難受了，不時哇地一聲作惡心嘔吐的情狀，卻不
大吐出什麼來，給她米湯，不吃，奶粉也不要，勉強地喂了兩三茶匙奶粉，便哇
哇地通吐出來，連水也吐出不少。可是她仍和平日一樣地玩笑。

麗莎的脚力，好像比恩哥小的時候弱得多，到現在把她抱着站起來，總是那
麼軟癱癱地往底下坐，一半是發育遲早不同，一半恐是不會訓練的原故。恩哥在
五六個月時，彥常一手提着他的腰背，一手托着他的脚，使他直立着舉得高高

地。麗莎呢，長到這麼大，還不曾這麼做過的。但在她自己已有想站起來的要求了，常看見恩哥走動，她便也要到地上去，而且學着兩腳前一步後一步的踏着，我想不久她應當會站了。

三日

昨晚買了一粒波蔻，放在去了核的紅棗中央，用兩片挖空了的生薑包着，外面再包上幾層厚紙，放在火灰裏煨了片刻，剝去紙灰和生薑，將波蔻搗碎煎湯給麗莎喝了半杯。這是止吐的。記得我小的時候，常患惡心，我的母親總是弄這個藥方給我治，非常靈驗的。

搬箱子曬冬季衣服，將上層的皮箱豎放在床邊地上。麗莎正坐在旁邊鋪地的蓆子上玩，看見了箱子，立刻撲過來兩手攀着箱沿，想往上立起來，掙扎了許久，幾次剛昂起屁股來，隨又坐下去。我只在她後面離她很近的距離擋着防她跌

倒。她經過幾次的失敗，仍不疲倦，終於慢慢地立起來了，身子雖搖搖顫動，但她非常用力地抓住箱沿，不使牠倒下去。不久那種顫動和搖幌好了，脚似乎立穩了，她很安心地兩手玩弄箱上的銅鎖和提手，抓不到時還巔着脚跟去抓，可是氣力到底還是不支，一交跌倒了，幸而預先擋住了的，跌在我的懷裏，不是我抱着她走開，她唏呼唏呼地還要弄呢。

麗莎惡心的毛病，今天好了些，只是還不大想吃東西，除了奶，開水簡直喝不了，一看見茶杯便啾啾唧唧想喝。夜裏也是醒來啾着，給她奶不要吃，翻覆轉側哭鬧，給她開水喝了便能睡熟。

四日

早起麗莎便沒平時那麼安靜，不喜歡來英抱。我睡在床上，她便坐在我旁邊玩，不時向我呻唧，頭貼着我的胸，覺得很熱，而且她又流着鼻涕。這麼大熱

天，反而容易感冒，祖母這兩天也不舒適，我也整天頭昏流鼻涕，麗莎是更難支持的。

因為麗莎有些不舒服，我把要做的事攔着，不出去，想經我好好地看護，吃得調節，不使她出多了汗又吹風，她會快一點好的。而她也像一刻不想離開我的樣子，除了睡，總是要我抱，連玩耍都不高興了。

到晚上她的熱度高了一些，我不時給她喝水，她都接受，可知她的口渴得很。但願夜裏不再增高熱度。

五日

昨夜十時以後，麗莎的體熱一直增高，我雖沒用寒暑表量，不知道確實的度數，但從我的手的接觸覺得是非常灼熱，從頭頂到腳心，通身無處不熱。她時刻動彈，或是 ye ye 地……地叫出聲來。我通夜不曾睡熟，祖母也沒有好好地睡

着，不時起來看她，担心她發高熱時生什麼變化。到早上，熱仍不退，但她的精神還好，只是作惡心，要吐又吐不出，現得很難受。我爲了怕在路上受熱，便帶她到就近的婦孺醫院去看。經測量熱度在F氏一百零一度以上，夜裏想必比這時更高。據醫生說是感冒，喉頭扁桃腺炎腫。當給她吃了一茶匙草麻油，并配了兩種藥，一是發汗退熱的，到家便給吃一包，用絨布裹着睡了。許久沒有發汗，她醒了張不開眼睛，舌頭時向唇外伸出，神色很不好，我惶急着，不敢再遲延，隨又雇汽車到紅十字會去，已經是下午了，掛了特別號，就找得兒科主任高醫生診斷。他是我比較相信的醫生。恩哥前患急症，曾經他一藥就好了，汪先生的孩子，患着利害的腸炎，也是他治好的。他檢查了麗莎的身體，便說是紅喉，不是危症。熱度這時已經退了。去時緊裹着她在汽車裏出了一身汗。我回來時帶着一顆安靜的心，以爲她的病就這麼輕鬆的減退了。

六日

昨天下午從醫院裏回來，麗莎醒着睡着都是安靜的。到了晚上九時以後，又漸漸地睡不安靜了，不時轉側。發出微弱的哼聲，頭部有熱。我便又擔憂着不能睡着。十二時她忽大聲哭着醒來，探她的體熱覺得比前夜更高，不大吃奶，睡不熟，呼吸急促有聲，舌頭嘖嘖地響，我倒了一杯開水給她喝，她發狂似的喝着，一口氣喝了半杯，她的眼睛張開來是紅的。我發慌了，想去叫起祖母來，又恐驚擾了她的睡眠，這幾天她也爲了麗莎的病夠疲倦了。一時沒有法子，我便拿萬金油搽在她的頭，胸，腹，手足心等處，給她解熱。看守着她到三點鐘以後，她的熱稍退了，我和她纔和平地睡了一覺。

今早九時仍帶她到紅十字會醫院，仍掛特別號，因爲不掛特別號便不是高醫生看。我以爲麗莎是應當找原醫生看的。經檢驗以後，醫生便詫異着喉嚨已好了

許多，爲什麼不退熱呢，他說他懷疑她的病在小便裏，要檢查小便。看護拿一個磁盆，要我抱着她放尿在盆裏。這兩天麗莎的小便特別少，我以爲是發熱的原故，從家裏到醫院，又等候了多時，她還不曾放尿過，我想她一定有放的，那知她硬強着不肯放，醫生提了一壺冷水從她的小肚上淋下去，想引出她的尿來，但她始終不放，我竟當她是沒有尿，抱着她坐着去給醫生檢查，不到二分鐘她却放尿在我身上了，就連醫生也很懊悔不該不多待兩分鐘，使他的診斷能證實。結果他說雖沒有檢驗小便，但從她的陰唇的赤腫和小便的短少，以及沒有別方面的症候，他斷定她是因天時過熱，膀胱上部發炎，熱度雖高，可是并不危險。給她開了一種每小時吃一格的藥水，服時配涼開水。我不信任他這沒經驗過的診斷，再三問他臨時退熱的藥，因我恐怕她夜裏發高熱。但他堅決地說服了那藥以後，今晚不致再發熱。這權利是屬於他的。

回家後便依從醫生的支配吃藥，三點鐘以後到晚上九時熱度漸漸地減退了。

八日

麗莎從前夜起直到昨天和夜裏體溫完全恢復常狀了。但今天感覺得她的體溫過低些，四肢冰冷的，頭額也是冷的，精神反而不如前兩天的好，抱着便倒下頭來，不好玩笑。這是病將好時必然的現象。但我不敢給她吃那退熱的藥水了，從昨天起便改爲每隔兩小時吃一次，少參溫水，今天想完全不給她吃了。

麗莎這次生病，雖不見怎樣消瘦，面色是變成可怕的蒼白，顯然地她的身體會因常生病而虛弱下去。我能不負疚麼？我不自己譴責自己的不小心麼？極隱微的忽略，致釀成大的憂惶，我不能將這些推給命運。

九日

彥在上午八時左右回到家裏了。四個月的離別，他在孩子們的眼中變成陌生

的了。麗莎不用說是全不認識了：當她睡醒了張開眼睛來，彥走過去逗他，她幾乎哭出來，我趕快抱着她纔中止了哭聲，瞪着眼睛直望着彥。恩哥呢，差不多每天要唸幾遍，有時還會在睡醒以後說在夢裏也看見了「爸爸」，這時也只是遠遠地站着驚奇地望着不作聲。

不知是因爲彥戴了眼鏡使得麗莎特別喜歡，還是在她的記憶裏還有彥的影子存在？過了不久，她不像怕旁的生人那麼怕彥了：彥握她的手，她不縮回，撫摸她的頭，她不避開；但是不笑也不作聲，只是默默地望着。

十一日

我看出了麗莎的喜歡彥，是因爲他很活動地逗着她玩，而又好和恩哥玩笑，引起她的興趣不少，她雖不大要他抱，卻很愛向着他笑。近來她常Pa Pa Pa……叫着，我趁着她叫的時候，指着彥說是「Pa Pa」，她便住了叫聲望着，似乎不

懂。

半個月來，一半是因爲天氣奇熱，抱着麗莎很苦，而且她在懷抱裏也熱得難受，滿身生着痱子；一半是想訓練她身體的活動，每天大半的時間讓她躺在床上或地上鋪着的蓆上爬滾。最初兩三天她只能伏着昂起頭來，偶然能翻轉一下身子，五六天後她便知道縮着兩腳去幫助身子用力，可是仍只能翻來滾去比較自如一些；十天左右，她便能使用兩腳的力去推動身子，但是推不動，不能使身子前進，力在兩腳上，伸長起來，身子反而往後退了。這幾天，就只這往後爬行的姿勢進步了，後退很快而且會旋轉着身子去就人或抓東西了。

十二日

麗莎近來除了叫着 Pa ha ……之外，最平常又最容易發出來的是 de da di ba ……，單只這樣發音，她有許多不同的音調：煩躁時她是 de de ……；接連地叫

着，閒靜時她便拖長着音尾 de——de——一聲一聲地叫，有時還舉起兩手隨又放下，跟着這音調動作。

由於對恩哥的舉動時常注意，麗莎已經知道模做了。今天我兩次看見她學着恩哥表演時的手勢做着：第一次是當她坐在車裏，恩哥在房子中間唱歌表演，她注目了一會兒便跟着舉起手來揮動，嘴裏還 eu eu……唱歌。第二次是她和恩哥同躺在床上，恩哥一面唱着，一面兩手做捏拳頭的樣子，一開一合，她不久也會一隻右手跟着做了。這個手式，前幾天我們曾教過她，向她做，叫她注意，她都不大理睬，也沒有伸出手來學，今天她卻自動地學會了。

當我睡午覺的時候，麗莎正坐在床邊的車裏，她轉過身來，伸手叫着要抱，我故意不理她，她便扶着車沿斜撲過來，掙扎了一會，居然能攀着車柄跪起來了。

來英帶着麗莎在祖母的床上玩，不知爲什麼沒有留心，讓麗莎自己滾到床下

去了，雖沒受傷，可是受了不少的驚，我抱着時，面色都白了。她整半天不要來英抱。

十五日

近來麗莎常喜歡找着人和她說話，或是聽到人家說話便也參雜着叫幾聲。因為彥的聲音響亮些，使她特別注意，所以她更喜歡找着彥 au agu de da……亂喊亂叫。

今天她時刻玩弄她的手搓揉，揮動，或是呆呆地望着不動，我猜想她是要做捏拳頭的玩意兒，一時做不像，我便做給她看，馬上她伸直右手，手掌活潑地迅速地一開一合，眼睛眯眯地只是笑。

早就看得出來，麗莎的性情很固執的，現在更加顯著了。上午竟爲了和恩哥搶一張包紙烟的錫箔，沒有搶到，便哭着鬧着許久不停止。換過幾樣玩具給她，

不要；抱到另外一間房子裏不肯；最後給了她，她玩了一會兒纔滿足了。

昨天：麗莎還只能從車裏攀着車沿，掙扎一陣跪起來，今天她便能兩手用力攀着車柄立起來了。這裏顯然是兩個步驟，第一步，她由坐到跪，第二步由跪到立，完全是自然的，不經人攙扶自己用力的掙扎的結果。

祖母說，我們帶了恩哥都出去了，麗莎在家比平時鬧得凶，若是我們中間只出去一個，她是好得多。這裏可以看出她的生活是怎樣偏重羣居，不安寂寞。

麗莎吃奶時，總覺得她咬得痛，特扳開她的嘴唇來看，上排彷彿有一線白色，隱約的很難看出來，用手指去摸，觸到是硬的，纔知道她已出了兩顆牙。

十七日

早上剛醒來，麗莎便伸出一隻右手在捏拳頭，自己凝神地望着自己的手，很從容地一開一合，差不多玩了六七分鐘的時間。

祖母的床靠牆放着，沒掛床帳，牆上離床約一尺高的地方昨天碰破了一個小小的指印那麼大的洞。麗莎一到那床上去便發現了，隨即半爬半滾到那邊去，伸一隻食指去挖那洞口，非常費力又非常靜默的挖着，給挖開一塊石灰掉下來了，她便停止了，拾着那塊石灰儘捏，很高興地像是玩着一樣新玩具，去搶她，她不肯。

她自己只是想立起來，在車子裏，她很自如地攀着車柄能夠立了。今天坐在窗下涼床上，她伸手攀着窗樞，掙扎了一會兒，便也立起來了。隔着窗子看到了我，她高興地大笑。

麗莎真是古怪脾氣，小時喜歡吃牛奶粉，現在奶不夠，她反而不要吃了。我不在家，她餓急了纔勉強吃一點，我若在家，她怎樣也不肯吃。

她昨夜睡得不大安靜，今天又大便三四次，稀薄的帶綠色，想因為我連日吃了綠豆湯的原故，平常都說那是涼的。要不然就是夜裏小肚着風。晚間給她吃了

半包鷓鴣菜。

十八日

彥每天總有一兩次要抱麗莎舉起高高地，一手托住她的兩足，一手握住她的身子，到現在她已經很習慣了，沒有驚怕的神情，而且膝髌也比較硬了，立在彥的手掌上，兩手半開，伸直着腰可以持久半分鐘。

麗莎自己很喜歡爬了，只要把她放到床上去，她便倒下去翻轉身仆臥着，掙扎着爬行。今天上午她大約因為爬得久了，想坐起來。起初滾來滾去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嘴裏 an an ……叫着。後來仍仆着預備爬時，兩脚抵住床席，弓着身子昂起頭，她以為這樣很容易起來了，便笑着，抬着頭，兩手同時也想抬上來，誰知撲通一下，反而倒下去了。她仰臥着兩脚高高伸起，大聲地叫，像求人幫助。

下午娘姨又將一盆盛着洗好了的濕衣服放到麗莎的面前，她一看見便歡喜地

跳起來，兩手拉到胸前。娘姨來取衣服時，手剛伸到盆邊，她便張皇地喊叫，想阻止她。娘姨輕輕拉一下盆邊，她急得直瞪着眼睛，紅着面孔，大聲地叫，用力死死地抓住了盆邊。過一刻，娘姨已經去遠了，她要端起來拿不動，也如前一樣地叫，仍以爲是娘姨在和她搶，急得哭起來了。我叫娘姨走到後房裏去，她纔放了心。但當娘姨再來時，還只遠遠的走到門口，她看見她便叫，防她又來搶她的面盆。我換兩個小碟子給她，她才放棄了面盆。

以前麗莎玩的時候總是靜靜的，現在她喜歡在玩的時候唱着哼着，反復着

ā ———— äy, a ———— äy, …… 同一的音調，或輕緩地叫着 am am ……，不久以前她常 de da …… 叫着的那聲音又不大聽到了。

麗莎最近除了有玩具在玩弄，可以多坐一刻，此外她不是喜歡爬，便是試着立起來。在房裏的床上或地上，她總是爬的時候多，一到平台靠窗前的涼床上，她便要立，因爲那裏有窗櫺可以攀。

二十一日

麗莎一有不如意便粗聲的叫，彥說她的性情近來變得躁急了，要我常親熱地愛撫她，使她感化；或是當她發氣的時候，惡聲厲色的去罵她，使她看到我的表情知道畏懼，將她的氣性壓下去。我以為前者可用而後者不宜。恐怕她就是受了我們的影響才變成這樣子的。

彥常抱着她舉起來，同時叫「高高」高高……現在只叫着「麗莎，高高抱！」她便笑着伸過手去表示歡悅。

麗莎上排兩牙已出了半分長，中間相離很闊。

彥教麗莎做各種手的動作：兩手揮動或前後，或左右，或在上或平側，她雖不能完全模倣得像，但動作的方面和姿勢大致不錯了。

章先生和他的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來了，他那孩子長得非常強健，膚色是紅

黑的筋肉是堅固的。彥和章先生是老朋友，他說還記得這孩子生後不久，他的父親便給他用冷水洗浴，抱到外面吹風。這種鍛鍊的結果是不錯的，但我們總沒有勇氣，不敢嘗試，我們對孩子的保護真太過於小心了，結果是勞而無益。

二十三日

昨夜麗莎有一次醒得極清楚，嘴裏喃喃地哼着，眼睛張得大大的，兩手互搓着玩了許久，精神現得特別興奮。今早才知道她又有些發熱，嘴張開來看見她舌頭上有很厚的一層白色的苔。

在床上，她能伸屈着兩膝爬行了，只是前進仍顯得困難，費了許多的氣力，掙扎地向前推進幾寸又後退幾寸。

祖母教她做捏拳頭，同時舌頭嘖嘖的擊着作響，她張着嘴 ha ho ha ho …… 輕微地響了一陣，又靜靜地望了一會祖母的嘴，她便知道運用她的舌頭了。開頭

是沒有聲音的轉動，很快的牠便擊上顎發出嘖嘖……的聲音。隨即她的手便一開一合地按着發聲的拍節捏着。這也是第一次她的手的動作和發聲連合地這樣靈活而有節奏。

二十五日

昨天雖不覺得麗莎的體熱怎樣高，但從她的睡不大安靜和她的精神有時興奮，有時萎靡頓看起來，她的身體的確有些不適意。到了晚上，她的病便顯著了，熱度增高，不吃奶，只是哭鬧，直到深夜，她不會好好地睡一覺，我身體不支了，便是彥抱着她在房子裏踱，到清早才輕鬆了些，可是有一個時候——大約從十一點到十二點中間，她醒了很興奮，頭并着我躺着，我咳嗽，她學着連咳十幾次，一面學，一面望着我笑，只覺得她頑皮，卻不現生病的樣子。

上午煮了半鍋冬瓜湯給她當開水喝，到下午她的熱便慢慢地退下去了。

下午她坐在車子裏，恩哥兩手握著車柄提得高高地，她害怕得哭了。後來濇用脚去推動車子，她兩手緊緊地抓住車沿，以防傾倒。

她拿了一個會響的球在玩，祖母教她搖她便搖。過了一會，祖母說 lin lon
lin lon……她便搖動那球，她已經懂得聲音了。

她在吃奶，看見娘姨吃飯，便伸過頭去想要吃，娘姨給了她幾顆飯，她便很快的咽落了，又去要，我將奶湊到她嘴邊，她都不理。她想嘗異味。

晚間睡覺，很容易為輕微的聲音驚醒，大約熱度沒全退，為防她夜裏發高熱，把留下的一截冬瓜煮了，預備她醒來喝，上午大約就是喝了牠退了熱。

二十七

來了幾個不曾來過的客人，麗莎正坐在車子裏，客人走近去逗她時，我以為她一定要嚇得哭。她卻出我意外地鎮靜，不笑也不動，後來他們坐在那兒和彥談

話，她還大聲地向着他們叫，好像和他們應酬說話似的。

她今天在床上爬時，兩膝因為着力太久支持不下，便跪着了，她還想跪着向前爬，爬不動便翻轉身子坐起來了。這不是她的目的，她現得奇異的神態自己笑自己。

夜裏因為臭蟲咬，睡不熟，她一醒來便要銜着奶頭，不然就哭。這個習慣，我和彥都想改正牠。昨夜彥便抱起她來回地走着，使她睡熟了再抱到他的床上去睡，她卻固執得很，一倒下便哭，怎樣也弄不好，彥氣了大聲的罵她打她，她愈哭得轉不過氣來，我知道沒有法子，只得走去抱了來，睡着了許久她還在抽噎。

今天她又現得發熱，哭鬧的時候多，祖母說是昨夜裏彥不該勉強地壓迫她，更不應當打罵，使她受了驚，所以發熱。我覺得也有一部分原因，她的神經受了刺激——過分的驚恐，也會發熱的。

二十九日

昨天早上九時起，麗莎的體熱漸高，加以嘔吐，彥急忙出去買了一包鷓鴣菜回來，泡了半小包給喝了。到下午熱仍不退，入夜更高。我們時刻抹上一些萬金油給她解熱，很少汗，有時出了些微汗，她的熱便覺減低些，不出汗時，熱度又高起來。晚間周太太來看她，她又告訴我一些中國外治舊方。我便叫人去買了幾樣，請她幫我弄，她先用水粉和蛋白調勻給麗莎揉胸，并敷在手心腳心頭額等處，後又用長燈芯泡燒酒在胸腹上抹。當時雖沒有效，可是到了半夜熱便平定了。清早稍退，今日日中如常了。我相信這些舊的經驗良方，和外國的用冰袋是有同等的功用。

小孩子的生命真是活躍的，病剛好便精神百倍。下午麗莎喝水時總是那麼呼呼地吹着玩，自己表現得那麼高興。當彥叫着要抱她時，她便抬頭向高處望

着，記得「抱高高」了。看見娘娘在哈哈大笑，她立刻學着她 he he ……笑出聲來，但我們看得出她是假笑，做作的笑。

晚上她還在床上爬了許久。爬行時兩足尖抵住床蓆，身子完全像弓形似的彎起來了，可惜不知道手脚連合交換的往前進行，只能一起一落地顛撲。

三十日

早上照例是麗莎先醒來，獨自在床裏邊爬滾。但今天她不爬滾，一翻身就笑起來，兩手在我面孔上不住地摸弄：扳開我的眼睛啦，手指塞到我的鼻孔和嘴裏啦，扯頭髮啦，抓面頰啦，她一面笑着 e e ……地叫，完全把我的面孔當一件新奇的玩具在玩。

彥叫着「麗莎，爸爸抱高高！」她便笑着伸着手表示歡喜。彥若不說，高高抱！單要抱她，她總是避開不理。這裏她的好惡的情感現得很明白。

今天她的大便次數多而色呈青綠，恐怕是因爲我近日多吃了西瓜和冰。豈以爲瀉去了些暑熱，卻是好的。

第十個月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

我正坐在寫字枱旁看書，來英抱着麗莎在隔窗的涼床上玩，她回頭看到了我，便轉向窗子底下坐着，兩手攀着窗樞，開始掙扎着要立起來，由於近日常練習的結果她已經不費多少力氣便能立起來了。她自己得意地向我叫，表示成功，同時伸手到桌上抓東西，首先抓到鬧鐘，一手提起來放到窗樞上去，我防她掉落，把牠拿到一邊，她抓不着便扶着窗樞慢慢移動，走到放鐘的那頭去，我提着鐘這頭那頭的掉換位置，她便跟着移動追逐，走得很穩了。但我抱她到房裏的鐵床上，使她扶着兩頭的鐵欄立着，叫她走動，她用力抓住，怎樣也不肯一動，她爲什麼不敢嘗試呢？沒有經驗嗎？

我抱着她拿了一本歌譜唱着，她起先是靜靜地望着我的嘴唇！隨即不自覺地跟着我的歌聲也哼起來了。

三日

近來麗莎學習的本能發達很顯著了；學着唱，學着做，或是她自動地注意，自動地模倣，或是人家喚起她的注意力以後再教她的。

半個月來，麗莎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或兩次練習着爬，到現在才算是真能爬了，前幾天她只知道彎弓似的弓着身子，手脚不能連合運用。昨天她把這最後的難關衝破了：剛爬時她和以前一樣，很快便手脚撐持着身子弓起來，手動脚不能隨着向前移，仍是仆落下來，這樣起仆三次以後，她使用力撐住身子，不使傾仆，同時手不動先動脚，只這一動，立刻推着身子向前，手自然而然地往前爬了。

到現在才覺察出來，麗莎愛吃鹹味不歡喜吃甜東西。今天給她的稀飯裏放少許鹽，她吃的時候特別快而且表示滿足，比平常吃得多。

因天熱，我夜裏把她放到搖車裏，讓她獨睡，以爲這樣涼快些，她可以睡得好一點，卻不曾想到她反而不安靜，不時醒了哭。抱到我身邊，她便睡得熟了。爲什麼她白天能夠在搖車裏睡得很好而夜裏不能呢？這完全是因爲夜裏和我睡成了習慣，要把牠改變，她使感到不舒適。嬰孩的教養是怎樣艱難的一回事。

四日

昨天夜裏氣候特別涼爽，是半個月來不曾有過的夜。十點鐘的時候，我便抱着麗莎一道睡了，她睡得十分安靜。早上醒了以後也比平常歡樂：兩手扯着我的衣紐玩弄，眯着眼向我微笑，嘴裏不住地哼唱着。

彥故意輕輕打麗莎幾下，同時做發氣的神色罵她，她便嚇得扁了幾扁嘴唇，

眼睛含着淚水，很傷心似的半晌才哭出聲來。我抱着她哄着剛停止了哭，彥又走了過來，這次不會打也不會罵她，她看見他湊過面孔來，便哭着避開。祖母和我都撫慰了她一陣，她平靜了。彥不相信她的那種情緒能支持這麼久，他又走過來，舉起手，睜着眼睛罵她，果然她這次不哭了，雖現着畏怯的神情。

我的房和祖母的房隔着一層板壁，那上面開了一個小窗洞，是備遞過東西用的。彥在後房叫「麗莎！麗莎！」我正抱着麗莎站在窗邊，她聽到了叫聲先向四週看了沒人，便將頭伸過小窗去尋找。這裏證明她已知道空孔可以通過兩邊了。這窗口平時有木板關着不大開的，她從什麼地方學得了這個經驗的呢？平常我們進出的門和由窗口遞東西時，大約便已給她教訓了吧。

五日

早上麗莎獨坐在床裏邊，無故發出ehe ehe……的笑聲，整整的一上午，她

時刻這樣地似哼似笑的叫着，每次發出一個新的不同的音調，接連許久反復地叫着，彷彿她自己特別高興聽。

彥叫她一聲「麗莎」，隨後教她「a——」應一聲，幾次教過，她便會應了，後來娘姨叫她，她很快就應了。我抱着她張口 a ä ……地唱着，她望了我一會兒便也張大着口 a ä ……叫出聲來。近日她對發聲的模倣進步很速。

看見恩哥拿一個小茶壺，定要抓來玩，手放到壺裏去摸索，一隻手出，一隻手進，交換地動作，像那裏面藏了什麼似的。

六日

每天早上都是給麗莎喂米湯，今早稍遲了，她餓得哭，我便先給她吃奶，沒有吃多時，娘姨便端了米湯走近前來，她看見了娘姨手上的碗，便向那面坐着，不再吃奶，一面叫着要吃米湯。

偶然翻出小口琴來，我吹了幾下便放到麗莎嘴邊去，他不知道吹氣，幾次都吹不出聲。上個月她會學着恩哥，呼地吹響一兩聲過，我以爲她到現在應當比那時會吹，誰知她反而不知道吹了。

麗莎今天又出了新花樣：要什麼東西或要人抱，她不是 e——e 地叫了，她 ha ha……地咳嗽似的代叫喚。再就是不時突發地大聲地 a-he-he……假笑。大半天只聽得她這兩種聲音最多。

恩哥讀書時，麗莎也學着哼。我給了她一本厚紙的畫報，她便一面哼着，一面兩手翻覆着書本。

天晚時，太陽落後，只有平台是最適於乘涼的地方，大家都坐在那裏。麗莎也由來英抱着站在窗前朝街上望着，忽然有幾部救火車經過，汽笛聲尖銳而強烈，祖母急用兩手掩住麗莎的耳朵，恐怕她受驚，過後她一再的自己用手掩住兩耳，向這個那個 e。e 地叫，表示她在作什麼。

八 日

娘孃拿起麗莎的一隻手，在上面輕輕打了幾下，她舉起那隻手看了一會兒，便哭了。好像知道被打的是什麼地方，便傷了心似的。祖母走過去叫她，慰藉她，她又舉起那隻手。意思是給祖母看。

彥說麗莎的面色黃白，整天出汗，都是體弱的象徵，應當想法給她滋補，好注意調節。我覺得在這樣的大熱天，沒有比較寬敞的房子，小孩自然比大人更加難受。而且她是接連生過兩三次大病，原氣還不曾恢復，到了秋涼，就會慢慢好起來的。

麗莎拿了一個罐頭蓋子在床上玩，滾到地上去了，她爬到床邊向地上巡望着找尋，手伸着叫人去拿。我把牠拾起來，藏到我的衣裏邊，坐到床沿，攤開空手給她看，她已經知道我放在什麼地方，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去揭我的衣角。給

她發現了，便拿起來只是 he ha hi ha 地笑；等一會她又掉到床沿上，我便移過去坐在那上面，她找了一會找不着便用力推我，e e 叫着要我走開。從來她玩的東西掉了，不過叫幾聲，不會知道去追尋。掀我的衣服也是第一次。

每當麗莎大便的時候，我們總是用 en……的聲音催促她，現在她已學到了，差不多要大便，她便 en——en——地哼着。小便以後她也常 eo……唱幾聲，我想或者是一種暢快的表示。

九日

彥逗麗莎時打了她幾下稍重的，大約有點兒痛，她望着被打的手哭了。隨後彥只輕輕地拍她，她也當着打痛了似的哭。彥抱着她撫摸慰貼了一番，她才好了。彥說她是真的懂得打的刺激了。

我以為麗莎是因為喜歡聲音和動作連合一致，所以特別愛學着恩哥翻着書頁

讀書·有幾次她丟了手裏的玩具，向恩哥叫着，要搶他手中的書，等我拿給她一本，她便凝神專注地望着翻着，嘴裏胡亂地哼唱，居然有大孩子的神氣。

麗莎體力的活動已經很完全了。躺着時，她能爬行能翻滾着坐起來。坐着時，她能把住什麼東西立起來，立起來以後，她便攀攀着窗櫺或床沿，椅桌……等慢慢地移動。

偶然間聽得別人叫她的名字她便側着頭 e e——漫聲地像應答又像學着人家發聲。

十日

上午我和彥帶了恩哥一道到醫院裏去了，回家時買了一個大麵包。來英抱着麗莎在樓下店門前立着，她看見了恩哥手上的紙包便叫，連我都不要。恩哥扯了一小塊麵包給了她，她立刻送到嘴邊去咬着吃，不到一刻鐘時，她已把手掌那麼

大的一塊吃完了，還伸手向恩哥叫着，表示還要。

娘姨偶然用扇子碰了一下她的頭，她用手摸着被碰的地方，眼睛卻只顧望着祖母，嘴裏 en en …… 哼着，帶着訴苦的神情。祖母懂得她那些表示，故意罵了娘姨幾句，一面還摸摸她的頭，她的面孔立刻顯出微笑，彷彿解決了一樁嚴重的事故。

晚上我抱着麗莎和周太太一道到街上去買零碎的東西，走到店裏被店員逗得哭了，抱到街上才止住。第二次走進一個店，她一看見那些店員使哭，因此周太太對我說：『如果我們帶她到陝西去，她很久還不得慣，精神受刺激，不大好。』我告訴她我們也正在爲了這問題猶疑不決。

十一日

麗莎近來模做的本能非常顯著。如『打哇哇』，只要先叫她注意，做給她看，她便會張開嘴 a a …… 大聲地叫着，等人用手去拍她的嘴唇；拍她時，她便將聲

音發得有高低強弱的變化。如教她做各種手勢，——敬禮，打恭，拍掌，捏拳，伸屈……她只要注意地望了一會兒，便開始學習。而且每做一種姿勢，常要自己捏攏兩手去看看，似乎她自己在觀察學得像不像。但是教她做聲音，她就有些爲難了。她很想學，當我們對着她做不同的聲音，她總是張開嘴，輕微得差不多聽不出來的 ha ha……響着，隨後又自己笑着不做了，到現在除了她自己發出的幾個聲音以外，她學着我們做的只有舌頭在上顎擊着嘖嘖……和 ha ha……咳嗽似的兩種學會了。

有兩次，當我將要出去的時候，麗莎看見我換衣服，便哭着要我抱，隨便你怎樣哄她都不成功，她牢牢地纏住我，好像她知道我要出去似的。

十二日

昨夜裏麗莎作夢，大聲的哭叫，醒來以後還抽噎地啼哭。我覺得這兩天

來，娘姨逗得她太厲害，使她的神經因刺激而不安，所以在睡夢裏這樣的驚哭。早起我把這情形說給娘姨聽了，同時囑咐她不要逗她太過。

麗莎要在不見我的時候，才找尋着叫「姆媽」「阿姆」，或在想吃奶時偶然向我這樣叫兩聲，此外她就不向我叫什麼，彷彿她還不知道叫我。但她對於彥就不同了，一聽到他的聲音或一看見他便「爸」「爸」熱鬧地叫着，她明明是曉得叫人了。

昨天到朋友家裏去了大半天，麗莎在家裏很安靜的。今天下午出去回來遲了，祖母說她牛奶不要吃，睡也睡不熟，時刻哭鬧，簡直沒法子哄好。我覺得這白天能離開我晚上不能的原因，是在她晚上伴着我睡，醒來使吃奶的習慣弄壞的，本來早就可以整夜不吃奶的，有一個時候她夜裏差不多只醒來一二次，吮奶的時間也不長，我故意睡得離她遠些，使她不碰着我的衣服，引起想奶吃。但生過幾次大病以後，便又變壞了。因為生病時間，她特別嬌弱，我抱時親近的多，

夜裏睡得不安，我常抱起來坐着，給她吮着奶使睡着，由此便養成了壞的習慣了。曾幾次想給牠改正過來，令她獨睡，讓她哭，彥抱去強迫她夜裏離開我，但都不能成功。獨睡呢，她睡不熟，不時醒來啼哭，讓她哭呢，她一次哭得疲倦睡着了，不到一刻便又醒來，仍要吮奶。彥抱去是更不行的。一方面因強迫了她哭，一方面因怕彥而哭，神經很受刺激。現在我只有這個方法——睡前令她吃得飽飽的，平常少給她神經受刺激，極力使她睡得長久，睡得安靜。這種樣子慢慢地使牠移變，或許還能奏效的吧。

十三日

昨前兩天，連被來英不小心使麗莎跌了，受了微傷。她現在的確不容易抱了，她已很能活動，而且衣裳單薄，更能助她活動。來英根本就太呆了。我想還是找一個年紀大一點的人來。

娘姨在後房叫彥接電話，麗莎很敏感的接應着。遠遠地看見彥拿着電話聽筒在說話，他便也一手舉到耳際，a a ……地叫喚。

今天她又學着一個新玩意兒——舌尖在兩唇中間伸縮，很靈活地iio iio ……響着。

彥以去西安和青島兩地不能決，戲作紙球叫恩哥和麗莎占卜，連兩次他兩人都是拈的青島。麗莎便感到這紙團的興趣了，只是要拈，拈了便給人去拆開，她在旁學着大人，張開嘴哈哈地笑。

十六日

這幾天麗莎的大便漸漸恢復到正常了，每天早上一次，都是在六點鐘前後。只要她的大便有定時，她的身體就是健康的。差不多每次生病，腸胃總有許久不好。我覺得最要緊的是保護她的腸胃，但最困難，最易忽略的也是她的腸胃。

麗莎看見了我們吃東西，一定也要抓一些往嘴裏送，放到嘴裏，她并不咬不咽，就那麼含着。

我抱着她在後房門口叫來英，她立刻跟着我……叫着等來英要抱她時，她將頭躲到我的肩後去。來英走到樓梯口叫她到外面去，她卻聽懂了，一面推我，一面兩腳往地下掙，彎着腰向來英表示要抱，來英抱了，她便朝樓下望着大聲嗚嗚……地叫，眼睛釘着來英，催促她走動。樓上是亮的而梯道是黑的，她卻知道那是往外面去的途徑了。

以前，最初把麗莎放到盆裏去洗浴時，她驚得大哭。後來慢慢地不哭了，可是仍不願意下去，現在她看見了水，便想去玩弄，洗浴時歡呼着兩手在水裏拍擊，洗完了還不肯上來。

一 二 十 日

十八那一天，麗莎的姑母來了，替她的大女兒買辦嫁粧，我整天的陪着她在街上買東西，日記因此擱下幾天沒有寫。

現在只要向麗莎叫，「喂！你那裏？」她便以手掩着耳朵「喂，喂」叫應，知道那是打電話。平常叫她的名字，她應聲比這不同，那是 ä ä …… 或 e e …… 聲調低而長。

不管是報紙是書，麗莎一看見了便要抓到面前伊啞，伊啞，或 ilo ilo …… 很正經地讀着。

查閒着時，便抱着麗莎，教她做這樣那樣，她近來的確各方面的活動力都很顯著的發展着。杜威說的「教育的意義便是引伸」。在意識剛萌芽的嬰孩時期，更證明證這個定義是正確的。因此我想着：假使把一個嬰孩從生出後便讓她在一間簡陋的房子裏住着，不給她任何刺激和教育，她長大了是什麼樣子呢？也許是白癡吧，也許是呆子吧？

麗莎攀着窗櫺，早已會向兩邊移動身子了，可是換一個地方，她便害怕，不敢一動。今天把她靠着床沿，她因為要去抓乒乓球，慢慢地移動兩腳，走了二尺長的距離。或許是因為站在地上，她比較不怕跌倒。

二十一日

麗莎看見我們忙着整理傢具，她也興奮地扶着床椅在地上立着，或竟爬到這裏那裏抓東西。四個月前由江灣搬到上海來時，她還是一條蟄蟲似的，現在她已長成了一個能自動的小生物了。

麗莎和我同在前房，她扶着椅背站着，獨自在摸索。聽得彥在後房叫我，她也掉轉頭向我ea ea地叫，意思是告訴我彥在那裏叫我，彷彿一個大孩子的神情。

兩天來，麗莎特別喜歡站在地上玩，她自己站得疲乏了，便慢慢地坐下去或竟倒到地上爬行，專找地上的小麀屑捏着，或用手指頭挖地上的小破洞。她這樣

玩的時候非常的靜，不時像發現了奇蹟似的，露着自得的神氣。小孩子的世界是特別的。我因此想起了小約翰那一本書。我們的孩子真太缺少了自然環境的陶冶。

現在每抱着麗莎在懷裏唱歌，她便兩手揮動，同時哼唱着，好像恩哥做遊戲一般，而且她的發聲跟着她的動作高低變化，很有音節。

二十二日

今天祖母和姑母一同回甯波，傢具也一道搬走，因為我們要到陝西去。爲了這問題曾猶疑了許久，商量過許多次，終於這樣決定了。祖母當然不願意離開我們，尤其是麗莎，從出世到現在，差不多大半時間是她抱着的。我們答應她年假一定回家看她，到那時上海到西安可一直通火車，很便當了。祖母是下午走的，上車時她很傷心地叫着麗莎，但麗莎不懂得這些，只顧想要祖母抱，結果癡癡地

望着祖母的汽車開走了。回到空的房間裏，便覺得不同了，眼睛忙着向四處巡查，我問她「阿娘呢？」她望着祖母的房門，沉靜地不作聲。到了傍晚，查送祖母上船不會回來，恩哥和我在平台窗前看街，她獨自坐在房裏地上玩，忽然大哭起來，我走去看她，並沒有什麼原因，大約感到房裏空洞寂靜難受吧。

給麗莎看畫報，她指着一個有彩色的女人像，Illo Illo的說着。我換一張沒有像的給她，她卻不說了。我再給她原來的那張，她和先時一樣的指點着，說着話。我總不相信她能認得出那是一個人了。

她在玩得很好的時候，聽得電話鈴響，便抬起頭來接應，同時一隻手使舉起做打電話的姿勢。

幾部救火車的警笛叫的尖銳刺耳，從窗下走過，恩哥慌忙着叫人抱他去看，麗莎也學着伸長兩手嘴裏叫着要和恩哥一道去。她那着急的神情表示她知道去參加熱鬧。抱到窗前，她極力伸出頭到窗外，朝街上望着。

二十三

昨今兩天麗莎時刻望着我叫「姆媽」，她不一定是有什麼要求，彷彿叫着熱鬧一下。她是爲了太寂寞了吧？房子搬得空空的，彥和恩哥也多半時間不在家。

今天下午我們便要搭車走了，汪先生和他的太太，周太太她們都來了。她們都爲麗莎擔心，恐怕她受了旅途的苦悶。

這是麗莎的第一次長途旅行。下午三時我們在汪周，她們的送別聲裏坐了小汽車到火車站，因爲行李多，彥帶了恩哥到買票處和行李票處去了許久，我抱着麗莎坐在等候室裏。那兒有許多來去的和坐候的人們。她雖有些現得生疏畏怯，但同時也覺得新奇，眼睛向上下四週張望了一會便停在那大的時鐘上不轉動了，聽了一回滴達，滴達的聲音，竟高興得跳動起來。還有那懸在樓板上的大電燈，她也非常的注意。

車是四點鐘開的。我們上車時，已坐滿了人，差不多沒有位子了。費了許久的時間，才找到了兩個不相連的空座。我的那個，還是彥的一個福建學生讓出來的，離開彥坐的地方七八排。我抱着麗莎靠近窗口坐着，她站在椅子上，兩手扶着面前的小桌子，很高興而適意地向着這個那個陌生的人微笑，嘴裏時刻在哼着響着。她便這樣愉快地度過了下午。雖曾因了悶熱和口渴哭鬧了一陣，彥抱她走動了兩三趟，又給脫了衣服，給喝了開水，也就平復了。

我覺得很奇怪，麗莎雜坐在許多陌生人中間，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同，反而高興了許多。附近坐的客人逗她，她像和他們很熟識似的，向他們笑着叫着。車廂裏的座位是兩旁橫列着一排一排的。麗莎隔着坐滿了人的七八排座位望過去，看到了彥和恩哥，跳起來，揮着手叫叫他們，彥向她做手勢，她也學着做。

下午雖熱得厲害，可是馬虎地混過去了。到了晚上，祇有晚上，在這擠滿了

人的車上簡直沒辦法。幸而經過了幾個地方，有些人要下去的，彥便預先問明了幾個到什麼地方下車，守住了他們的座位，不讓再上來的人佔去，得弄了兩排對面的接近的椅子。又設法將皮箱橫攔在兩椅中間，恰好兩邊靠住了椅邊，不致傾倒，這便作了麗莎的旅行床。八時左右，她竟在轟轟隆隆的機聲中睡熟了。但每當停車時，她常被汽笛的聲音驚醒，或是因叫賣的喧擾，睡不安甯。

二十四日

一夜在驚擾裏昏沉的度過了。車由南京渡浦口時，麗莎被轟大的機聲弄醒了。張開眼睛向周圍望了一下，便現得不安的神色找奶吃，吃了許久不肯離開。只偶然抬頭看，又縮到我懷裏，彷彿逃避什麼似的。車停下來，我們買了幾碗稀飯給麗莎吃了一些，她嫌甜味不大吃。一個熟雞蛋吃不完，一半玩一半吃，捏着抓着弄成粉碎。

車在徐州停下來，我們都下了車，走過天橋去等候隴海路的車子。麗莎在路旁空地上靠箱子立着，抬起頭四處張望，笑着走動着，顯得特別的高興，還在那裏解了一次大便。我們又到街上館子裏吃了一頓飯，她吃一些菜湯。

隴海路的車廂裏搭客少，座位空，麗莎和恩哥便顯得很舒適自由了。

我因為疲倦，奶少到差不多沒有了，麗莎吃不飽便大哭，鬧着要吃別的東西，看見我們吃飯吃什麼，她定要參入來吃一些。明知道有些是她吃了不消化的——如熟雞蛋炒飯，大餅之類。但她又不要吃牛奶粉，有什麼辦法呢。

過了鄭州，氣溫便低了許多，暑熱退盡，涼爽的风從車窗吹進來，感到幾分秋意了。我們因為不知道途中有這樣不同的氣候，隨身只帶了單衣，麗莎和恩哥便給穿上幾層單的。

這一夜，我們仍鋪着箱子給麗莎睡了，連我們自己都睡得很安靜。

二十五日

下午一點鐘的時候，車到了潼關，我們便住到中國旅行社。本來這旅社的房子在這裏算是最清潔的，可是客滿了，我們只能住到一間又黑又狹窄的房間裏去。麗莎怎樣也不肯在那房裏停住，幸而屋頂上有一間空敞的大廳式房子，四面空的，可以望到全城，我便抱着她在那上面度過黃昏，才到房裏去睡。

二十六日

昨天便聽到說，由潼關到西安的汽車路，在不久以前爲山洪發衝壞了，還不會修好，不通車。我們便決計搭火車到渭南，再由渭南坐汽車到西安，因爲聽說那一段路不會壞。今早七時，我們便走到火車站。坐到豬圈似的車廂裏，沒有椅子，便坐在被包和箱子上面。候了又候，車只是不開，說是車頭到前面去看路

去了。直到十一點鐘才慢慢地開動，走不到幾里路便下起雨來。陝西的汽車路下雨便好幾天不能行車，非等天晴路乾才成。那時我們着急起來，恐怕渭南地方小，沒有客舍住。雨是越下越大了。到那裏已下午四點。下車後既雇不到洋車，又雇不到貨車載行李。我們沒有傘，便站在雨底下，讓牠淋得一身透濕。我緊緊抱住麗莎，把彥的草帽給戴在頭上。風吹過來時，她似乎感受到冷氣逼人，把身子縮到我懷裏，面孔現着畏瑟的神情。後來雇到了兩輛載行李的推車，我們便跟在後面向城裏的路上走。那路滑得立不住腳，我們東偏西倒地一腳一腳踏過去，半點鐘久才困難地踏過一個斜坡路。這時前面來了一輛空的洋車，我便先抱了兩個孩子坐上去。麗莎的臉朝我，恩哥的背靠着她的背。恩哥冷得只是叫，而且向我訴說這地方苦，路壞。麗莎蜷伏着不動，只拿眼睛向我望着，好像她也受了什麼打擊似的。到城裏間，沒有一個客舍不是人滿了的。我便到汽車站去等彥，過一會，他來說我到城外離車站不遠的地方一個小學校，交涉好了去暫住一下。我

們又坐車推回城外。

二十八日

在學校裏住了兩日夜，彥每天和葉先生到西關去看有沒有汽車，回來總是懊惱的神色。天是晴了，汽車路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通車。

麗莎在這兒住着當然比住任何客舍好得多，第一是這裏的院子大，還有操場可以走動。第二是生人少，只在吃飯的時候才有幾位先生和我們一道吃，其餘的時候便只剩我們。因此她和恩哥都玩得很自如。

今天上午，我因為晒衣服，把麗莎放在坑上，叫恩哥在邊沿站着攔住，不使她掉下去，還將被頭摺疊着放在她面前，以為只兩分鐘的時間，她正玩得入神，不會出事的，那知我剛走到校園門口便聽得麗莎大哭了。我急跑回來，恩哥紅着面孔站在房門，見了我便說麗莎跌倒了。我走到房裏時，麗莎伏在地上啼哭，抱

起來看見她的兩頰和額際都碰成青紫的了，我真懊悔，不應當這樣大意，爲什麼不抱着她去晒衣服呢！

下午，我們搬到教育局去，預備明早搭汽車到西安，我因該局房子不多，便帶着麗莎在距離不到半里遠近的女子小學校去住了一夜。

二十九日

八時以後，我們的汽車開動了。因爲搭客太擁擠，我和麗莎坐在另外一個車的前排。路是從未經過的崎嶇不平。麗莎被搖動驚擾着只是哭，吮着奶不肯鬆開，好像藉此逃避什麼似的。車停了，她看見彥和恩哥在路旁走，便叫着伸手向彥，定要下去，彥抱她去玩了幾分鐘。在離西安不遠的路上，車走到泥濘低窪的處去陷下去了，幾乎傾倒，我的頭在鐵窗櫺上碰了一下，當時竟有些暈眩，不知道自己怎樣保護着麗莎，怎樣走下車來的。等彥走過來時，我已站在路旁人家門口。

麗莎幸而沒有受傷。下午三時，車停西安東城門口，彥的學校已派工人在那裏接待。據說學校教員房子不夠，不能住家眷了，先叫我們暫時住到旅舍去。

第十一個月

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

今天下午，我們搬到省立高級中學裏來了。因爲一時找不着相當的房子，只好將就地住在狹小的兩間教員室裏。雖然狹小，可是比起住在旅館裏，一切便當多了。

晚上，這裏有電燈——通西安城沒有幾家有的。一燃了燈，恩哥和麗莎都伏到桌上去玩，兩人的面孔給白熱的燈光映出興奮的喜悅，是從離開上海以後所失去的喜悅。臨睡時，還在床上玩了許久。

我把一星期來的疲勞，都消失在昨夜舒適的睡眠裏了。直到早上八點鐘才被麗莎鬧醒來。她不知是什麼時候醒的，在床上爬來爬去和恩哥玩笑。忽然我發覺她已大便了在她褲子上，是稀薄的像是腹瀉。不久又是一次，直到晚間，竟瀉了五次之多。我們着了慌，煮了一些帶來的神糲給她吃了。希望她和在上海一樣，吃了這東西便會好。

十二日

這十天來，我們只是爲了麗莎和恩哥先後患腹瀉，忙迫，擔憂，度着日子。人地生疏，娘姨也沒有雇到，許多事不自己動是不行的。恩哥到底大一點，還能支持得住。麗莎就真可憐，現在雖好了，人是瘦得不像個樣子了。眼睛圓大地陷下去，兩頰蒼白地成爲尖削的了。前一星期內，她在一天下午連瀉了幾次以後，忽然變的軟癱癱地，眼睛矇糊地不張開來，呼吸也急促了。那時彥不在校，我一

個人守着她，沒有半點方法，除了悲泣。等彥回來已六時了，來不及醫治，兩人便看守着她，一夜憂慌地過去了。第二天早上才去找朋友，探問較好的醫生。後來她也總是吃了兩位醫生的藥，轉過來了。

十三日

病剛好起來，麗莎是非常的愛睡。但昨前兩夜又不安靜了，時刻醒來找奶吃。一次吃了許多還不肯歇。因此越吃越覺得不飽，便越是睡不熟。大約是病好了以後胃口開了，肚子特別容易餓吧。今天上午吃奶時，竟時刻停下來哭，想是奶少了。我們在中餐便給了她稀薄的米粥吃，她吃了還要，吃了還要，簡直吃不飽。我們恐怕她的胃腸消化仍不良，不敢多給她吃，勉強抱開了。但到晚上吃飯時給她米粥也還是鬧，要吃別的東西，給了一點菜或半匙湯，她都非常歡樂地接受。

麗莎這次的病太久，身體不容易恢復，現在她還是缺乏精神，不高興玩，抱着靜靜地靠緊不動。

十六日

昨天因是星期六，我們下午帶了孩子們出去玩了半天，晚上想看戲，因恐兩個孩子新愈，不能支持，買了一些零星東西，回校時已八時過了，麗莎在車上便睡着了。回來放到床上，她便和衣睡着，直到十二時醒來，給換衣服和尿布，發現她又拉了屎在尿布上，不很多，中有不消化的成分。她新愈之後，拚命要吃，不敢給她吃又不忍不給她吃，因此又沒有好好地調節而致大便不良。另一個原因是我在她病時，憂慮和疲勞影響到奶水減退，她食慾正強的時候吃起來，常感到不滿足，幾次因吃不出而大哭，哭了還是要吃，夜裏也不時醒來。我和她都苦惱，我得不到休養，她也養成了不好的習慣——吮着奶頭睡。產主張多給她吃

別的東西，我實在怕她不會消化又生毛病。

今晚爲想改變她吮奶頭的習慣，臨睡前給吃得飽飽的。同時用一點有氣味的藥粉——靈寶丹。擦在奶頭上，以爲她嘗到藥味便不吮吸了，那藥粉是她平時最怕的。誰知她堅強得很，開頭一口嘗到了藥便哭，過一刻仍要吃，含一下又吐出來哭，再三再四都是這樣，後來藥味淡了，她仍照常一樣吮着吃，不肯放了。

今天她的大便不按時，而且不消化的成分很多。只好任她哭泣不讓她吃得太飽。但她哭鬧得很厲害。剛要胖起來的孩子，恐怕又要瘦下去了。

十七日

麗莎餓了一天，大便好了，可是更養成她吮奶頭的習慣。到晚上我又泡了半個饅頭給她吃，用調羹喂不到四五口，她便推開不要吃了。但拿開了，她又叫着不肯，我猜她一定是因爲那味道太單調了，平常用菜湯和着當然好吃些。

麗莎懂得「打」的意義了。我罵恩哥時，她在旁凝神的望着，半晌忽然叫出一聲「打」來。我轉頭向她說「打麗莎！」她立刻舉起一隻手同時叫「打」，手已拍到桌沿邊，隨即又笑着舉起手來。

十九日

這裏惟一解寂寥的要算是烏鴉了。天還沒亮，院子裏，樹上，屋脊上便「哇——哇——」叫噪着，尤其是黃昏時，雁羣似的滿天飛噪，除了烏鴉，再尋不出別的鳥了。麗莎在上海時不曾見過鳥，到這裏來了以後，給她第一個聽到的鳥聲便是烏鴉的哇——哇——的叫聲，看見的鳥形，便是這全身漆黑的烏鴉。要是迷信着烏鴉是不祥的鳥的話，那麼她的對鳥的最初的認識不是不好的象徵麼？我可并不那麼想，而烏鴉也竟成了麗莎的好朋友了。她能聽得出牠的叫聲，她學着牠叫，學着牠飛，她知道叫牠 boo——boo——了。一看見了便向牠們招手。而且

她知道牠是棲息在上面的東西，我們一說 boo——boo，她總是抬起頭向天空找。

恩哥和麗莎搶玩具，麗莎搶不着便哭，聽到我罵恩哥，她卻改哭爲罵了，向恩哥敲着嘴 Hio Hio 罵着。等一會恩哥哭了，她便不罵了，學着恩哥張開嘴 a a …… 哭叫。不到十分鐘她既哭又笑又怒，各種表情都學會了。

今晚月色很好，我抱着麗莎站在院子裏，偶然向他問着『高高月月呢？』她立刻抬起頭來。一個月以前學的這句話，她還能記得。

二十二日

麗莎兩天沒有大便，今早四點鐘便醒了，鬧得很，我猜想她是要大便了，燃了燈抱起來，果然大便了，是硬的。解出時顯得很着力。以爲這孩子的大便完全好了。誰知到了十一點鐘時，又來一次稀薄的。

下午我們帶了孩子到校外大操場去看陝西預選參加華北運動會人員。到那裏正是休息時間。我們便沿着小道轉到城牆上去走了一趟。麗莎高興得手舞腳跳，聽到羊羣在叫，她也學着叫，笑着向羊羣說 he he ……。她比在學校裏活潑而又高興。

晚上，麗莎看到彥吹口琴，她也一定要吹，給她以後，她胡亂地吹吸，每吹響一個聲音，便得意地大笑起來。

二十三日

早上麗莎吃鷄蛋捲時和恩哥并頭睡着，一面吃一面叫，時刻送到恩哥嘴裏去叫他吃。平常只我和她兩人睡了，她不肯靜靜地躺着，定要爬起去找恩哥。小孩子就只歡喜和小孩在一道，真奇怪。她在我這裏好像專找奶吃，對彥便不同了。她要找他玩笑。只要聽到他的脚步聲，咳嗽聲，便喜歡得跳起來。我不是完全不

和她玩笑，但她總沒有那麼起勁。今天午後彥睡在床上故意用被頭掩住面孔，她爬過去尋找，把被揭開來看見了彥，笑得了不得。我照樣地故意藏到被裏叫她尋，她發現了我便沒像以前見了彥那麼高興，但晚間要睡了或夜裏睡醒來就不要彥，定要我了。今晚她先睡熟了，我在做衣服沒工夫陪她，彥爲了她時刻咳嗽，恐她一人睡了着涼，特睡到她那頭去。她醒了哭，彥拍着唱着，她怎樣也不肯睡了，昂着頭找我，而且用手去推彥。

教了她許久的動作，在這裏不常叫她做的，她還能記得做：下午彥和她隔桌對立着，彥忽然叫一聲「敬禮」，她很快地舉一手到額角上，接着彥叫「喂，儂啥人呀！」她又即刻用手掩住了耳朵，同時應着「喂喂」。這是打電話。

二十四日

半個月前我們教麗莎做「鬥鬥虫」伸屈着食指去點她的食指，一面唱着那歌

曲。——「門門虫，杜杜飛，大虫拖食去，小虫管屋裏，杜——飛去了！」便分開來，再唱「杜——飛去了，」又落下來去搔她的脇下使她發笑。做來做去，她起初是手揚揚，嘴裏哼着，卻不十分注意。早兩天，她知道湊過手來，但是五個指頭一道伸出來，不知道怎樣動。今早一醒來，便爬到恩哥和彥那邊去，彥又唱着「門門虫」，伸一個指頭給她看，她也知道伸一個食指湊近去了，可是不能伸屈。

以前麗莎叫「爸媽」，都不很明白的叫出來的，高興時便隨意竟叫着「爸……」不一定要看見了彥，啼哭時雜着幾聲訴苦似的叫「阿姆」也不一定叫我。現在却像是知道認人的叫了。她學着我們叫恩哥，叫工人容娃，聲音都很近似。教她「花花」她便「娃娃娃娃」地指着說，教她 boo（鳥）她也 bu……bu……叫得出來了。

她開始注意人們的引動而且會意了。例如今晚恩哥開了抽屜，拿了四五張紙去寫字，彥叫他不許拿那麼多，一張就夠了，恩哥不肯，彥便奪過了幾張。恩哥

伏在桌上哭起來。麗莎在房邊靜靜地望着，忽然從半開的抽屜縫裏拖出剛塞進去的幾張紙，喂喂叫恩哥，意思是給他拿來了。彥又奪過來放好，且罵她幾句，她哇啦哇啦回答了幾句。彥說要打她，剛說一個「打」字，她便舉起一隻手在桌上拍了幾下。樣子很神氣的，引得恩哥破涕爲笑了。

她還有個滑稽的樣子，是這兩天興起的。看見了什麼東西——玩的或吃的。她想要時便先向那東西點點頭像鞠躬似的，彎着背用力的點下去，點了幾下隨即伸手去抓。

二十八日

我三天前因爲吃了一點月餅，吐瀉了一整夜，病勢來得很兇，彷彿流行的虎列拉症似的，連我自己都慌了。幸而吃了一些靈寶丹和濟衆水便好了。現在便是只胃弱，消化不良，腹痛。在我生病的時間，沒有給麗莎吃奶，可憐她通夜哭。

鬧，不肯吃旁的東西，不肯跟彥睡。頭一晚彥抱她在隔壁房間裏，不使她看見我，她不時哭着尋找。哭聲哀楚，我聽了非常難受，因而起了對生的強烈的留戀，是平時不曾覺到的。這兩天她特別的不願離開我，好像怕被人奪去了似的，這種感情的連繫便是人生一切的起點，我相信。

二十九日

早上麗莎總比任何人醒得早，醒來便要活動，爬行滾翻。今天因看見恩哥站起來穿褲子，她也自己試着想站起來，剛直着腰，兩手離開被頭，便要倒下去，她卻一再地努力，結果靠着後面的牆站着向人家笑。

彥偶然抱她指着壁上的課表上面的王字教她說「王」。她也用一個指頭去點着，不說出聲來。過後彥問她「王字呢？」她便指得出來，仍不作聲。到了晚上，當她正玩得好的時候，彥又忽然叫住她問王字，她遠遠地向課表指着。

彥爲了要清靜，好作文章，便叫恩哥和麗莎到隔壁房子裏去玩，點上一支洋燭。麗莎見了燭火，伸手想去捉，大聲地叫着笑着。可是手還不會觸到燭火，便又縮回。害怕地 he he …… 哼着。

第十二個月

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

麗莎早上醒來，第一項便是找恩哥。這兩天知道一面叫 je je……了。她只喜歡和恩哥接吻，自己湊過面孔去。最不願意吻的是彥。彥湊過嘴去，她使用力掙扎避開。我要吻她時她是願意的，可沒像對恩哥的態度那麼自然。

下午她碰痛了頭。立刻用自己的手去摸那傷處。同時看見彥走來，便指着桌子，嘴裏哼着。意思是告訴他在桌子上碰痛了。前天她碰痛了哭，彥問他那裏痛，她還不能指出來。

今天我又抱她去認「王」字。她指了指那地方，卻不是專指那個字，我看她一定不久便和學別的一樣會忘記的。

三

給麗莎吃苡米粥，因過熱，將碗放在桌上用調羹撓給她吃，她哭鬧着不肯接受，指着碗，把碗拿到手裏喂她，便不哭了。

麗莎近來非常注意別人的動作這是一種自然的學習。我輕聲地說話，她便無聲地翕動着嘴唇。我動着眼睛和嘴巴，她也動着。我們說話，她便在旁 *hū hū*……參加。笑時，她也笑。

她看見了恩哥打破了紙窗，便指着向我叫，像表示她對這事不以爲然的樣子。

今天麗莎仍能指出『王』字的地位。

一把麗莎放在床上，她便喜歡自己手撐着被頭，掙扎地站起來，可是不能獨自站穩，手若是不扶不靠，便隨即倒下。恩哥在床上跳舞，她只是想站起來和他

一道跳，着急地抖动着两脚。

夜裏抱她起來撒尿，她很願意，每次要尿了便翻動着，卻不尿在床上。

五日

麗莎的面頰上生了一些紅色的癬，作癢，且發煩熱，夜裏睡得不大安靜，時刻醒來要吮奶頭，不然便兩手摸着奶睡去，我稍動便醒。

給她做了一件棉背心，剛給穿上，我叫花花好看，她便拍拍自己的胸前，笑着向人示意。

點上蠟燭，麗莎便喜歡地跳起來，伸手想去拿，我「喂喂……」叫着阻止她，她便縮轉手去，這一會兒仍伸出手來，又被我叫住了。幾次以後她想到了一個方法，從桌上隨便拿起一支筆去打，我叫着，她也不管了。

七日

以前麗莎拿到一本書或有字的紙便伊啞，伊啞……地讀，現在可不同了，和她學人家說話一樣的 *tu tu*……舌頭急劇地伸縮作聲，眼睛也做着注意的神情望着書本，兩手將書頁翻來翻去。

看見了恩哥寫字，她定要爬到桌上去，搶了一支筆亂揮亂塗，一面笑着，繼着眼望恩哥。

麗莎有些脾氣是古怪的。譬如不喜歡吃甜的，稀飯，牛奶裏參了糖便吐出來，可是餅干，蛋捲是甜的，她又要吃。今天吃午飯時她睡覺了，我給她煮了一碗米湯和鷄蛋，放了一點點糖，我以爲小孩子太不吃糖也不成，她身體的營養將缺乏糖質，想勉強她一點兒，她卻吃得很快，很愛吃，不像平時吃甜的那麼作惡心，不知是不是因爲太餓了，「飢不擇食」。

夜裏麗莎醒了老是兩手抓頭髮，今天發現她後頸被長頭髮刺着發癢，給她抓紅了。她是應當剪頭髮了。

九日

昨天一整日夜爲了恩哥忽然發高熱，忙碌着憂惶着。今天簡直疲倦得不能起床。可憐的麗莎便沒有人理她，交給工人四元抱着，在操場裏看打球。

上午帶恩哥到醫院裏去，麗莎也同去了。我們都到裏間診斷室去了，她給四元抱着在外面院子裏。她忽然大聲地叫「爸爸」引得許多人都笑了。那聲音真大，彷彿四五歲孩子的聲音。她面上生癬，順便給醫生看了，據說是濕氣，給配了一點藥。回到學校，彥給她塗藥時，一面用手指輕輕將藥敷到面上，一面嘴裏「嘖嘖……」地作聲，她呆呆地靜默地讓彥敷上藥又撲了一層粉，塗完了以後，她仍坐着不動，好像等待什麼似的。那神氣真可笑，我們都笑起來，她才像覺到

了什麼似的也笑了。

她很愛拿起口琴來吹，身子一抖一抖地隨着吹的節奏動作。她能自己翻動着找口琴的發音部吹，兩三次以後，只要用眼睛一看，沒有孔的那邊便不湊到嘴邊，翻轉來，看一看，才又對着有孔的一邊吹。

四元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一隻小黑狗，用繩子縛住了放到麗莎的車子前面，她從車裏伸出手去向狗招呼，狗抬頭望着她，她一點畏怯的神色都沒有，歡喜得跳起來抓牠。

十日

我抱着麗莎走到桌子邊，她只是 eng eng……不肯走，望着桌上，我問她要什麼，她立刻一手伸出食指指着茶杯，我拿了一些開水給她喝，她雙手抱住，自己往嘴邊送。

汪郭兩先生來了，麗莎看起來比較生疏。她本來玩得很好的，他們走進房裏，她便望着不動也不作聲，呆呆地。後來和他們一道去看電影，這是她第一次看電影，她爲驚奇的情緒怔住了，不怎麼鬧，有時還靜靜地注意着幕上。

晚餐給吃牛奶和雞蛋，是流質，她不愛吃，後來看見了麵，便叫着想要。給她吃，果然吃了許多。

晚間孩子們照例都是八點鐘睡覺。今晚我因爲要寫點東西。想叫他們早睡了清靜點。七點鐘不到便抱着麗莎去睡，她吃了許久的奶，閉着眼睛彷彿睡着了，我一移動，她卻霍地爬了起來。結果她玩到九時才睡。

十一日

今天很早麗莎便醒了，推我叫媽爸，一面 en en …… 的哼着，我知道她要大便了，抱起來，果然有。

午睡起來，要抱她到房外去，剛走到門口，一陳風吹着竹叢沙沙作響，她便仰頭向空，用力呼呼吹氣，表示和風抵抗的神情。

吃飯時，照例她是坐在車裏，車放到我們旁邊，我們餵給她吃。四元吃了飯來，預備走過去招扶她，她立刻嘩啦啦大聲罵，一面揚起手去推打他，不許他走近，一直等他退到遠遠的地方，才停止了打罵，真有些潑婦的樣子。

她拿着一根長烟管在玩，學着將嘴子送到嘴裏含着，有時她掉過來，把烟斗兒放到嘴裏，我看見了便大聲叫「喂……」阻止她，她立刻放下手望住我，我向她做個姿勢表示不能吃，她卻又笑着故意把那端往口邊送，不到嘴邊又拿下來，頑皮地對我笑。

十一日

恩哥和麗莎都在外面玩，學生們逗得恩哥大哭了。兩人一道走進來，恩哥在

前哭，四元抱着她走後，她跟着學恩哥張嘴 a a……作哭聲，一面卻在笑。

下午我們到街上走了一趟，麗莎真快活。天氣是到西安以後第一次遇到的晴朗，給她脫了棉衣，白絨布上面加一件藍緞背心，真清潔，面孔也略現紅色，動作也活潑了許多。在景家坐了許久，她沒有要我抱，回校後還在車子裏坐了半晌。我們吃石榴，她也要吃，放一顆到她嘴裏，她用前排的門牙抵着嘴唇咬嚼。我恐怕她吞下子去，拿一顆去給她換，用指頭挖出她嘴裏的。要是不拿一顆去給她換，她怎樣也不肯張開嘴。兩次以後，剛伸手過去，她便自己先吐了出來，再張開嘴來接另外的一顆。

給她換襯衫時，發現她身上生了許多紅顆子，像小泡一樣的東西，怪不得她這幾夜睡不安靜，想給她洗澡，總不方便。

十五日

現在麗莎每當有什麼要求，只是乾叫，沒有淚，卻做着哭聲。

自從那天吃石榴教她吐子以後，次次都知道吐出來了。就是吃別的東西，叫她吐，她也一樣地吐出來。

隨便什麼銅質的發亮的東西，麗莎都把牠當作口琴拿來吹。例如——小刀，

筆筒，刷刀盒……

葉先生常叫麗莎，逗她說話，她比較和他熟悉，偶然叫他一兩聲 de……pa……玩的時候叫恩哥 de je 聽見我們叫四元，她一定接着叫，只叫一個 en 音。但她不會叫錯了人，她用不同的聲音叫不同的人。

她近來喜歡打人罵人，打罵了以後，她自己笑着表示得意，又表示她是逗着玩的。

看見了別人吃東西便攤開一隻手哼着要吃，好像不知道飽足，吃了還要，吃了還要。因此大便特別的多。

十六日

昨天晚餐，她吃得特別多，吃了許多飯和菜，還喝了半碗米湯，做一口氣喝完的。到睡時大便，半夜裏睡不熟，早起又大便，明明是多吃了東西的原故。

她吃飯時總是叫哭不休，我罵了她幾句，同時拍了一下。她立刻鼓着嘴 *hiii*……喃喃地罵我，一隻手舉起想打。彥說這便是教育的起點，做父母的常忽略了這一點，自己給了孩子們的壞模型還不知道。因為這時候正當孩子學習本能，模仿本能發動時期，凡是一種動作，她都要學習和模倣，很容易養成不良的行為。譬如打人罵人她就是從大人這裏學去的。

四元又把小狗捉來了，還給牠頸上繫一個小洋鐵空罐，走起來叮玲，叮玲會響，麗莎直喜得跳起來，不許牠走開去，走開便哭。後來四元給她坐的車上縛根長大的繩，套住狗的頭頸，牠一走動，車子隨後跟着，她更笑得轉不過氣來，到

西安以後，才見她這樣笑過。我所以歡喜請小孩來帶孩子們，就在這點，他能和她們玩，總比大人來得活動，雖然保護一方面不知道，我可以自己管理。

十九日

前星期恩哥生病時，我們會拿了手電叫恩哥張開口 a a 叫着，看他的喉頭有沒有毛病。當時麗莎在旁邊望着學着向電筒張口。過了這麼多天了，今早她自己爬起來掀開枕頭，發現手電，便拿着送到嘴邊，張大口 a a 叫着。還送到我唇邊叫我也照樣做，在她以為這東西專作這個用途的了。

如果恩哥就在麗莎面前地上跳躍着玩，她一定也要下地去，扶着椅，床，移動，或一手揮舞，兩脚一蹶一蹶做跳的姿勢，另一手仍牢牢扶住不鬆。

吃飯時專要吃菜，飯啦，稀飯啦一概拒絕，送到嘴邊便吐。我氣了不給她吃讓她哭鬧，并報以厲色，她看了我幾眼以後，立刻轉向彥，扁着嘴，淚水含在眼

裏，靜靜地做出乞憐的樣子。

二十一日

今天天氣晴朗，我們特約了吳先生和他的小孩一道到南城外雁塔和宋家花園去遊玩。帶了孩子們預備坐馬車去的，論價不成，便坐洋車。那裏離城十多里，一路經過平坦的田疇，滿眼青黃的麥，黍。比南方的田野另是一種風味。麗莎和恩哥都脫了棉衣，去了帽子，全身體沐浴在陽光中，顯出從未有過的快樂，似乎增加了不少的活力。彥騎自行車，或前或後，恩哥和四元一個車，麗莎簡直不肯坐下來，站在我的膝上向四處瞭望，叫「爸爸」叫「do du」，唱着跳着，去的時候在路上只睡了一刻鐘久。先到花園，裏面最多的是白楊樹。其次是玫瑰月季，正盛開着花。麗莎看了那麼多的花，兩手忙着去攀摘，給了她一朵紅月季花，她揉碎了一片一片送到嘴裏去吃，隨又吐出來。離開時她還 en en……叫着不肯走，帶

了兩三朵到車上才喜歡了。回來時到大雁塔底下，我們都走到上面去，四元抱着她上了第一層，我恐怕他倦了走不動，而且那梯子很難上，叫他抱下去。我在上面聽得她的哭聲，不放心，不敢多耽擱，即刻向下走，但彥說他聽得是大孩子的哭聲，不是她，叫我看那些碑。過了許久，我下到第三層了，聽得清楚是她在大哭，趕忙下去。四元說他看着我們上去，她叫着一定要跟上去，走下來便哭，直哭到現在。怎樣也哄不好。我抱了她還傷心地抽噎，仰頭望着上面，她沒有上去總想得那上面有什麼奇怪現象。

晚上在燈下，遠遠看見了白天摘回的幾枝花插在窗台上，她又跳躍着歡呼。

二十四日

昨晚看戲，麗莎也帶去了，這是她第一次看人扮做的舊戲，初時以為她受不住樂聲唱聲的嘈雜。可是她出乎意料之外的安靜，有時她還注意台上，跟着細聲

哼唱起來，過後睡熟了，雖鑼鼓聲喧，不曾驚醒，直到散戲才醒。回家時坐驛車，她卻清醒了叫着玩笑，不覺得街道的冷靜和黑暗。

今天早上醒來，她一面唱着，一面兩手揮動，好像在那裏學唱戲似的。

我近來很着急麗莎吃的問題，每在吃飯時，她總是叫鬧不休，無法制止，也不懂她到底要求什麼。這樣不吃，那樣吐出來。今天午餐時我自己煮了一些羊肉和馬鈴薯，因為太燙，給她一小碟盛了，讓她自己抓着吃，她吃得很安靜，晚上吃麵，我使用小碟盛着，讓她自己吃，一頓飯，她沒有叫過一聲。真有法子對付了。

學校裏的院子很多，到外面的路也很曲折，但麗莎已知道了出去的方向和路徑，一抱她走到女生休息室前面院子裏，她便指着出去的門叫鬧。我抱着她在院子裏穿過幾株高大的樹，沿走廊兜着圈子走，仍不依，指着那扇門大叫，走出那門，便是長廊，也還看不見大門，我故意向北走，她執拗地定要折回頭走。我以

爲這麼長的走廊，她應當找不着方向的，她怎麼能記得呢？

二十七

麗莎看見了樹枝葉的搖動，都當是有鳥，抬頭只是叫 boo boo，而且向着招手。

她看見查抱着恩哥，便爭着要查，等查抱了便貼着他的胸，特別親熱。

嬰孩的動作多半是本能的，所以有許多原始人的行爲。麗莎的那種打了人，人叫痛便笑着表示得意，我以爲便是原始人的殘忍的鬥爭的心理。

吃花生時，因麗莎也要，我便剝了一顆肉給她，她接了一半邊，另一半邊掉到書上，她抓不着便拖書，終於給抓着了，每經過一種新的應付環境的困難，她便長一分智慧。

每次我罵麗莎，若是罵得輕，帶玩笑似的她便也學着我，若是正色大聲的罵

她，她立刻哭起來，她會觀察人的神色了。

她又出了兩顆牙，上下兩排共八顆了。

給她穿新衣服和鞋襪，她都高興的拍着自己的胸前或舉起手腳給人家看，叫

「娃娃」便是花花。

二十八日

一早我們便出去到東園看菊花，我們坐車出了東門捨車走路。吳先生騎的自行車給彥騎了。麗莎哭着鬧着不肯向前走，四元抱着不肯，我抱着也是一樣，許久才知道她是要坐到彥的車上去，把她放到車上扶着她走，她高興地笑了。到了花園，她又要學着大人一般在地上走，用手去撫弄那些花，有幾隻狗在旁邊奔走，互相追逐，她一點也不怕，只顧叫。回家時，走到半路還不會叫到車，她餓得哭起來，我便坐在路旁石凳上給她吃奶，我笑着向大家說，我願意有人給我拍

一張那時的照片。

恩哥和她都在床上玩時，恩哥失手打痛了她的頭，四元抱到我面前，她傷心地望着我哭，我撫摸了一陣還不止哭。等恩哥來了，我罵着表示要打，她才望着恩哥不哭了。

二十九日

麗莎現在有一個怪習慣，夜裏醒了哭着找奶，湊到她嘴邊，她卻不吃，一定要先用手去摸，觸到了才吃。

昨天夜裏她又發熱，醒了兩次，都不大哭，奶也不大要吃，她自己輕聲的哼唱着，眼睛望着我，我故意閉了眼睛不理，她用手來挖我的眼睛和口鼻，許久才靜靜地睡去。想係日裏在強烈的太陽光下太久了，腦子受了刺激。

三十日

今天是麗莎的週歲，我們要想給她好好做生日，但是沒有多的錢，不能請客。彥便請兩時的假和我一道帶着她去照相，并到館子裏吃了一頓飯。給她照了三張獨自的像：一是坐在椅子上，一是坐在地上，一張是站着，另外和我們一塊坐着照了一張大的。她很注意照相機，加之有人在那後面逗她，照時非常順利。

吃飯時，她抓着菜吃，我們叫她吐她便吐。她拿了一雙筷子，彥叫她「拿來！」她望着不動。彥說「給我！」她立刻遞過去。連試幾次，她只懂得「給我」，不懂得「拿來！」

我對於麗莎的生日，想到一年來的艱苦，便只有喜悅。遙遙千里外的老年的祖母，這時一定也在那裏給她心愛的孫女兒祝福吧。